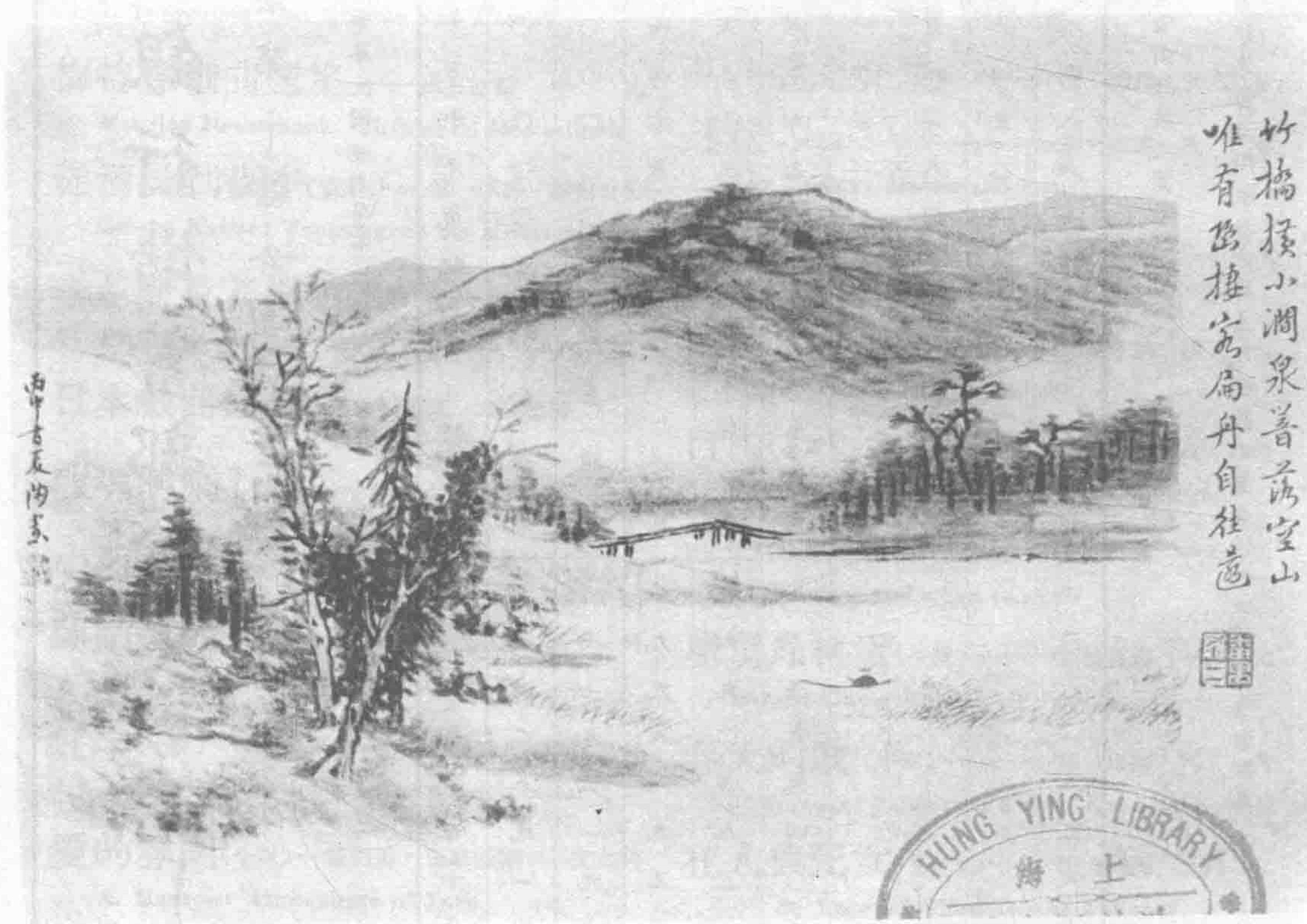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九卷第二號 中華民國廿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印行

峨眉踏雪記
登太華記
北海春巡
蔡孑民先生訪問記
斐律濱嘉年華會記



竹橋橫小澗泉響落空山唯有幽棲客扁舟自往還

陶錐庵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CHINA TRAVELER

Vol. 9 No. 2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FEBRUARY
1935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儲蓄部公告

茲依照儲蓄銀行法第十條公告如左

（一）貸借對照表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負債	千萬百萬十萬萬千百十元角分	資產	千萬百萬十萬萬千百十元角分
資本金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現金準備	五五二八九一〇七七
公積金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證券購置	七七九六一九九五三
定期存款	八九七七三六三〇〇	放款	一九九八八九三五二六
活期存款	二八九九五三七三二二	商業部往來	六九〇四八二九八三
禮券儲金	四六六六八三〇〇	應收未收息	五九九四〇七三五
應付未付息	四四九六一一三六	生財	四〇〇
未達帳	六七五八一八〇五		
本期純益	一五三四三八一一		
合計	四〇八一八二八六七四	合計	四〇八一八二八六七四

（二）財產目錄 即貸借對照表之資產類

附註 右列貸借對照表本部已另印多份並附放款分析表及證券購置表備儲戶閱覽承索即奉

中華書局發行

現代文學叢刊

〔已出各書　列目如下　尚有多種　陸續出版〕

東西文學評論……………劉大杰編譯　五　角

世紀末英國新文藝運動蕭石君編　六角

寫劇原理……………………………熊佛西著　四角五分

幾個偉大的作家……郁達夫編譯　七　角
I. Turgenjev: Don Quixote and Hamlet

梅特林劇曲選集…………蕭石君譯　一　元
Maurice Meaterlinck: Théatre de Meaterlinck

從清晨到夜半(戲劇)……梁　鎮譯　四角五分
George Kaiser: Vonmongens bis Mitternachts

季革斯及其指環(戲劇)毛秋白譯　四角五分
Friedrich Hebbel: Gyges und Sein Ring

日本戲曲集……山本有三等著　章克標譯　一元

玫瑰的刺(小說)……………盧隱女士著　八　角

小菊(小說)……………………予　且著　二册　一元八角

蘭姑娘的悲劇(小說)……饒孟侃譯　三　角
John Masefield: The Tragedy of Nan

紅字(小說)…………………………張夢麟譯　一元二角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愛的雰圍(小說)……盛明若・王家棫譯　一元二角
A. Maurois: Atmosphere of Love

女郎愛里沙(小說)…………李劼人譯　七角五分
Edmond de Goncourt: La Fille Elize

文明人(小說)………………………李劼人譯　一元二角
Claude Farrér: Les Civilisés

快樂的人們(小說)……………………　五角五分
H. Sudermann等著　周頌棣譯

芥川龍之介集…………………馮子韜譯　五角五分

迷途(小說)…………………………劉大杰譯　八　角
Leo Tolstoy: Master and Man

懺悔(小說)…………………………何　妨譯　七角五分
M. Gorky: A Confession

戴茜米勒爾(小說)…………林疑今譯　四　角
Henry James : Daisy Miller

自由(小說)…………………………鍾憲民譯　八　角
Theodore Dreiser: Free and Other Stories

苦戀(小說)…………………………劉大杰譯　一元二角
A. Schnitzler: Bertha Garlan

舅舅昂格爾(小說)…………賀文林譯　一　元
Istrati: Oncle Anghel

春天的歌(小說)………………孫　用譯　八　角
J. Korczak 'Paintempa Kanto' Kaj Aliaj Noveloj

狂人與死女(小說)…………劉大杰譯　五角五分
S. Lagerlöf: The Tale of a Man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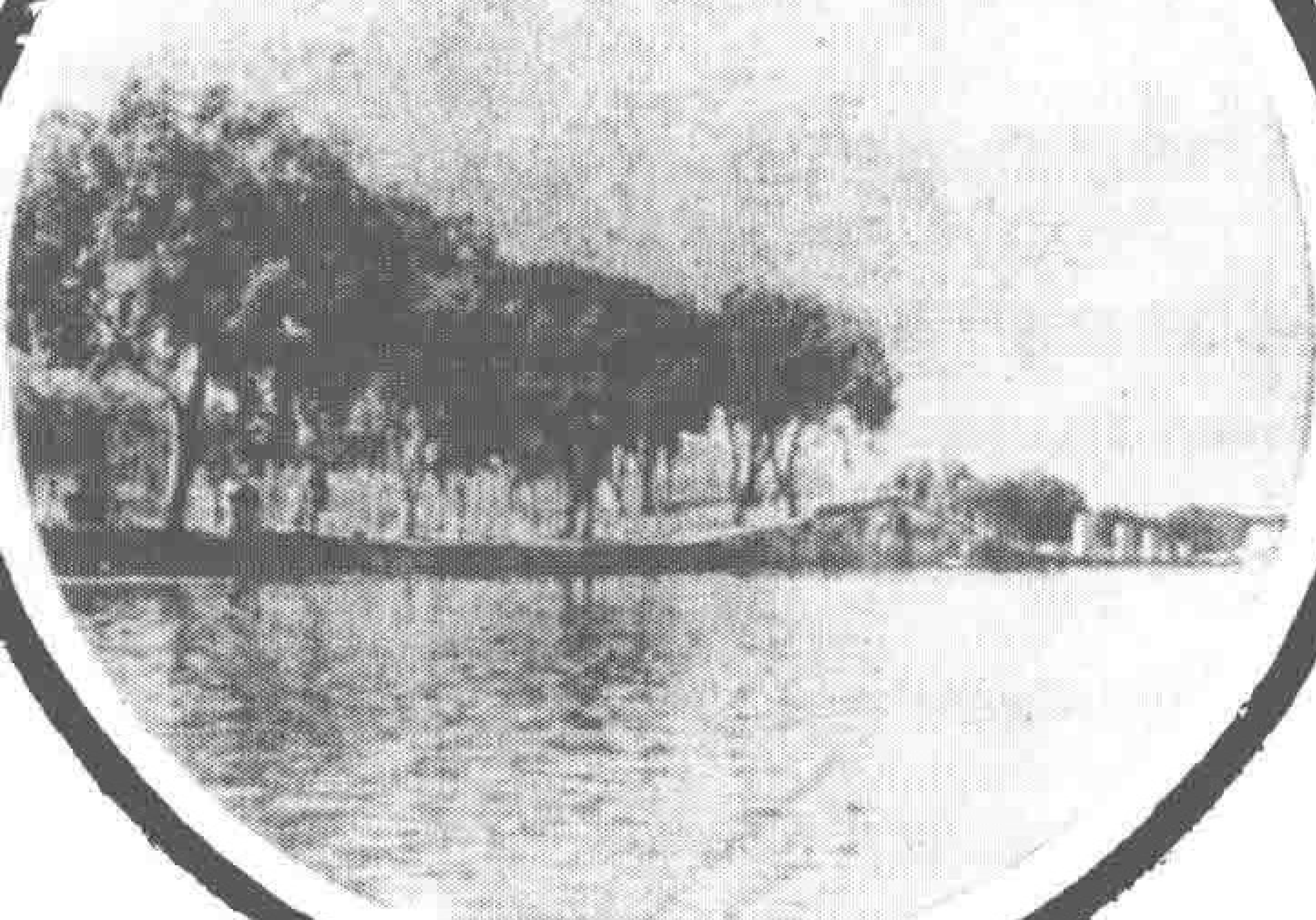
華0674(全)　24,1.

全國幽秀

風景

萃集兩路沿綫

杭州　西湖



優待學生團體減價票

至少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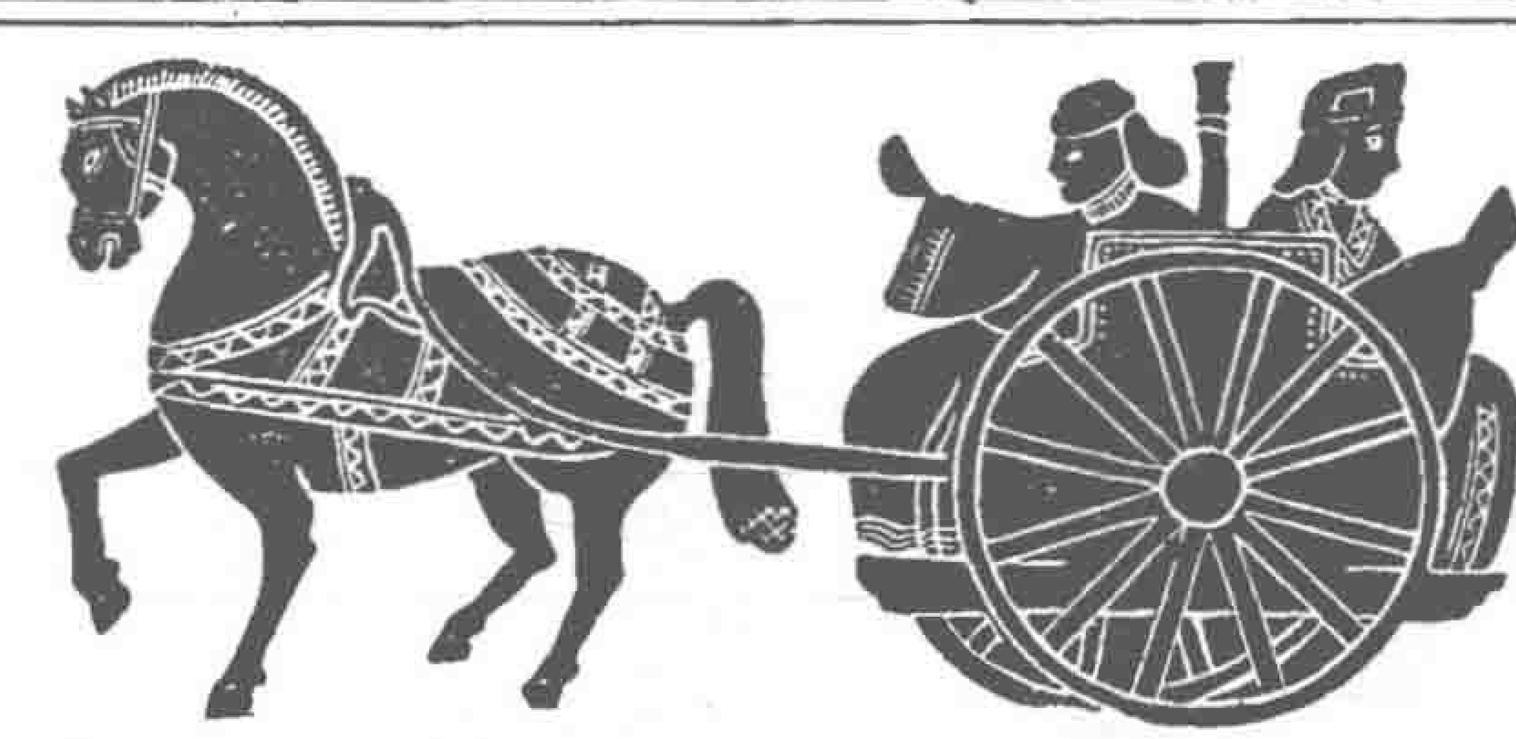
單程七五折

雙程對折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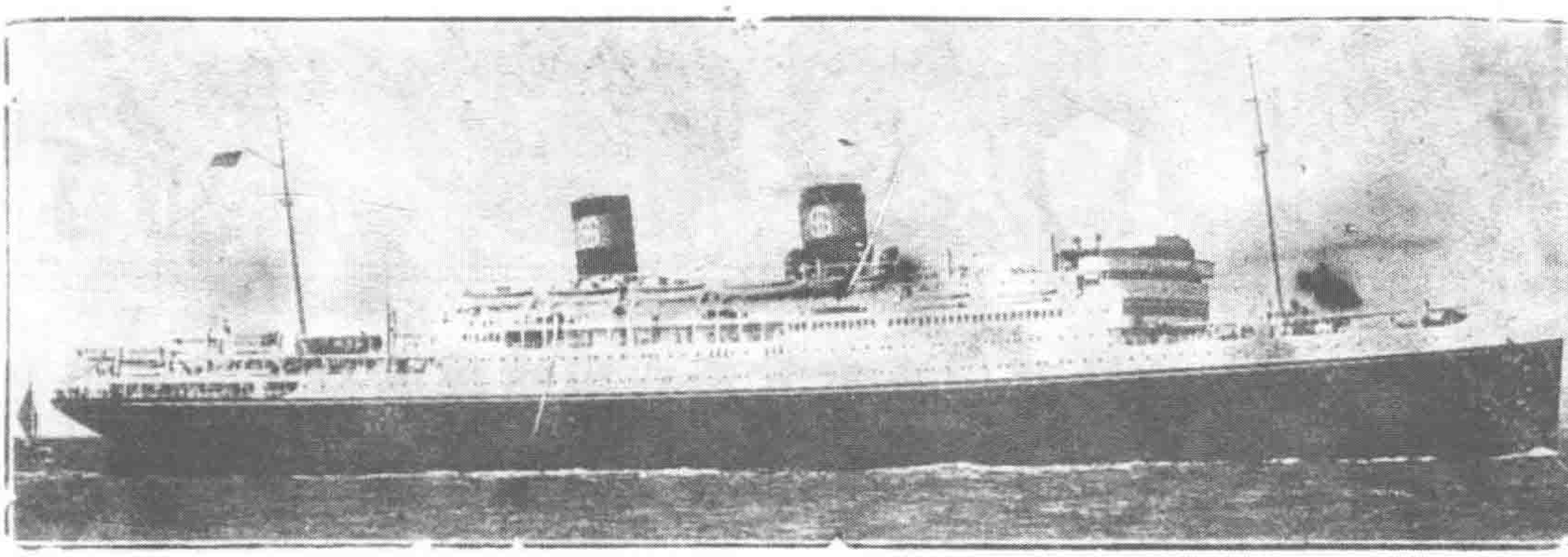
二一一四六

旅行雜誌



第九卷第二號目次

峨眉積雪〔美術圖景〕…… 晉希天 …… 一
峨眉踏雪記 …… 晉希天 …… 二
登太華記 …… 傅增湘 …… 一三
北海春巡 …… 孟洸 …… 二五
石牌新校巡禮 …… 馮植芳 …… 三五
憶池州 …… 石克士 …… 四三
趣味 …… 四八
峭寒裏的無錫 …… 赫森 …… 四九
環游海南島記〔二〕 …… 田曙嵐 …… 五九
西游小記〔六〕 …… 張恨水 …… 六五
烟台〔美術圖景〕 …… 孟洸 …… 七一
宜興二洞一〔美術圖景〕 …… 勞生 …… 七二
宜興二洞二〔美術圖景〕 …… 勞生 …… 七三
威海衛〔美術圖景〕 …… 孟洸 …… 七四
旅行講座〔二〕
蔡孑民先生訪問記 …… 趙君豪 …… 七五
歐游賞雪記 …… 繆召予 …… 八一
京都散步 …… 陳心純 …… 八三
游美瑣記 …… 黃廈千 …… 九一
斐律濱嘉年華會記 …… 蔣維喬 …… 九五
旅館之祕密〔二〕 …… 瞿強立 …… 九九
平滬通車〔二〕 …… 張恨水 …… 一〇七
中華國有鐵路〔國內旅客聯絡運輸來回游覽價目表〕〔由南京站〕 …… 一一五
中華國有鐵路〔國內旅客聯絡運輸來回游覽價目表〕〔由鎮江站〕 …… 一一六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輪船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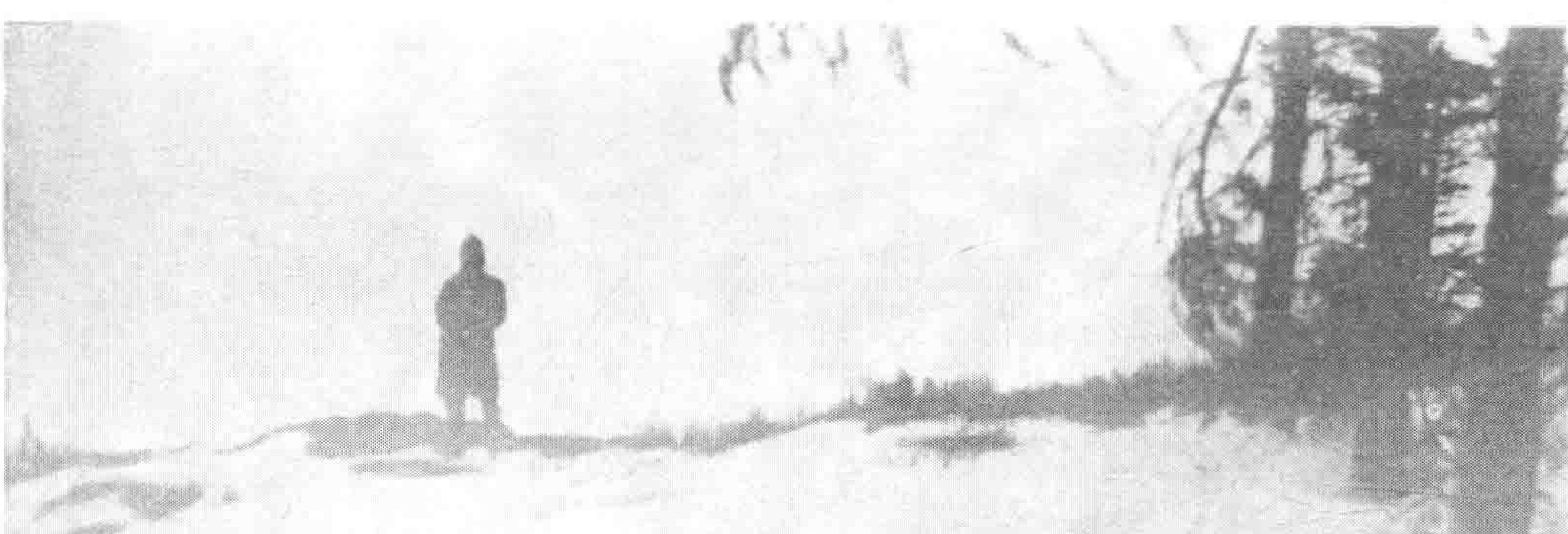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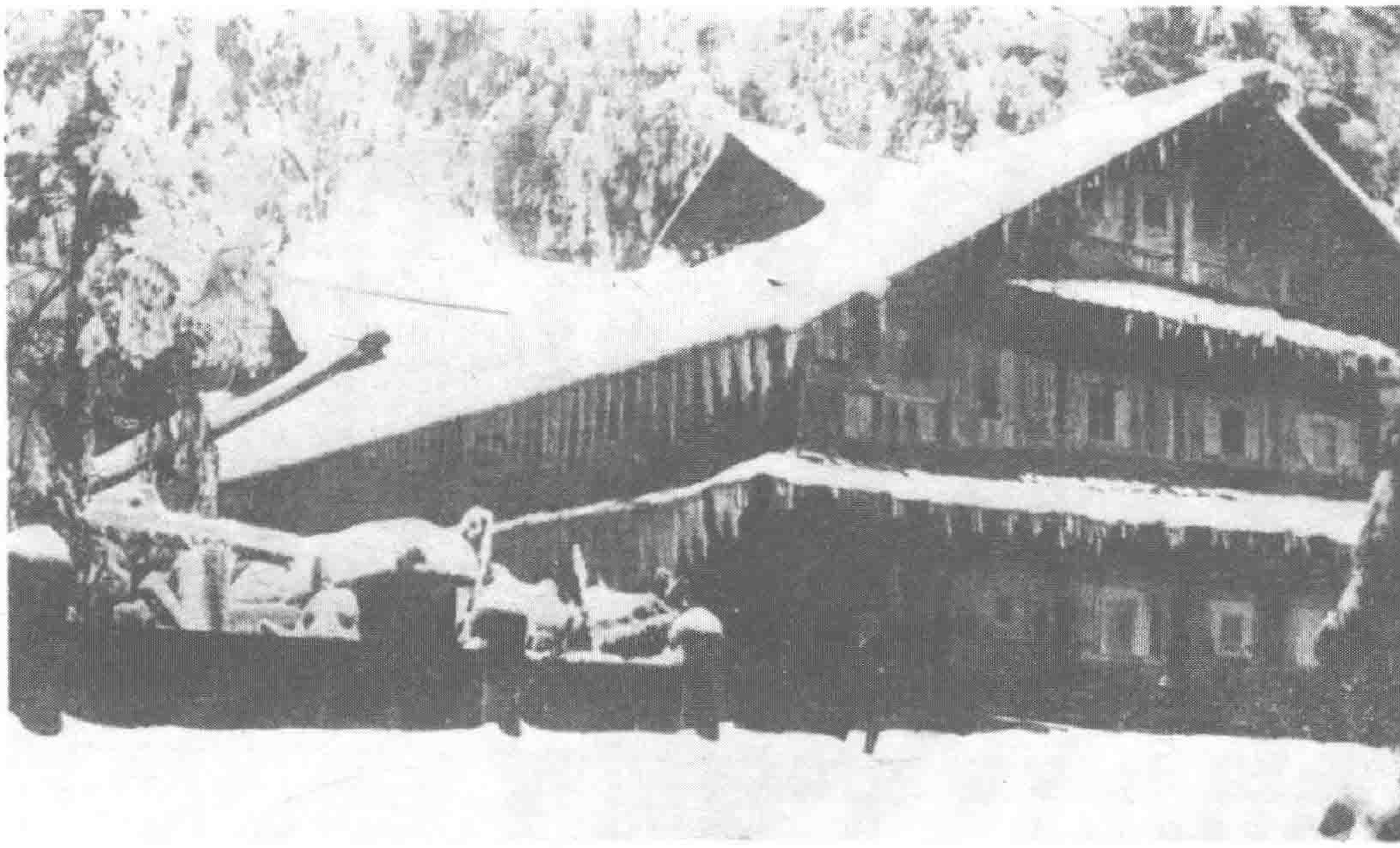
將至雷動坪途中



金頂觀日

峨眉積雪（二）

曾希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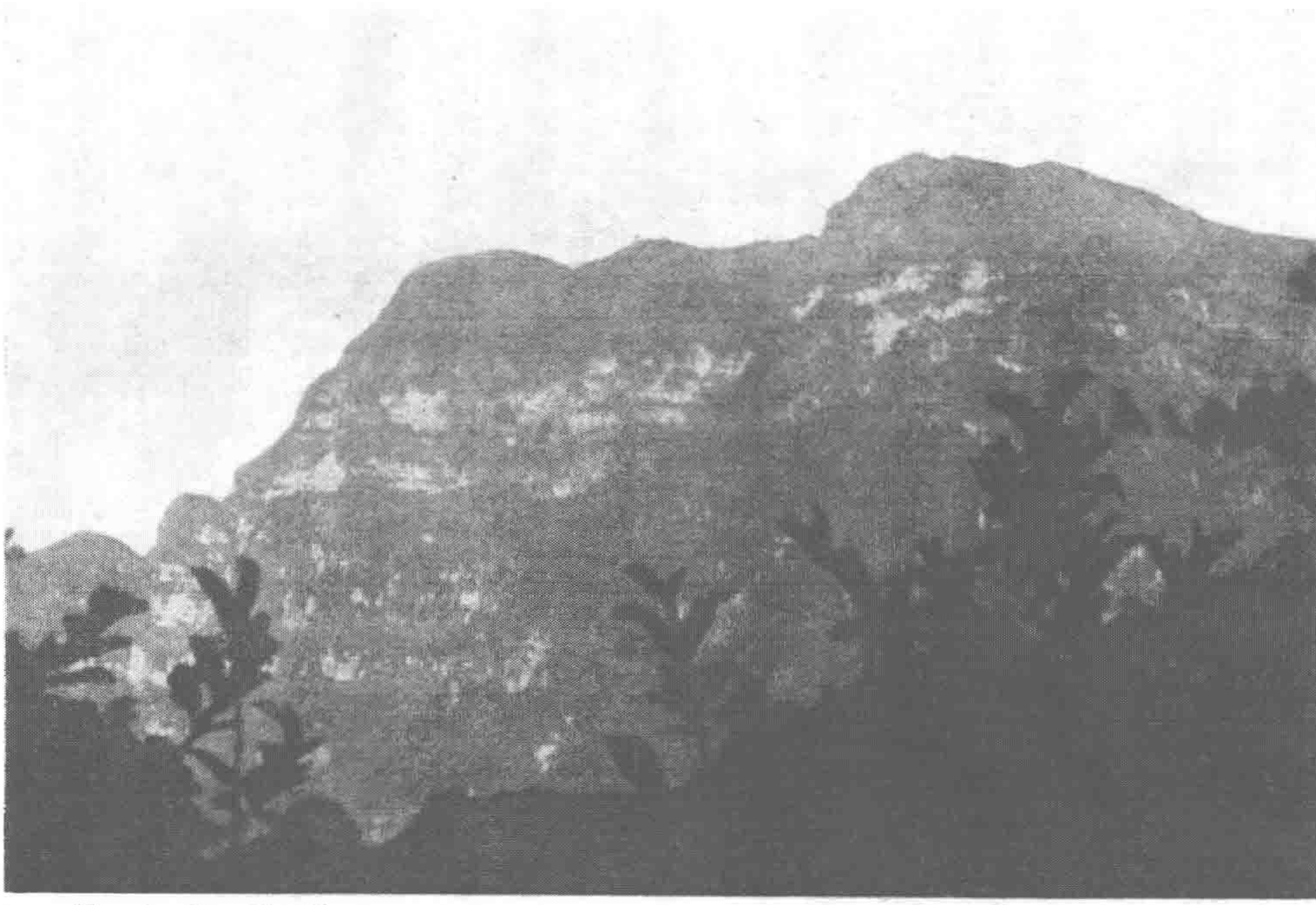
九老洞全景



洗象池

峨眉積雪（二）

曾希天作



峨眉山全景

峨眉踏雪記

晉希天

導言

峨眉為中國名山之一，金頂拔海一萬零九百多英呎；夏時天氣涼爽，風景秀麗絕倫，遠道來遊者頗不乏人。我因生在四川，尤其是離峨眉不遠的關係，已經在山上過了好幾個暑假；峨眉的風光雖已盡量的飽覽，但是心中總覺有些歉然的：就是冬天的景象究竟不知是怎樣的啊！

去年寒假適遇劉君上熹相約到峨眉作踏雪之遊，於是我高興極了，因為我多年便有此心願至今可以實現了。

回校以後，有許多遠道的朋友們紛紛問及峨眉踏雪之事，因忙於校務，均未詳細的答覆，現在把牠詳細的寫了出來。

此稿專為報告峨眉冬季的景象，故凡關於小廟宇，小地名及與夏季相同之事物，則一概從略；照片亦然。

起身以前的準備

我記得有一次暑假我到金頂遇着一位最相熟的朋友，假若他不特別的招呼我，我們便對面不相識了。因他在金頂遇着下雨，天氣奇冷，他竟借着和尚的全套衣服來穿上了。我和劉君以為這次冬天上去，不知要冷到甚麼地步，於是帶了許多禦寒的衣服，及充

分的攝影底片，以及一些旅行應用的零碎東西，一共把我們忙了四五天方纔起身。

路線

由成都到峨眉，有兩條路線：（一）暑天岷江水漲時坐木船一天到嘉定，由嘉定到峨山伏虎寺乘肩輿一天路。（二）由成都走陸路，三天到夾江，由夾江一天到伏虎寺。

由伏虎寺到金頂，亦有兩條路線：（一）由雙飛橋直上經萬年寺華嚴頂至金頂。（二）由伏虎寺過雙飛橋沿黑龍江經洪春坪九老洞到金頂。

由成都到峨眉縣

我們是走陸路，一月二十八日晨，由成都起身，草木蕭條，寒風透骨，時值廢曆元旦後兩天，路上行人稀少，內戰後殘餘的痕跡，沿途皆可遇見；我和劉君步行共話，彼此懷着賞雪的熱望，向那隱約在眼前的峨眉山巔直走；到了第四天午後二鐘，才攏了峨眉縣城，城內因廢曆新年的關係買東西亦很不方便，在這裏把力夫換了，因為在冬天山上有些路徑都被雪淹沒了，要本地力夫路徑纔熟，他們不但有攀登雪徑的本領，而且他們自身的準備亦很完善，我們在此購置『雪爪子』（是鐵製的，有許多尖釘，與田徑賽的跑鞋釘相似。）準備捆在雨鞋上以便登山步雪。

由捨身巖望千佛頂萬佛頂



峨眉縣到洪春坪

次日早晨出峨眉縣南門，因劉君要考查峨山的寺院，及宗敎情形，我們便依着次序去拜訪各廟宇並在每個廟內均問了幾個問題，因此走到報國寺就吃午飯了。午飯由和尚招待雖是素餐，然其味很可口。席間和尚談到前兩個星期的樣子，曾有匪人將他們搶劫一空匪人還帶有手溜彈及快中快手槍等武器；大概都是內戰打散了的隊伍幹的啊，言畢悽然！原來峨山從廢曆七月十三就封山了，封山以後很少人去一則是冷凍太大。二則冬下嘗有盜匪出沒其間。這是我和劉君早已知道的。不過為要達到我們的目的那能顧及這些，但是聽了和尚的一席話，很覺心酸，現今不單是平民吃苦，和尚與土木偶也要遭殃啊！

到伏虎寺見林中翠竹已有許多被雪壓斷了，然而並無白雪存在；可見山麓的雪是時有時無的了。從伏虎寺過解脫橋登山，沿途的景色與盛夏無異。山仍是青翠的，沒有枯枝黃葉；水仍是碧綠的，清澈可愛。不過在此青山綠水中另有一種寒氣浸人。是夜宿大峨寺。大峨寺的正殿旁邊有一所公共火盆，即在地下掘一土坑，大約有一尺多深口徑有三四尺，內面燃着許多乾柴，濕柴，樹枝，樹葉。四面圍着一大堆人，有的烘草鞋，有的烤衣服，煙霧瀰漫，臭氣四溢。有時火燄燃出四五尺高，與屋下瓦角相距甚近。

接引殿一帶之雪景



二一一—一五五



金頂夕陽照雲海

峨眉的廟宇常被焚燬，或者這亦是一個原因罷。我同劉君幸而受了當家和尙的優待特別燃了一盆杠炭火在臥室裏。

出了大峨寺我們便置身於另外一種境界了，純全在雲霧裏攀登那窄小潤濕的山徑，前後左右都看不見一丈以外的景物。只聽得見兩旁樹葉上露水『的塔的塔』的滴得響，走了半天都是這樣。到了雙飛橋纔亮開一些至洪春坪吃午飯時，雲霧又來了。原來洪春坪倒是多霧的。因爲『洪春曉雨』係峨眉勝景之一。吃了午飯以後，我覺心裏有點焦急了，因此地已要算峨眉的半山上了，然而一點雪景也沒有看見。和尙告訴我，離此不上一小時的路程便是雪徑了。

由洪春坪到九老洞

飯後復行十餘里，到天池峯，路的兩旁就有雪了，這時在我們精神上興奮不少。因爲在成都每年最少見雪，於是很高興的鼓勇直上，不到十分鐘的路程雪已將石級和泥土一概掩覆了。舉目四顧，則近處是雪，遠處是霧，我們簡直在白色的境界走着了。我以爲這便是使我們滿意的雪徑了，殊不知經扁担巖登壽星坡的時候，竟愈走愈奇，愈走愈險了。路和雪已經不見了，在我們前面的，純是結晶體的凌冰顆粒，驟然看來甚似堆山塞海的水晶石一般。此種晶體雖是不規則的，然大小却很勻稱，透明皎潔，



羅漢洞途中

美麗無比。原來我們必經的路，是在半岩上，路的左旁是直立無路的高山，路的右邊是一種不知深淺的懸岩山上的冰顆滾了下來，將此環岩小徑完全掩覆了，然後又滾下岩去，將筆直的岩塡成一種從山巔到岩底的萬丈斜坡了。在坡上的晶體，一經震動則嘩啦啦的滾下岩去，簡直有一落千丈之勢，不知止於何底；我和劉君相顧驚嘆不已，然而必需要從此光耀奪目的冰粒斜坡上面橫繞過去；這時我們足上的『雪爪子』也好像不能奏效了，於是乃由力夫先走，因爲他們是這山上『土生土長』的，簡直見慣不驚，特爲我們踏起足印，然後又照足印踏回來牽着我們慢慢一步一步的移動，我們此時就如初學步的嬰兒，丟脫手便不敢開步了！這眞『戰戰競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情形了。可惜那時已將近四點鐘，仍然有一些霧，我連拍了幾張照片都未成功；到仙峯寺一帶所經過的冰顆斜坡則愈見大了，晶體亦二倍於前，始初是如拇指大的，現在已如鷄卵一般大的了。

在此冰天雪地裏我們倒發熱了，因爲必需自己步行，誰也沒有膽量去坐揹子，我們所雇的揹人的力夫，在路上却少有用他，他只爲我揹負一些隨身用的小零碎東西，如攝影器，大衣，斗笠等是。我們疲倦時，則拉着力夫的揹架子由他在前拖着走，此亦可以減少登山的勞力。到九老洞已近黃昏了，見簷口的凌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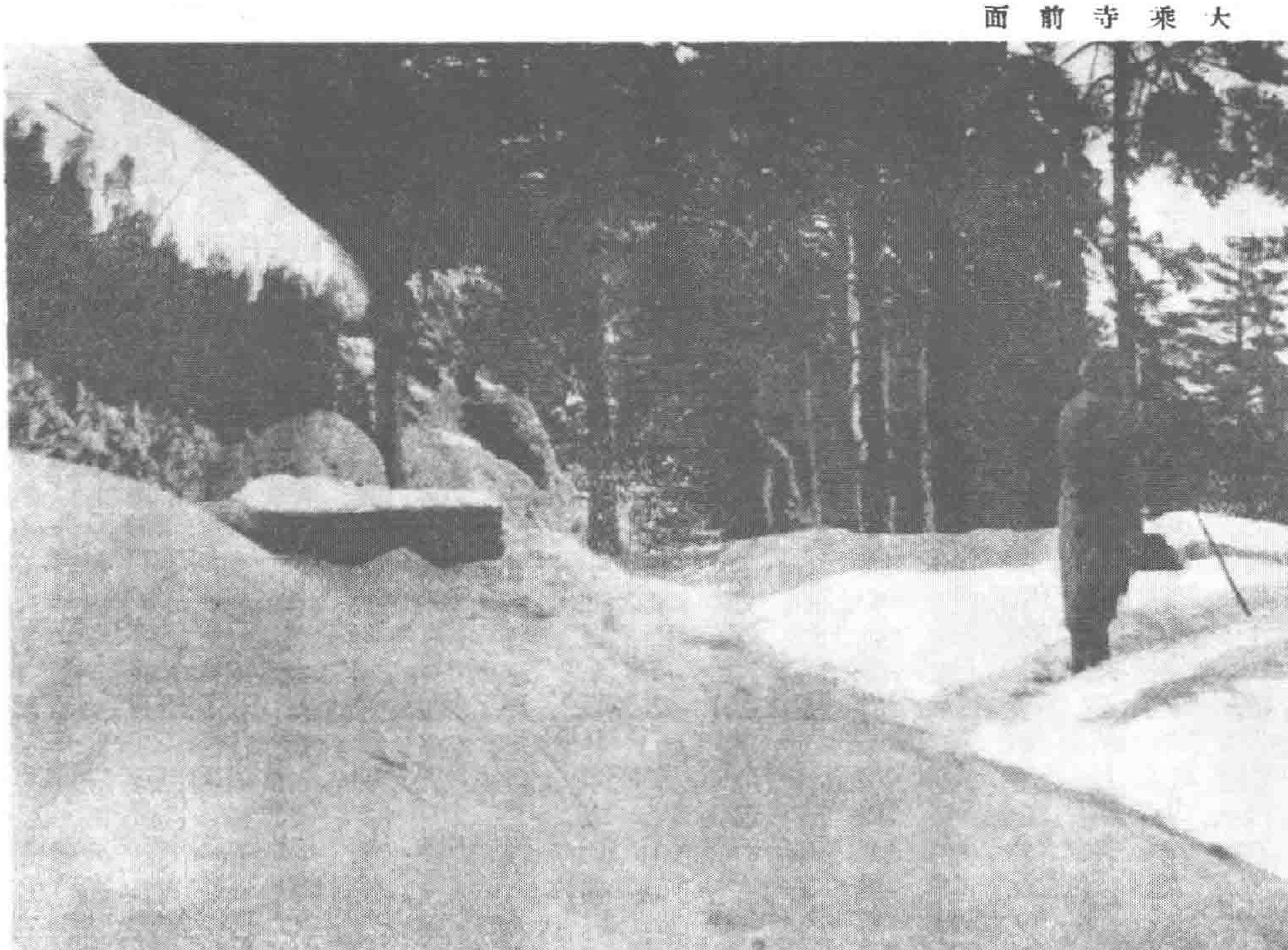
三四尺長，懸滿了屋的四週。天井各處，自然皆是銀色了。室內燃着杠炭火盆異常溫暖，晚上入睡時，我們都覺今天下午卌餘里的山徑，過得何等新穎有趣味啊。

次日天還未明的時候，我們便起床了，等到東方已發白色時，見山已亮開了，於是攜着攝影器走出廟門直向右邊約二里許的岩上去等候觀日出。是時四面的山，覆着白雪，如從新洗刷過一般，各種景物淸澈無比。這雖是早晨，却是萬籟俱寂的景象，除了我們步雪的足聲以外，簡直一點聲息也沒有聽見。林中樹木一枝一枝的如擁了很厚的棉絮，灣着腰兒靜靜的立着一點也沒有搖動。只有岩下層層平鋪的白雲，如潮水一般的湧着與天邊相接。雲底的山峯如大海裏打破了的船隻，時現時沒。及至等了半點鐘的時候，大家都覺冷氣逼人，心想回去烤一烤火罷，但見東方岩下的雲邊，已經微微現了一些紅色，那光芒從山下的天際線射出，始初在天空的白雲上放了幾道毫光，漸漸升高了一些，將岩下的海底雲斜照着如波光萬傾燦爛極了。於是又逗留許久，方纔回到寺中。

由九老洞到金頂

早餐後由九老洞起身，天氣晴明，地面鋪雪甚厚，已無路可尋。我雖曾幾次來過此地，這時只知方向；穿林上坡也要由力夫在

大乘寺前面



前面作嚮導了。

我們在山下時，聽見力夫說山上的凌條子有水桶那麼大一根的，當下以為力夫的話，是要打折扣的，到仙峯橋纔知道此話不但不能打折扣，而且還要加倍呢。仙峯橋在兩岩之間，岩側所懸的凌條子，竟有二丈餘長，要比水桶大幾倍了。行數里到觀音橋，橋的左旁卽觀音岩，為一銳角形的山谷。水自谷中流出，而架橋其上，橋下有雲霧上騰至半谷間懸掛着。因太陽光線的作用，將雲的中間一大幅，變為深紫色，邊沿鑲以青，黃，紅，橙的混合色，眞美麗極了。這種山雲變幻的色彩，也是我空前的奇觀。過仙峯寺至蓮花石力夫在此憩息，因過此要上陡坡了。蓮花石廟宇不甚大正殿週圍簷口的凌冰條子幾乎要垂到堦上了。天井中放着許多麟芋，任隨冰雪層層的平壓在上面，直等雪化了以後，又任隨太陽把牠晒乾，要經過幾個月的時間，便成了所謂的雪磨芋。這也是峨山冬季的特產之一。各廟宇均以之餉客送情。

至洗象池午餐，是時洗象池的池子，已成盛雪池了。池旁的石象，已被雪淹沒，只現一點雪堆而已。飯後經了一些廟宇和冰雪山徑，至接引殿已經四點鐘了。是時人已倦極，但心內却很高興，因將到峨眉的最高峯了，休息片刻，便鼓着勇氣前進，行至太子坪夕陽已在我們下面泛着赤色的金光，將寺外許多匾額的金

九老洞步雪



字，照得異常燦爛，炯炯如電光射目。復行數里，則可愛的夕陽已經不見了。只餘天際一片朱霞，地上的雪跡稀了，景物愈走愈模糊了，夜之神正要降臨在大地上了，我們一羣人的話聲和足步聲，已攏了金頂的廟門。是夜晚飯畢後，大家圍着火爐閒談了一陣，便入睡了。



九老洞側

金頂整日遊

次日黎明到捨身岩觀日出，是時山仍是亮開的，登覩光臺東望，見天空中一片雲也沒有。在天際與海底雲相接處，爲灰白色，等了不久，鮮紅的日球微露在海底雲之上。初爲弓形，漸爲半面，後爲全面，赤裸裸的活躍在天際了。杜公『日出海抛球』之句，不料也可作此山間的寫照了。早餐後出金頂西望西藏之貢嘎雪山及大瓦山小瓦山浮泛在海底雲中，如在海洋裏沐浴一般。後經祖殿到金剛岩，劉君以岩側之雪，潔白可愛，遂解衣就浴於雪中，爽快極了。後到千佛頂萬佛頂重行觀覽，一切情形均暑天沒有好大的分別。金頂千佛頂萬佛頂即是峨眉山的最高峯。這些高峯之上，積雪反更稀薄，我想或係風大雲霧少，日光强烈的原因。海底雲常肯環繞山腰，所以九老洞洗象池一帶，霧甚多，積雪甚厚。我們在金頂所見的海底雲，即山脚所見的天空了。金頂在海底雲之上，即在山脚的天空之上了。我們在金頂遊覽，可謂逍遙於天上的一重天地了。午刻仍回到金頂午餐，飯後約兩點半鐘復到覩光臺等候看『佛光』，直到四點鐘『佛光』還未出現，太陽已偏西了，將金頂千佛頂萬佛頂的影子，照來平臥在岩下的白雲上面，輪廓最清澌，可謂一種極好的黑影畫了。劉君以『佛光』雖是峨眉勝景，但在暑天已曾見過，遂未再等，因他還要調查幾個廟宇，於是便到錫瓦殿光相寺臥雲菴等處照例的問了幾個問題，回金頂時，夕陽已斜掛樹梢，映着稀疏的白雪，愈形燦爛。我們拍了一些照片，覺得今天整日在這仙山之巔，令



太子坪

人陶醉在大自然裏面了。

由金頂到萬年寺

次日因校務關係，不得不下山了，登上山的雪徑，我們以爲是極難的了，那知下那筆直的陡坡更見其難了！由金頂到接引殿路上雪較稀薄，頭天溶化了一些，又兼之以高處的石層有泉水順着路流出。在早晨純全凝結成冰，滑而且硬，非常堅實，雖穿上『雪爪子』亦在此坡上立不穩當。我們只隨着力夫從路旁的草叢中走去，草上和樹枝上均爲潔白透明的凌冰包着，遙望之甚似春天叢叢的李子花，高高矮矮的佈滿了路旁。過了接引殿路上仍是覆着厚雪了，下坡亦頗不易踏穩，我們便用快步跑着下去，劉君以容易傾跌的原故，簡直坐在雪徑上，如幼稚生滑滑梯一樣，任其嘩然滑下。兩手兩足卽如船的槳與舵一般的駕御自己的身體，向左向右極其自如，眞好耍極了。過洗象池下鑽天坡我們便沒有依着來路回去了，向左分路至華嚴頂午餐。飯後經初殿長老坪，到息心所遇着一羣西藏人，大約有十幾個，據說他們是特意在冬天纔出來朝此名山的，因他們是生長在寒冷的氣候中最怕熱天故也。我看他們的面容，都是有虔誠和喜悅的樣子。

到觀心菴便只有稀薄的雪徑了，至萬年寺雪已化完了。走進萬年寺的塼殿，時已薄暮，有一個青年和尚，很親熱的向我們打招呼，一直跑過來拍着肩頭說『你們太辛苦了，這麼冷的天氣跑到山上來做甚麼？』我們只

很客氣的應酬了幾句，走到客堂裏纔知這青年是我十年前在中學的同學楊天虎君他自中學畢業後便投筆從戎，現今是個少年軍官，曾任團長職，因四川內戰受了傷，跑到此處養息。他已更了法號，穿着全套僧衣，我們在此會着便更加親熱起來了。是夜談了許多問題，直到半夜過了，方纔入睡。次晨楊君親手製素西餐招待我們非常感激，臨別彼此均覺悵然。

由萬年寺起身，經龍門洞回到峨眉縣城，是夜覺興會已足，反倒疲倦非常，兩腿甚為酸痛，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幾乎不能舉步了，簡直翻不過旅店的門坎。大家相向而笑。原因就是下山走的太快，把足桿跑傷了，於是顧了肩輿到夾江，由夾江坐人力車三天攏了成都。回成都以後，有時在夢境裏又踏上了峨眉的雪徑。

由峨眉踏雪歸來，有幾件值得告訴讀者的：

一峨眉踏雪並不冷，因步雪還要出汗，回到寺中有火烤。

二僱有本山力夫，並無危險，因他們熟悉一切而且是走慣了山徑的。

三冬季的銀色山光，比夏季好得多。



浙江實業銀行△儲蓄處

乙種活期存款 利息週年四厘 每年分兩期

結算期內六個月每日均存滿銀元三百元者 利息週年五厘 滿一千元者 利息五厘五毫

定期存款 計分六種 利息優厚

上海總行 漢口路一五九號

上海虹口分行 百老匯路一四七號

漢口分行 湖北街

杭州分行 保佑坊

詳細存款規則備索

登太華記

傅增湘

華山神秀，冠絕寰區。禹貢周禮，始著其名。山海經水經注述征記，乃述其勝。然自唐以前，名人登覽，殊不多覯；至宋王得臣，乃傳有登蓮峯記。嗣後靈境既開，名篇遂播，躡幽陟險，代不乏人。以余所覩記，明初王安道，以迄近人趙嘉肇，殆二十餘家；大抵粲珠玉之妙辭，寫煙霞之勝致，奇蹤邃景，搜采無遺，覽之者心驚，聞之者神竦。乙丑之夏，余游廠市鑑雅齋，獲覩安道所寫華山圖冊，凡畫十有一幅詩六十二首，記序四篇，雖視原本，三分存一，然自一松一石，及於峯厓磴棧之奇，咸目觸心通，冥思妙悟而出之，故其筆墨之老橫，足以壯景物之奇恣。更誦其詩，玩其文，按圖以索其境，然後歎元美所讚爲天骨遒爽，得馬夏風格者，洵非虛美；而余益知天下之壯觀，舍此無以慰平生之願矣。余二十年來，游跡遍於東南，雙屐孤笻，凌虛縋深，曾無畏沮；惟華山之險，自古著聞，游者悵望影而却步。憶曩歲游黃山，師子林中，偶逢老僧，舉以諮之，僧言山徑之險，固不遜黃山，然有石級可步，鐵鎖可攀，視黃山之樵采罕通，猿鳥絕迹者，夷險迥殊，君今既仰摩鰲腹，橫蹋龍潭，則曈峽犖溝之阻，殆可曳杖猶而度矣。余壯游之志，聞此益決。

秦中頻年兵革，繼以旱荒，弔死扶傷，猶懼不給；加以關山荊棘，行旅艱難，攬勝之情，緣茲多阻。壬申新歲，聞隴海敷軌，已達潼關，遂盍良朋，剋期西邁。周君息庵，江君翊雲，舊時遊侶，江君叔海，胡君馨吾，陳君一甫，聞風景附。爰以浴佛之日，發自燕都；翼日過鄭州，易車而進。一夕行次陝州，再易車，指函谷而西，穿隧道者九，遂抵潼關。秦中節府，預戒車徒，祗候於茲。入關三十五里，過嶽廟，冒雨登萬壽閣，岧嶢三峯，兀立天外，煙雲出沒，氣象萬千，正中隆起，若章甫冠。羣峯環衞者，森鬱如束筍如列戟。自閣上憑欄觀之，又如鼎彝重器，平羅几案，若引手可取，而又不敢褻視，蓋心遊夢想數十年，今日乃得覩華山之面矣。八里至華陰縣，折而南，八里入玉泉院，宿，雨聲徹夜不止，計自燕都抵山麓，凡行三日程焉。（以下敘至玉泉院抵青柯坪二十里中乘輿所經諸勝）

十二日，晨，出院南上，入谷，道右大石，鑱醉溪二字。其源發於玉泉，溪上磑碓，無人自舂，雨後新漲，穴石噴流，聲如雷轉。道左有五龍洞，志言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人來聽講易，云是日月池中龍，後乘之止此，希夷之睡，乃五龍蟄法，龍所授也。二里許，巨石臥澗，長三四丈，名魚石，光緒甲申大水，自谷中涌出，跌斷其尾。稍上爲王猛臺，傳爲景略屯兵地。上有將校臺，旁多石窟，山農往往拾得遺鏃。北齊書云：猛家於華陰之鄜城，或即其地歟？二里許，五里關，山勢至此一束，兩巖如削，憑險壘石爲城，以筦鑰之。同治初，張總愚竄陝，駐玉泉院四

十餘日，人民入山避亂者逾萬。賊頻欲搜山，賴守此關獲免。就三教寺小坐，少上，爲桃林坪，舊時桃花叛渙，穠艷照山，今祇餘破寺。再南爲張仙谷，張超居此，作五里霧，亦謂之霧市。有石室，題慈仁洞，過此始見西峯，嵯峨天漢，壯偉不羣，令人神爽飛越。對面突崖百尺，陰隆窣窣，仰視駭人，名希夷峽，乃希夷藏骨處，又名蛻骨嵌，舊聞趾骨爲人竊去。道士持之玉泉院，以邀過客金錢，萬歷時始返葬於此。巖士垂鐶已斷，不可復登。西北數十步，爲第二關，巨石中分如削鐵，中通細徑，可謂華山鐵門。南里許，至莎蘿坪，地勢微展，土曠而夷，桫蘿庵鋸其上，入庵小憩。道士指示峯頭桃兒牡丹金龜玉蟾諸石，意態宛然，余題字於西壁而去。上方在東峯下，倚絕巘，構屋數椽，鑿磴直上，如天梯然。挽鐵索乃可登，今索斷遂絕人迹，廑於懸崖鐫擘窠二大字。上爲大上方，洞室七十餘，唐金仙公主修眞之所，索盡處號西元門玄宗覓妹而闢者，然此非登嶽大路，故游迹罕至焉。水簾洞遠在其南山腰，亦高絕不可扳，側有藥王洞，未知於古何稱。大石當澗上，渾侖雄偉，鐫名渾元石，西巖上瀑布下垂，四五疊，長數十丈，如玉簾珠箔，輕妙可喜，知爲昨宵一雨之力。自坪而上，爲十八盤，斗折回斜，螺磴滑膩，坐輿中足翹過肩，殆如倒置。過柳樹臺，經毛女洞，洞在毛女峯下，秦時殉葬宮人玉姜，逃出隱此，體生綠毛，宋時蔡京曾及見之。下有白石寺，一聾道人居之，年一百三歲，雪髮披肩，問其屬相，則已忘之。歷三皇臺，一里，抵雲門，屹壁崇墉，梯接而上，東折豁然開朗，則至青柯坪矣。坪正當西峯下，三面皆巖巒，迴陀曲磴，浮蒼點黛，長林蔚然，故題此名。明嘉靖己酉，建青柯館於鳳皇山下，萬歷時，改爲太華書院，馮從吾主講於此，學者至三百餘人，其他羽流洞室，亦盛，今惟臨崖一小觀，東壁下有東道院數椽。由玉泉觀而上，正二十里，適當山之半，凡冠蓋經華陰者，大約乘輿抵此，一宿而歸，即謂窺太華仙境矣。其實祇仰見蓮峯一角，如明之都穆，李裕，唐樞，文翔鳳，及清初王漁洋輩，皆是也。（以下總論谷口至青柯坪之勝）

大抵由谷口而入，崇嶂緜聯，一溪中貫，雨後澗流正肥，嗽石雪飛，澄潭鏡碧，籃輿沿溪左右行，谷緣山轉，水隨谷折，陽開陰闔，奇境迭出。五里關以上，至莎蘿坪，懸崿嵯峨，奇峯林立，山漸束，水漸怒，磴道漸陿仄，怪石谽谺，飛流震薄，行人至此，多爲驚歎。由十八盤以至青柯坪，則羣嶂刺天，洞壑幽杳，如行夔巫之峽，入殽函之關，迴顧谷口諸山，已落井底；而仰窺北斗白雲芙蓉諸峯，更鐵壁撐空，膚理坼裂，鐵鎖一縷，上引青霄，其魁雄怪偉之狀，使游者膽落魂搖，震慴迴遑，而失其故步。蓋山愈深，境愈奇，景物變於外，而情感生於內，所謂目不暇給，情不勝賞者也。坪之左近，有寥陽洞，太虛菴，支機石，混元菴，諸勝年深湮廢，無從周訪，巖間時見摩刻文字，從人指蒼崖細書行列，云是華山殘券，苔侵石剝，多不可辨。入道觀稍憩，與諸公商進止，

二一—一六四

叔海返玉泉，立之留宿此間，而余與陳，胡，江，曾，四人，鼓勇上升，以遍攬全山之勝。輿不可乘，以絙引而上，襆被餱糧，則肩負以隨，凡從行者五十餘人。沿坪過澗而東，仰趨磴道，磴斜而巉，從石罅中盤旋里許，忽見硊磥如伏獸，橫臥道右，鐫回心石字，上視削墜，迎面而起，知道至此絕，而攀鐰自此始矣。壁上遍刻英雄進步，賈勇先登，當思父母，諸字，一前一郤，何去何從？游者目擊心營，當前立決，無徘徊猶豫之地，然勝情勝具、人所難兼，勇者覩此可以自厲，怯者藉此亦足解嘲耳！（以下寫千尺幢百尺峽之險）

余就石旁下輿，以布帶束腰，擯袖扱襟，作短後裝，與叔海立之揖別，引睇穹霄，逸興風發，遂曳杖飛行，上不百步，抵千尺幢。幢在東山赭壁，上下嶄裂，中留一罅，如刀刓，如鋸曳，外石甚薄，如板之附於垣，且左偃右覆，中闊不二尺，窈篠森沈、陷如糟櫪，幽如壕塹，凝視久之，疑無路可入。罅內鑿磴如梯，層累而起，間補槁枝枯木，用以措趾，旁鑿小坎，如搯有脣，用以納手；又緣坎植杙，穿杙掛鐰，孏孏下垂，殆百十丈，行者投身罅中，納足於磴，磴高逾尺，受趾者僅二三寸，以右手摳小坎之脣，以左手挽垂杙之鐰，尺寸而上，前趾後肩，重累相接，然鎖長而重，垂曳不定，前者搖索，斯後者將墜，又或上下相逢，則索不能獨握，坎不容並蹋，必就壁扳杙，以左右避，小不戒，則顛擠隨之。余邁往先登，意忘其險，掌與踵交用，心與目兼營，初登銳甚，既而十步一止，五步一坐，已流汗哮喘，疲不可支矣。行甫及半，兩石橫覆，如仄輪夾人，雲氣沈冥，怳墮幽窟，仰視圓穴上透，炯炯如窗之一櫺，乃躋壁超踰，冥行闇度，目不可見，寄視於手，足不能前，靡行以腹，凡百許級，從石吻中屈項而出。水經注云：南至天井裁容人，穴空迂迴，傾曲而上，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正指此也。

跨井建小閣，閣下有鐵扉，夜則覆之。徐枋於崖上刻太華咽喉四字，語出屈翁山記。出井得平地丈許，略定喘息，復從井口下窺，見同行諸人，方纚纚而進，攀者如猱，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鷂，又如從井中汲水，鼺鼺然負甕懸繘而上，為之駭愕嗤笑不已，初忘其須臾之頃，己身固在鼠穴木空中，蠕蠕而動之一物也。就崖側石祠，取茶止渴，待從人既集，復循祠後上行，數十步，北折，為百尺峽，（府志言幢上北轉一里為百尺峽者非）險與幢同。第幢長而峽短，幢曲而峽直，幢幽而峽明，斯為異耳。峽脩約百餘步，壁益狹，徑益峭，亦有大石撐拄兩壁間，人行其下，頗虞覆壓，往往俯項疾步而過，其靈偉飛動之狀，或未遑留玩。余既力疲於幢，振奮餘勇，更度此峽，殆如弱矢之挽强弓，寸寸始滿，兩肘支壁，握金繩，銜石竇，僅而得達，不暇從容以攬其奇趣，未免為袁小修所笑耳。出峽為天門，得雲頭石，方平如砥，佇眺久之，俗名望仙臺。又東北行，過二仙橋，經龍背石，俯消崖，車箱谷，黑虎祠，以達媼神洞。志稱峽東北二里，兩岸中斷，下臨不測，

以棧接之，執索懸度，曰仙人橋。昔王安道言崖腹綴小木如彴，當絕谷上，三接始及徑，趦趄寸進，步歇半，木伊軋鳴，屈大均言，長不及天台石梁，高不及羅浮鐵橋，而狹小過之。是二仙橋之險，可埒長空棧，今則緣崖取徑，回曲舒夷。余等或曳杖消搖，或憑輿平進，無懸空繩度之虞，知近時展拓，久已化險爲夷矣。洞倚絕壁，地勢偪仄，俗呼爲瘟神洞，一名白雲菴，今易題羣仙觀，所築高樓三楹，軒潔可喜，憑欄極目，蓮花峯，北斗坪，均羅列於前。洞內有泉，甃爲方井，上建北極閣，有康熙御賜抱眞榜書，烹茗小坐，題名壁間。（以下寫犂溝之險）

出祠東南銳上，卽老君犂溝。范守己言，石壁插天，若鑱若削，水霤一道，直如引繩，深若發耜，故謂之犂溝。或曰老君至此，離郤塵垢，因取離垢天之義以名之。余以爲兩壁夾溝，中似犂鬭，其取義較協也。閣古古以此卽杜詩之車箱谷，未審何據，今車箱谷固在二仙橋側也。溝長二百五十二步，乃在一大峻坂上，石骨裸露，無土膚草木，斧鑿爲磴，旁剜石作小坎，沿左樹鐵柱以懸索，其狀與疃同，但疃在夾壁中，左右顧無所見，第閉聽壹視以戰勝之，此則左仰屹崪，右俯廠空，初無障蔽，觸目固已神懾，況積溜脂滑，穹背傾斜，中道更無停駐之所。余從罅中，蒲服捫挽而進，前視則面壁，橫顧若臨淵，惟務銳升，不敢旁睨，若蟻之緣，若蝸之綴，時或倚筇注視，迹未及而足已痿。凡跼伏喘息者，殆十度而始過。再東數步，又自南而北，狹徑延緣，時復崩缺，竅壁施枸，布石木其上，僅通尺道，攝身蹴足，劣足過人。歷鐵牛臺，至鐵猨崖，就而視之，石室中鑄猢猻三，狀殊恐怖，俗呼爲胡孫愁，水經注云：胡趨寺，神有童子之容，疑卽此地，但口語傳訛耳。土人云：月之三八日，猿千百爲羣，自大方後水簾洞出，遍滿溪壑，至此輒回，則眞屬之齊天聖蹟矣。過閻王偪，抵雲臺峯，就眞武宮宿焉。（以下北峯之景狀）

雲臺峯卽北峯也，在華嶽東北，太華三峯，本無北峯，此山在三峯下，別爲一族。其脈蜿蜒南來，孤嶺突起，兩岸崚嶒，四面嶮介，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嶷然獨秀，有若雲臺。峯下有穴，傳言昔人入此，東去經黃河底，上聞流水聲，其說甚誕。北周時道士焦廣居此，辟穀餐霞，有青鳥報書之異，別築觀宇，穴忽出油，神爲運土，今尙留仙油墳神土崖之蹟。宮建於峯頭磐石上，余設榻於西樓，布署略定，偕道士北出，升陟數百級，達於峯頂，廣袤三丈許。舊有倚雲亭，僅餘殘址。訪黃碧川太守所脩生生洞，尙有羽流居之。聞老君掛犂在後壁，偕翊雲往尋之，從層巔之左，取徑折下，石崖巉巉，上懸鐵犂一具，老松裂石而出，枝幹虬結，蔭庇其頂，就巖削仄磴斜上，劣容半指。下有古洞，設老君像，余欲窮其異，挽鍊猱升，然距犂丈許，竟以膽怯而止，祗摩讀鐵牌上近村施助人姓名。翊雲繼余銳上，亦中道折回，此本無稽之談，出於傅會，然其景狀幽奇，以此裝點山林，亦頗饒逸趣也。小立松間，

極覽環山勝概，雨後埃氛凈㨅，天宇清廻，石態林容，軒豁呈靈。其南三峯鼎列，勢薄青穹，蒼龍垂天而下，鱗鬣森張。其北香爐峯單椒秀發，卽大上方之極頂，隔澗可以對語。其下一細嶺相連，遠視河渭雙流，縈繚如帶。白雲王刁量掌白羊公主諸峯，環峙左右，抗秀標奇，似欲與仙掌蓮花爭霸。玉女窗長春室仙眞之蹟，倘隱約可尋。訪雲臺門白雲仙境二坊，祇餘斷柱殘字，委棄榛莽中。道士指示東北巖上下仙人房，市廛宇屋，南北鱗集，街頭一房，門窗簷砌畢具，且臨門似有人對語之狀。下房儼然茶寮酒肆，比櫛而陳，蓋崖壁凹凸，石紋黃白深淺，備諸狀態，遙望乃隱隱如繪，第山志固未載也。諸峯頂有人牛獅馬之形，道士爲歷舉其名以告，亦姑妄聽之而已。余語翊雲盍就松石間，爲山寫照，蓋華岳眞形，非到此不能全露，以堂局空闊，無林木之障翳，無岡嶺之蔽虧，天門軼蕩，帝闕崇閎，極雄奇偉麗之觀，他處所窺，皆鱗爪耳。攝影既畢，余更大書此語於山門，以告來者，夜月色清皎，山門引望，千峯碧玉，萬壑金波，灝露清風，襲人衣袂，幾疑身到瓊樓玉宇中矣。（以下敘北峯以南之勝）

十三日，晨九時起，早餐，山中米極粗糲，炊法不良，堅燥至不可下咽，飲水尤鹹澁。近山無泉，寺院多儲簷溜以供用，客至咸以爲苦。余等瀕行，酬以三十金，主者猶有不豫色然！仙家服食，淅玉炊珠，豈吾輩俗流所敢望也。十時行，門前怪石重疊，如鯨鰲熊虎，雄猛可怖，從懸橋架木間，盤仄而出。乘輿傍巖南行，徑仙人碥，擦耳巖，至上天梯。道右忽見巨崖，如削落數十尺，峻不可上，乃兩手捫鏁而登。又歷金天洞，日月崖，王母宮，三元洞，都龍廟，以抵升嶽御道，此卽蒼龍嶺之址也。自仙人碥擦耳崖以南，前人多稱其險絕，楊嗣昌謂其西高標挫日，其東重淵悸魂，途徑尺餘，若行山胛，每至偏仄，腹與石磨，憑足揣投，跬步或差，當隮絕澗，精怖股栗，或令道士持踵而後下。畢沅亦謂，帖身以進，撇屑如粘壁之䖵，銖黍略爽，卽隳淵泉，余今過之，則徑雖戌削，倘可緩步徐行，知百年來頻經刊削，前輩之功勤，遂貽後人之福利，游士宜履而知感也。金天洞在天梯上，南向開朗，頂泐一穴，天光下穿。日月崖，紅白雙景，懸石天成；王母宮三元洞，皆三月賽神聚飲之所，都無可觀。都龍廟疑爲今之藥王洞，廟前𡼖石如屏，中通一門，自然奇特，過此度御道坊，遂上嶺脊矣。（以下述蒼龍嶺之險）

舊聞登華之路，有三大險，天井，犂溝，及蒼龍嶺也，而度嶺之險，尤稱奇絕。自韓昌黎痛哭投書於前，畢弇山醉臥裹氈於後，由是風聲所播，登華者視爲畏途。月前梁衆異，夏劍丞，諸君，結侶窮探，然再宿雲臺，終臨崖而返駕。余契結煙霞，性儕猿鶴，腰脚輕健，夙以自豪，縱令無寸階可升，亦當冒千艱而一試。嘗閱酈生所記，雲平始度，猶須騎嶺抽身以漸進，僧義海言，非馭風憑雲，無有去理，私心駭詫，深以爲疑。昨者小住北峯，茲嶺正可平視，蓋天外三峯，含靈蘊異，挾盤薄

萬鈞之勢，至此忽然跌落，化爲神龍，垂天而下，飛翔騰踔，鱗角森張，南首北尾，長逾千尺，其背穹而脅陷，中突旁殺，遥而睨之，一線孤緬，如霜刃之懸空，如魚豪之脱礫，其扶欄砌道，隱隱相銜，如田車之盤聯，而瓦屋之鱗次，人行其間者，渺然又如微蟲之緣繩，而一粟之浮海也。竊歎茲嶺之險，當冠全華，而攀陟之苦，或視瞳溝大不相侔矣。迨余抵嶺址，坐御道側，稍紓足力，轉而東出，翊雲先之，余僂佝從焉。聞見既習，對此心驚。私謂昌黎學道人，猶有咋指之戒；况頽孱如余者乎？及騰身石脊，引杖徐登，忽涌奇情，助余壯概，不假前挽旁扶之力，未竟一時，已達龍口。回視諸人，尚牽掖相引，彳亍不前，余固獲望外之欣，人亦訝先登之捷。大抵此嶺之險，不亞瞳溝，而奇勝之趣，實遠過之。蓋彼徒蟻坿於闇穴之中，蔽翳無所見，蜥行於懸壁之上，震慄不自勝，此則妙境天開，凌風直上，心賞其奇，遂身忘其險，目攬其勝，竟足不知疲，此非故爲壯語，以自矜其矯健也。余發自嶺址，意氣昌王，已度層巔，初則百步之内，凡再三息，時或支筇引睇，撫磴怡神。行及嶺腰，憑欄極望，碧霄萬里，青壁千尋，一脊中通，皮甲盡脱，左右峭削，殆數百丈。東有飛魚嶺，爭騰北赴，鱗鬐剡剡。西則巨壑深冥，青不見底，惟見萬松戢戢，出沒蒼煙中，微露其頂，若浮薺然。其餘羣峯羅拱，高低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而迴顧，一身憑仗三尺之筇，獨立千仞之岡，飄飄然殆欲憑虛御風，凌蒼霞而叩玉闕，方耳目眺賞之不給，寧有失聽喪精，攝心如黍米，死生莫得自去，如弇山督部所云者耶？世人披覽諸家載記，習知韓畢二公之事，固已心憚其艱，及躬歷瞳溝，横窺絶嶂，但見孤繩引勢，一筋通靈，棧空懸度，莫喻其危，益復震悼失圖，疑天之不可階升，遂爾咨且而裹足。豈知自古文人載筆，模山範水，恆多緣飾之詞，往往侈述幽奇，亦示己之勇於探索，豈知此嶺爲三峯綰轂，施工鎚鑿，代不乏人。順治時山人王宏嘉，康熙時中丞鄂海，迭加葺理，募役施工，刊碑紀之，至今尚存。階級既治，輔以石欄，鐵杙成行，聯以鐵索，扶欄則不虞外軼，攀索則藉助前升。昔之號爲極險者，今已易若坦途，行者第息慮斂神，浮游溥覽，縱孤高偪仄，亦無目眩神搖之患，天下事履之而後知，慎毋惑於游詞，囿於成見，而自隳壯志，變易初衷，此又不第游事爲然也。余特詳舉梗概，以告後來，毋使勝境失之當前，蹉跎以貽後悔，則幸矣！

凡行四百步，抵龍口，又謂之逸神巖，爲昌黎投書之處。聞石上摩刻有記，亦不可辨。又二百步，抵五雲峯，即將軍面也。古中峯在此，入五雲精舍，休息良久。廟後有古松，倚巨石旁，石圓而削其半，故以面名。松舊有五，今存其二。自廟東出，尋徑攀行，觀上馬石，傳有顛道人降天馬昇仙之異。此間迫視仙掌，最爲分明，因攝留數影。再過雞冠石，其上一石若斧劈，互跨嶺際，爲單人橋。橋南緣石背而上，至通天門，今謂之金鎖關。入關百許步，即三峯口，道旁無上洞，尋楊一清題

字，塵翳已失。洞口孤松蔭之，極蟠奇之致，宗土地祠亦在焉。凡行三峯者，均自此分道。余等議先登西峯，乃右轉，沿峻坂倒下；直落澗底。再上爲蓮花坪，松檜滿壑，蒼翠欲滴，景色清嘉。上西嶺二里許，至西峯，入翠雲宮，道士爲備午饍。先導游廟後，爲言北上陡出者爲捨身巖，李人龍易爲省身，以警愚俗。少南最上者爲摘星石，豐博而平夷，大可蔽畝，數松破石而出。高不逾丈而虬結龍拏，奇古無匹。再南爲斧劈石，長十餘丈，斷裂爲三，士人傅會爲神香救母所斧，余從裂罅中，躡梯挽索而登，獨立蒼茫，迥出天界。命從人拽後衣，聳身外瞰，石出峯外，此身已懸碧空矣。下視深壑，青冥不測，削成之壁，殆數千丈，不覺神變股栗，因蹋石背北行。石上摩刻殆滿，手所撫，足所踐，無非題名，所知者有王宏嘉書天下壯觀，勝保書松天蓮界，魄力雄深，其餘如嘉遯仙鄉，青天一握，高可留雲，雄振西秦，振衣千仞，皆博厚有法，而姓名摩滅，偶有存者，亦半不知名，若近歲赳桓之夫，更無論矣。

余仰臥捉筆，以朱字倒題於石腹下，方致譏於人，而轉自蹈之，良用自哂！蓮花洞在寺門前，吳清卿中丞篆蓮峯二字於壁，其上爲白蓮池，深不盈尺，古人言花開十丈者，妄語也。稍南石坎長三四尺，類足影，爲巨靈足，昔人譏與東峯仙掌，鉅細懸殊，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藉此聊記山中水石，無事刻舟求劍可耳。余初欲遍攬峯頂奇蹟，不意行摘星石上，偶爾蹉跌，傷腕及脛，扶携而返，飯後題字於丹房遂去。

按西峯以蓮花得名，並非芙蕖盈畝，直以石稱奇耳。石竄隆異狀，紋理斐斑，峯頂巨石數蹲，疏薄如翦葉，人自下仰觀之，浮石八九，筋絡被之者，如蓮葉之倒垂，皺裂秀出，片片欲飛者，如蓮瓣之半坼，有兩石昂首敦拇，如欲行者，爲巢蓮葉之龜也。其他飛翻側出，如葶如蒂者，皆可想像得之。余環步一周，玩其空靈秀逸，意態生動，幾疑爲仙眞游戲，弄此狡獪，非塵凡所得而摹儗，洵造化之奇祕矣！

出寺南行，一嶺橫出，如人伸臂，兩旁狹削，下顧失魂。余等循級攀繩，徐徐而下，是名屈嶺；然其險仄，殆可謚爲小蒼龍，第背略寬而庱微縮耳。東南徑幽壑，數折抵孝子峯，相傳爲老君煉丹之所，故亦名煉丹爐。志言石爐徑丈餘，高六尺，及入寺瞻之，道士指鐵爐徑二尺許者當之。聞人言崖下有仙人掛鐘處，出寺垣西北，踞崖俯視，戰慄急返，不特懸仄無可措足，卽下窺亦復神眩也。（以下敘南峯絕頂之勝）

又東南行松林中，里許，緣沖霄崖趾，上落雁峯，此南峯之極頂，李太白所謂呼吸通帝座，携句問青天者。峯上盤石五丈許，端平堅厚，如古佛，其頂圓舒，可施茵席。有池二所，西爲菖蒲池，今謂之仰天池。東爲太上泉，今謂之黑龍潭。大如甕盎，水作深綠色，腥穢濃濁，蓋石窪積雨所致，而後人傅致靈異，謂其高絕澄泓，冬夏不盈耗，水窟作府，夙爲龍巢，龍在則水黑，龍去則水清，爲華之頂門水，宋崇寧中且

有顯潤侯之封，道流故神其事，以竦聽耳。顧其托基高曠，迥出中天，實爲奇境。池旁刻字遍列，有馮敏昌書兒視諸峯，勝保書泰華峯頭等字，皆可觀。同游諸人，就石上合攝一影，以誌登臨絕頂之勝概。旁有龍王祠，余亦題名以紀之。時已屆未申，天風忽起，塵霧冥濛，千里微茫，引領南望，近則秦嶺少華，遠則終南太白，聯嶂緜芊，下界所見爲摩漢冲霄者，皆俯玩如兒孫，帖伏於膝腋間。環視左右松檜玉女仙掌諸峯，翊衞於東。寶旭蓮花石樓諸峯，拱侍於西。五雲雲臺香爐諸峯，樹屏於北。其餘如三元三公北斗王刁玉柱，崇巖沓嶂，鼎列環互於外，如將相百官，疏附後先，斂容執簡，以朝覲於闕下，而迴顧南峯，則端冕凝旒，穆然於璇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蓋上帝之仙都，羣眞之祕府，其崇深嚴肅，匪尋常邱壑之美，所能睎其萬一者耳。左下百許級，禮金天宮，歷代祀華嶽，皆在山下，惟魏書載太武太延元年，立廟於華嶽上，廟址今無可攷。今廟創建於明代，康熙四十二年癸未，車駕西巡，道經華陰，命皇長子登山致祭，敕巡撫鄂海重修，頒賜御書扁聯。乾隆四十年，巡撫畢沅，登山祈澤，又錫嶽蓮靈澍扁，刊之石上。四十二年，發內帑再葺，緣祀典隆異，故規制視他觀爲閎。入東樓小坐，就守者訪古來遺蹟，都無所知。康熙御書聯木刻猶完，文爲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山中靜修之士，或能領茲佳趣。昨歲楊君虎臣，偏登諸峯，捐金數千，脩治山徑，並於宮之左右，創建雙亭，琢石架木，羣工尙未竣事。（以下叙東峯之勝）

出宮東北，數轉而下，忽見石崖數十丈，橫阻山腋，翼然若覆屋，形如石皮之綻，西俯而虛其左，外巉內奥，譎詭猶波濤之蕩潏，側身逐磴，旋曲而降，頂與崖時相觸，急趨而過，詢知爲避詔崖，訪希夷手書，悤遽不可得。過此徑漸夷，駐輿南天門下，仰見構築方始，聞穿門抵南峯背，可至長空棧，朝元洞，全眞崖諸勝。從人以懸棧奇險，甲於山中，且日向夕，力阻勿往，不得已下趨東峯，踰溪轉壑者數四，乃至其麓。轝吾以足疲告，余輩令輿人候於山麓，聯屐直上。自麓達岡，乃渾侖一大石，其上滿綴古松。楊嗣昌言東峯裸石上，就生萬松，最爲佳勝，信然！山背穹起而寬博，鑿級參差以進，旁更植柱拖繩以翼之，然在三峯中，此徑最爲坦夷矣。扳扶而上，至頂，得一寺，爲三茅洞，一石塞門爲桃兒石，碧水一泓，題曰清龍池。入寺坐東盌斗室，道士煑茗相勞，云天宇晴明，可觀日出。東嶺脅懸絙倒縋而下，越小嶺，可登博臺。余欲冒險一試，至巖際俯窺，見危巖上侈下縮，鐵鏁雙垂，巖下仄徑，陷入凹壁中，非聳身出外，殆不可窺，游者至此，須轉面向內，兩手執鍊，以足索磴，然後納趾，此時全身皆懸空，搖曳不定，所托命者，祗掌握孤絙耳。余覩此巇危，壯志爲之銷縮，翊雲審履再四，亦慄然而止，只遙躡某亭一影而已。志言東峯南下，有小峯平頂，當嶽之半，胸上有鐵瓦亭一區，高可八尺，廣可五尺，用鐵萬餘斤，又鐵爐鐵鏑，皆

隆慶萬歷時物，爲衞叔卿博臺，卽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處，內有鐵棋一枰，陳以忠言，棋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子，鐵爲之，重不可舉。屈大均乃謂，棋子二百餘，數者或多一少一，卒不能定，余未至其地，不知孰爲是非也。茶龍研朱，記今日游蹤於西廡堊壁，匆匆下山。（以下叙中峯之勝）

乘輿折而西，過細辛坪，穿深林而北，沿道溪流涓細，土脈滋腴，仙藥野花，揚芬吐艷，在山中別爲異境。顧見東峯之右，翠螺高聳，從兩峯間入，愈上愈狹，如冥行深巷中，約半里，抵玉女祠。道士導入西廡，有精舍兩楹，軒窗高爽，几案精嚴，帷幔茵席，亦復雅潔，游人獲此，殆入瑤宮金闕矣。中峯一名玉女峯，昔有玉女，乘石馬入峯間，故以名，居東峯之左襟，乃一峯而歧出者。峯頂有石如龜，長二十餘丈，祠卽踞其上，祠門外石斷，一橋通之，古松雙株，裂坼而出。其左爲無根樹，石背有圓窪五，深如臼，中涵積水，作紺碧色，卽玉女洗頭盆。前有石躡，坼裂可五寸，傳爲唐玄宗投簡處，其深不測，或云可通黃河，南側有石，形如馬，人云嘗夜聞嘶嗷之聲，以余觀之，擬石之上，殘潦一泓，微罅無塞，初無靈異，古來豔傳仙迹，大氐如斯。惟四面羣峯，傲岸嵬雄，而此峯挺秀其中，浴鮮積翠，意態幽嫺，如姑射仙人，風鬟雲鬢，嫖姚獨立，錫茲美謚，雅與相宜。夜半月光清綺，余偕馨吾，翊寰，出步祠前，席石倚松，徘徊容與。少焉，東崖月上，澗底萬松，爲金波所浸，惟見松頭戴雪，出沒於澗壑中，碧色上騰，染人衣袂。引領西南高峯，星斗懸空，大如玉李，芒采浮動，與仙檜石蓮之影，錯落霄漢間，微風南來，濤籟徐引，如聞廣寒仙樂，此時胸臆灑然，視聽俱息，殆不知人間何世矣。王安道記玉女峯玩月，清不知寒，寂亦難處。余亦幸領茲佳趣，因相與歸寢。夜深，月窺西牖，風露襲人，身被重衾，尙覺微慄。十四日，晨起，題詩於壁，昨夕所搆也。翊寰邀往洗頭盆側，合攝一影，門外有醴泉，就視乃崖根一圓井，人言微有酒香，時招鳳飲，語固未足信，然山中只此一泉，飲之甘洌殊常，勝於瓊漿仙露矣。（以下叙歸途之勝）

迎門崖壁，摩刻累累，所見者祇袁保齡雙手擎天四字。余等揖別道士，取道東峯側北行，祠後有石樓峯，高於玉女，其東壁卽仙人掌，前日自五雲峯出，卽見之，今道出東北隅，有懸崖突出，探身側視，可覽仙掌全形，掌勢欹斜，長三十丈許，半覆其拇，五指參差，中指直貫峯頂，長二十丈，太古雨痕，成壑，石膏自壑中流出，黃白相揉，凝綴黝石上，留此奇跡，後人好異，遂坿爲巨靈劈山之說，更於西峯創巨靈足以配之，可一覽而悟其繆矣。其峯側有徑可上，屈翁山曾登大指上，振衣而舞，余迫於歸途，不及躬探其異。再北過三峯口，望見鍾岳宮，余欲迂道一遊，不果。從人爲指宮傍將軍樹，遙見聳壑昂霄之狀耳，過宗士祠，撫老松流玩下方，再度金鏁闕，歷單人橋，將軍石，以抵

龍口。余留屐片時，下視翊雲，已度嶺矣。循磴扶鍊而下，視上攀難易，殆不可計。過金天洞，道士以仙掌山藥來獻，斥千錢易之，降上天梯仙人碥，過雲臺峯，不入，折而南，至鐵猿崖，見聚仙臺在南崖上，同翊雲往尋之，詰曲斜削，與北峯同，而偪仄似過之。志言臺在媼神洞上，臺南有寂寞樹，高與臺齊，余登臺一覽，上覆嵚岑，下臨庨峪，橋柯森藹，巖扉晝扃，叩之不應，緣社散人稀，鍊師亦採藥歸去矣。自此下犂溝，過媼神祠，已届亭午，小坐卽行，仍歷峽嶂之險，去危卽夷，氣充神定，心與目謀，目爲蹕奇，健步飛馳，若扶雲而下。不半時，已降至迴心石而度青柯坪矣。坪間駐輿良久，俟諸人迤邐咸至，乃乘輿倒坐而下，層巒沓岫，隱隱在烟靄中，拱揖相送，余亦如漁父之出桃源，劉郎之去天台，清都一別，情緒悽迷，鳥語泉聲，皆含離意。迨渡醉溪，入玉泉，覺晴嵐仙靄，尚留襟袖，不忍拂拭，而蓮花仙掌之奇，更長懸心目，隨泉韻松聲惘然入清宵夢境矣。

太華之勝，圖經所錄，游客所談，無慮百十家，而片言居要，則山海經削成四方一語盡之矣。余綜攬全勢，其峯皆豐內而削外，東削則仙掌高蹠，西削則水簾下垂，南削則長空棧，全眞巖，天外懸絕，北面祇留搦嶺一線之路，以通雲臺，若蒼龍掉尾而飛天，則大壑中空，三峯之趾，可環而走，而逸神巖上，金鎖關前，將千古無人迹矣。太華以三峯爲宗主，而三峯又以南峯爲極尊，蒼龍盤拏，嚴扼其外，如虎豹之守九關焉，故不度蒼龍，南峯將深潛而不可見，而玉女之雲鬟，蓮花之翠蔓，亦長鎖於五雲縹緲之中，而無由把挹，是入華山而不越蒼龍，如行百里者半九十，鑿九仞之虧一簣，雖謂之未游可也。

游華之道，自趾達頂，凡五十里，大率可畫爲三程，自谷口以入青柯坪二十里，爲初程，安輿而往，竟日可還，凡官吏驛道所經，懷古嗜奇之士，多涉足焉，然僅摩西峯之趾耳。

自迴心石以上，百折而升雲臺峯，磴道迴絕，凡十有五里，爲中程。勇於游者，可奮力以越嶂峽犂溝之險，三峯面目，軒露於前，然第可遠觀，而未能近翫也。

自擦耳崖以南，望通天門，以登落雁峯，爲途約十有五里，是爲上程。至此神境忽開，靈奇畢萃，岑蹊岫徑，窈窕之趣，洞姿石態，詭俶之觀，磴危梯澁，絙懸之狀，風日暉麗，神鬼冥玄，如化工之絕筆，程能殫巧於此尺幅之中，顧游者往往遲回審慮，中道而卻行，蓋心懾蒼龍之險，而不敢輕於一試耳。嗟夫！人生世宙，夷險何常，心所謂安，則太行孟門之阨，亦若履夷庚；心所謂危，則廣廈細氈之上，或橫生陷阱，夷險呈於外境，安危決自寸心。苟剸厲而行，縱橫身熊虎之叢，亦復何懼？況蒼龍雖號天險，然以余觀之，其艱阻不過於犂溝，且頻經營葺，仄者已拓，傾者已平，旁施欄蔽，兼得扳依，第息喘攝神，從容平步，覺帶索之挽牽，傔從之掖擁，翻贅舉，蓋今日已無慮騎嶺抽身之苦

矣。余夙聞搦嶺之說，私用心驚，迨躡磴試行，畏險之心，轉爲嗜奇之念所戰勝，所謂初因險而得奇，繼因奇而忘險也。故余敢爲後來者正告曰：三峯之奇不可失，蒼龍之險不足畏，第善節腰脚之疲勞，決無慮生命之危險而已。

余入山三日，遍踏羣峯，然於南峯未窺賀老石室，以試棧板橫行之險。於東峯，未攀仙掌之指，與觀博臺鉤梯之奇。於西峯，未窺玉井與二十八宿潭之水，不敢以勇索深探，妄自矜詡；惟游屐經行，實儌天幸，快雨新晴，浮埃淨洒，溪泉夕漲，巖瀑朝垂，一也。晴雲濕靄，變滅生奇，霽[illegible]澄明，山容豁露，二也。清風振籟，霽月流輝，蓮影松濤，破人幽寂，三也。或使零雨載塗，橫飇振壑，犂溝之斜壁，搦嶺之危磴，將震蕩失心，顛沛於中塗，縱令壯氣淩雲，復何容投足乎？所足惜者，聯襼之侶，既匪夙游，山中道流，又塵俗不可近，凡古昔仙眞之靈蹤，名賢逸士所留題，與夫峯崖嶺谷溪潭井之名，琳壇秘宇巖龕洞穴之址，欲舉圖志所傳者，博採旁諮，茫昧莫知其處，而彼輩所侈談者，率詭忽支離，儕於村童走卒之見，風雅淪喪，勝蹟沉堙，宇內名區，半供俗流之涴汚，歸途念此，輒爲三歎。至於全山勝概，載筆如林，萬態千奇，自昔窮於刻畫；何況游程苦促，屐齒未周，摹繪煙雲，豈能髣髴？第其規模脉絡，要可概言。夫蓮華千葉，因以名山；萬物生華，學者識其强附，然觀其體勢，實妙形容，玉井蓮生，花開千丈，西峯秀擢，人所豔稱，豈知東南兩峯，瓣坼葩敷，亦宛然自成青朵，若自雲臺南望，則兩峯上分下合，隱如並蒂，而南峯深含半吐，綴若蓮房，及自遠而觀之，又似三峯共爲一房，而羣峯環如列瓣，分之則亭亭獨秀，一峯自爲一華，合之則鬱鬱如雲，千峯擁成仙萼，千花萬葉，天地爲池，楊鶴至有千葉寶蓮之喻，論之爲蓮華之嶽，誰謂非宜？

昔人謂山之峭者，率以石成，其得名者，必緣骨勝，顧骨勝者秀或失於清孱，雄或病其頑獷。惟華山之石，如割雲，如剖玉，冰雪煙霞，雜然綴璧，雄秀之美，淹而有之。壁立五千仞，直上四十里，皆一石之所成，造物化工，乃騁其仙斧神椎，剝膚露骨，披揚塵礫，幻出偶奇，以成此蟠天際地之大觀。余生平所歷，若匡廬，田盤，天臺、雁蕩，太乙、岱宗，徑山，天目，號爲南北名山，皆所不逮也。余陟巔降麓，目飫心餐，就前舉三程，觕爲評騭，自醉溪入谷，以達青柯坪，此二十里中，泉石清幽，林巒迴互，頗類終南，可曰幽深，然猶未越尋常蹊徑也。由千尺幢攀鎖而上，以抵北峯，山石之狀，綻裂如破衲，斑剝如鏽鐵，銛利如刃，鱗皴如麻，雲譎波詭，駭目恫心，懸天穴地，幽明異景，可曰奇險，然猶未臻於神妙之境也。及乎度龍口，迫中汚，泉甘土腴，稠林縟草，悍桀之氣，化爲冲夷，古豔之暉，助其明秀，而仰首三峯，岧嶢天表，窺其體勢，則削成千丈，渾厚圓成，膚明潤如碧玉，色瑩潔如雪沙，青蘚丹蕤，略無鑿椎之害，游者至此，見其景色之幽玄，氣象之高迴，固已神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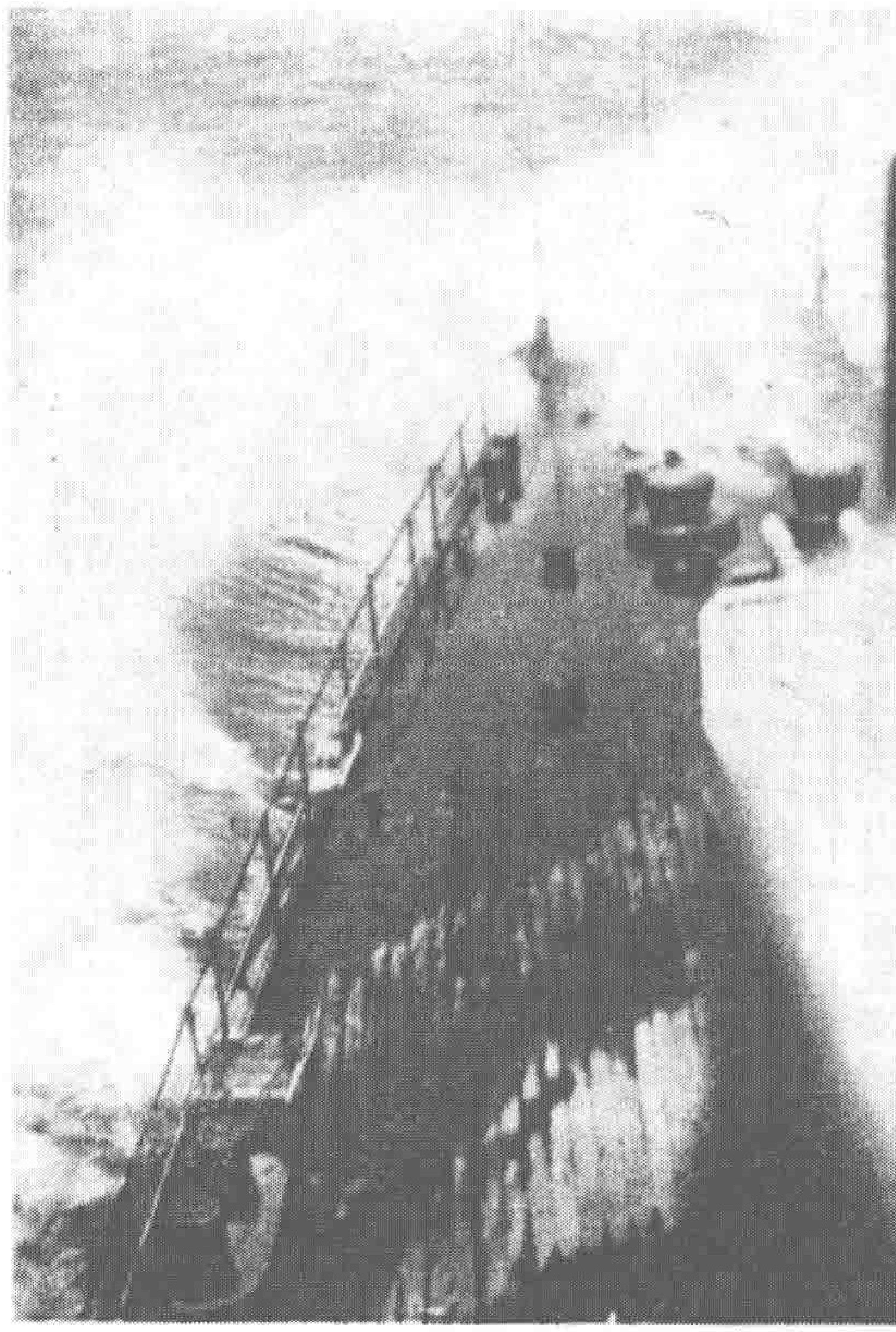
醉，心目兩忘，飄飄然疑此身已登仙府，非復人間風物，蓋神妙之極，筆不能繪，口不能宣，其移人之深，至於如此也。昔袁中郎謂可直得一死，喬白巖謂歷代有人登，楊文弱更謂昌黎之痛哭，亦緣山水靈奇，窮於辭說，惟有痛哭以發舒其勝，其言雖過於詭卓，然非神妙之極，動人奇賞，烏能致是哉？

夫兩戒山河之靈氣，交會於太華，太華四面之山脈，結秀於三峯，氣稟秋成，卦居兌位，懷蘊金玉，藏蓄風雷，蓋上帝之別宮，神仙之窟宅也。今正觀南峯峻極，衣冠瞻矚，俊偉尊崇，有王者中天而立之概，東峯威重有度，西峯雄桀無倫，左右將相也；而玉女靜美妙嫻，實居中宮之位，翩然環珮之容，環山十里，自爲一宮，迴立千尋，空諸依傍，蓋其端方正直，實賦金天清肅之氣而生，故不必語明星玉井仙草瓊漿之異跡，茅龍青鳥白羊赤斧之仙眞，而瞻拜蒼顏，咸肅立竦贊，謂非宇內諸山所能及也。試就余周覽所至者衡校之，如九華亦列峯環拱，然豐蓆有餘，而俊邁不足。太乙五臺，其絕頂亦諸峯迴出，而抗勢標雄，不相隸屬。雁蕩靈巖，負屏霞而正位，天柱桀樹於右，展旗舒揚於左，屹然有環衞中樞之象，然左輔勢卑，而右峯特峻，不免成重武輕文之局，惟黃山之文殊院，局度崇嚴，差足相埒，天都左聳，蓮花右開，高標出雲，巍如雙闕，而玉屏北峙，氣勢平漫，不足以彈壓兩豪。其他若天臺，匡廬，泰岱，雄而不秀，田盤徑山天目，秀而不雄，皆未爲全勝，豈如華山之拔天而出，俯視中原，巍然具地負海涵之象。左翊右弼，後障前屏，環衞森羅，秩然成列而不紊。近玩祗欣其秀異，遙觀益歎其崇閎，分立各自爲雄，合之共成其大，秦地名山，甲於天下，而此獨尊之爲嶽，且復氣壓嵩恆，名高衡岱，良有以乎！

余來往三峯，祇留一眴，然瞰碧空，搜仙窟，目繪心開，意與爲之軒舉，故既詳臚名蹟，以志勝懷，更舉全山之形勢，與余所心領神會者，粗述大凡，俾後來者毋畏其巇危，致坐失此奇景，即壯於游者，亦勿徒賞其秀趣，震其奇觀。要知茲山之眞面，正以其清剛雋上，迴絕羣倫，譬之於人，顧視清高，而氣度深穩，目之所載，意之所欣，凡人世委瑣齷齪之懷，浩然隨顥氣仙風，掃滌以俱盡，奇崛之氣，鬱起於胸中，超曠之情，迴出乎塵埃，則千里跋涉，此行爲不虛矣。

治癆聖藥
肺形草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嗆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兩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奉
上海石路
新普慶里天濟醫室發行
謹防假冒

中南銀行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乙種活期　整存零付　禮券
定期儲蓄　整存整付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杭州　天津　北平　漢口　蘇州　廈門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驚濤駭浪中我艦之雄姿

北海春巡

孟洸

春天到了，一年一度的海軍會操也在開始了，中國的海軍雖然小得可怜，但這是另一問題，而近年來的慘淡經營和積極訓練也是不能抹煞的事實，這一回我們又奉令到北洋去操演了，時間預定一個月，作者就將這一月來在北洋各埠的所見和一些海上軍艦的演習彙集記錄，藉留北行鴻爪。

五月五日　早上飄着微雨，但下雨在航船是無礙的，六點鐘一打，各船都忙着起錨，於是我們就在晨風細雨中和南京告別了。到了傍晚，因爲天一黑通州水道就不好走，所以就在江陰附近下了錨。

五月六日　剛醒過來就聽見外面打霧鐘，（船上每遇下霧就每隔三分鐘或五分鐘拷一囘鐘，叫人家知道這地方有船）知道今天早上不能開船了，起來一看，果然滿江罩緊着濃霧，我多末着急呀！船遲一點鐘開，我們不是就遲一點鐘到青島嗎？但急的只管急，霧偏不退，又怎麼辦呢？等着，等着，等到九點鐘過，好哪，霧退了，於是開船號一吹，我們的船又起錨又繼續前進了。

照時辰算是申時正了，船到吳淞口，因爲另有他事又

停着，預備明天再走。

五月七日　霧又來了，眞是討厭！你越急天就越會和你開玩笑，吃過飯霧雖然退下，雨又濛濛地灑着，風也來湊熱鬧，還要再等一個明天吧？

五月八日　雨總算不下了，風還吹得起勁，還能再等嗎？等到什麽時候呢？走罷！我正這樣想望着，果然旗艦的桅杆上已掛起了旗號叫各船起錨了。九艘船魚貫地徐徐向海上去，揚子江的黃色的水將漸漸不見了，綠的鹹的海水在前頭迎着我們。海究竟比江美啊！青藍色的水面浮漾着雪般白的浪花，這是那黃的濁的江水所有的嗎？這是謫居在長江裏的人們所能看得見的嗎？

五月九日　這一囘航海，竟沒有遇着大風浪，而且天氣是越發好哩！太陽出來了，東方的天邊已漸漸緋紅起來，在四無涯際的大海裏看太陽出來，眞是美麗啊！他慢慢地浮出水面又慢慢地飛上了天空。我們儘在海裏走，太陽也自在天上飛，時光一秒一分地跑走，太陽終究是遺下一堆碎焰，鑽到水裏去了，想啊，人生也不過這麽樣吧。

五月十九日　晨時，到青島了，我們的船是停泊在內港。下午半點鐘，（卽十二點半鐘，船上的習慣都只說「半點鐘」）旗

青島海濱浴場



艦拉起放假的旗號，於是我們也得上岸了。

小火輪剛到碼頭，只看見岸邊擠滿無數湊熱鬧的人，在最前排裏就有一位正張着照相機在拍照，想是新聞記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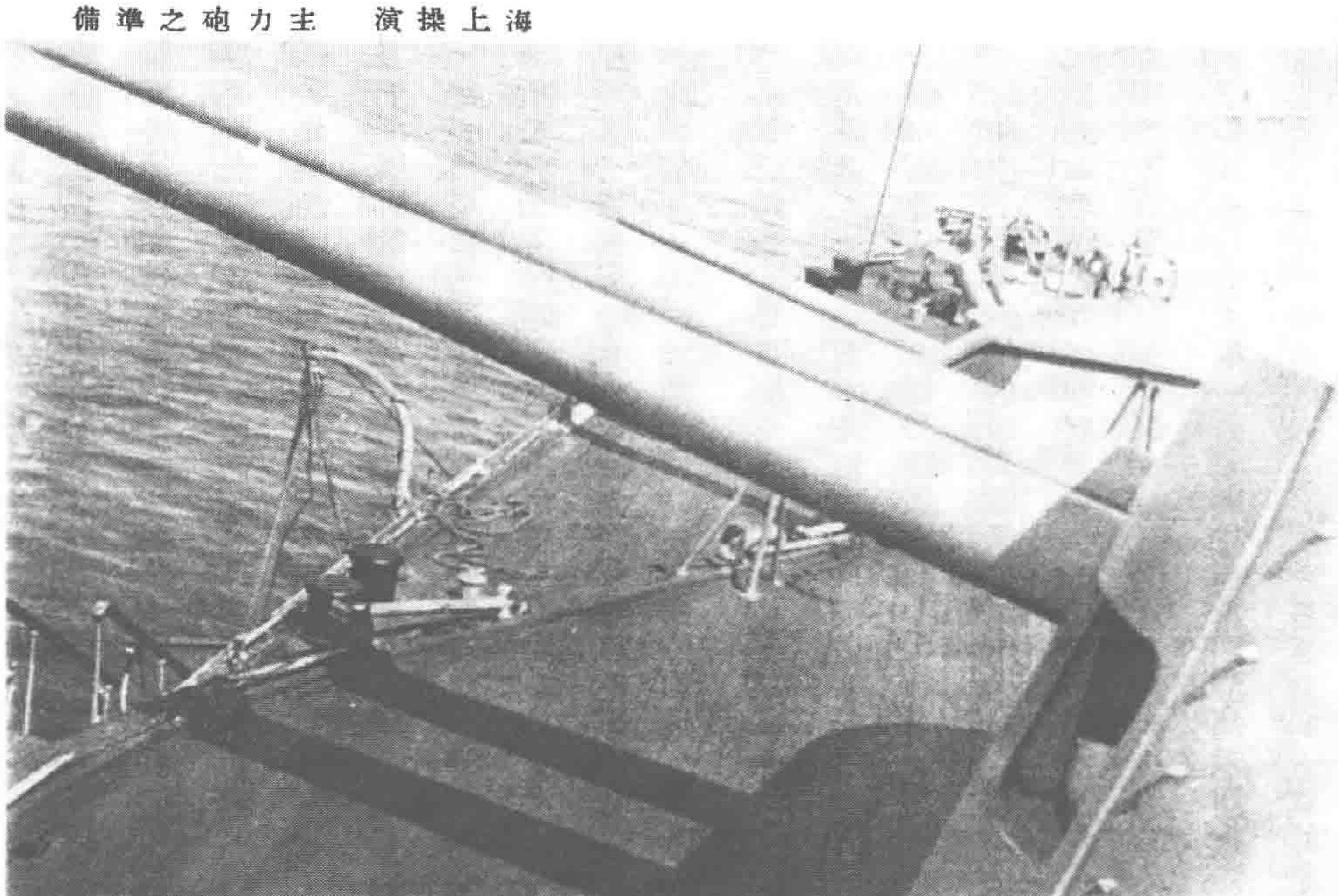
一踏上碼頭，舉頭就看見前面那高大的牆上寫着黑而大的什麼『山東倉庫，……』『株式會社。』這使我立刻憧憬到帝國的侵略！心裏就起了討厭，後來一走到大街上，眞是更使我驚異呀！路旁林立的日本鋪店，到處可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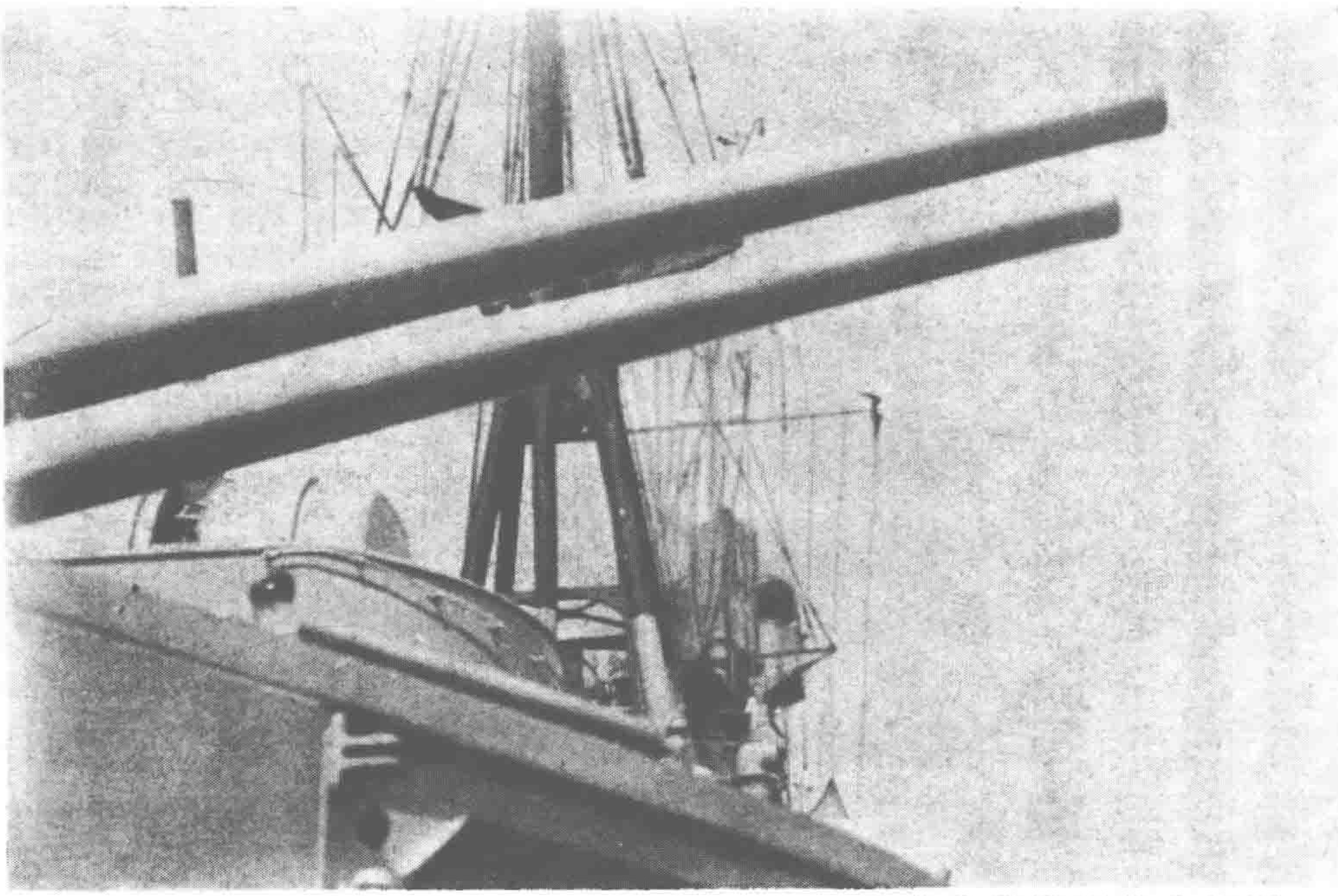


青島市之指路牌

見飄掛着什麼『井，』『川，』『村』……的旗號招牌，我懷疑青島開日本店展覽會吧？當眞的，假若有人不能到日本逛逛，到青島可以過着癮吧。最少，你要覺得青島市和其他的什麼南京市，上海市有很大的差別哩！只說那最普通的馬路上的轉角的告示，在這地方竟不普通了！如果我是新來的汽車夫或馬車夫，並且駕着車在馬路上走，

海上操演　主力砲之準備





軍艦上實彈射擊之演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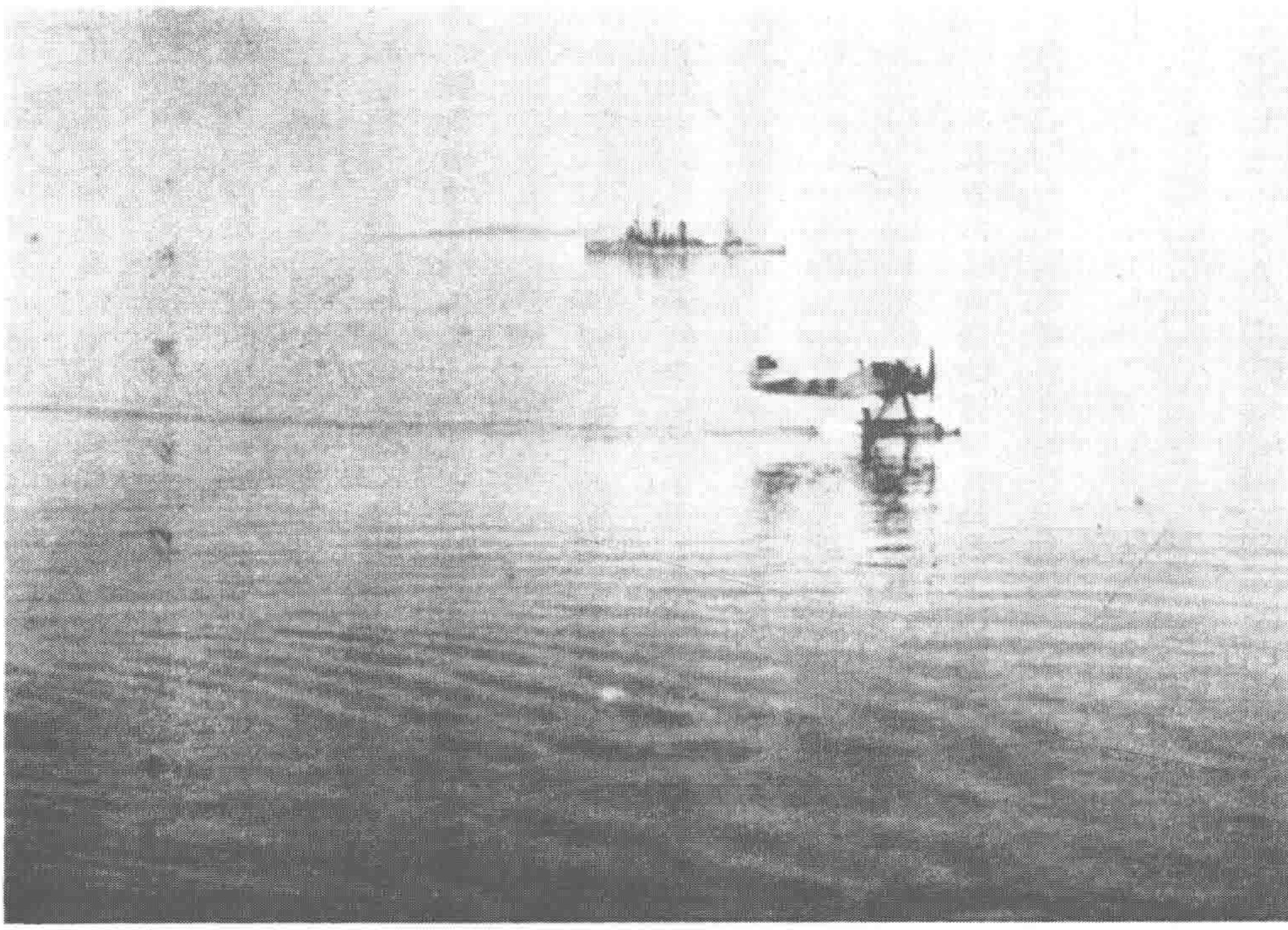
我想至少在一點鐘之內，要因違犯馬路章程，而被罰七八次或十幾次，因爲牠是「靠右邊走」哩！

走着，看着，談着，想着，我們走到了外海海邊了，在這裏我們找出了收囘青島的紀念碑，這一下，心裏好像稍安了，由是不管他青紅皂白先拍一張照，兄弟們呀，青島確是收囘國有了呢！

隨後我們到附近的棧橋去看，據說這是新建不久的，停泊在青島外港的兵艦的員兵，都在這裏登岸下船。從前海圻，肇和等艦還沒有南下的時候，都常泊在外港的、現在呢？只有日本的軍艦出沒其間！

棧橋對面有一個小島叫小青島，聽說青島的名字實奪自這小島，後倒傳定了。

時間還來得及到海濱公園，於是我們就循着海濱的馬路直達海濱公園，但是我個人對於公園本來沒有什麼快感的，所以任何公園在我這笨拙的眼裏都看不出什麼好處來。（不過從前曾一囘到北平，而北平之中山公園竟例外的給與我對他的好感，然而，也因此，其他的公園就越和我疏遠了。）而青島水族館也在園內，那是值得一看的，由是我們買了票，（每人一角）進去，這水族館的特別的地方就是有差不多四尺見方大的一面玻璃三面水門汀的水漕鑲嵌在牆上，漕的上邊引進光線，我們可以隔着玻璃看裏面的活動的魚類，可惜這魚漕還太少，並且還有幾個裝着很普通的水族如鯽魚，金魚，



甯海艦上飛機之演習

蝦，鼈等。

出了水族館已快四點鐘了，我們只好囘到內港，因爲四點半鐘就要囘艦的。

五月十一日　青島砲台是不可不看的早上有工作，吃過飯，我又上岸了。我和一位同學且談且走，又走到外海海邊了。『時間很有限！砲台還遠呢，要是只管步行恐怕來不及點鐘囘船哩！』我提議着。『呀，兩點半鐘了，眞的只好僱車子了。』他看着表也有點着急。

車子很難拉，青島原是山坡打造的，馬路是忽起忽伏的，車夫已汗流氣喘了！看別人的汽車很輕快地從後面追上，越過。呀！物質的文明，機器與人工就是這樣定着利笨了！

「砲台到了，」實在該說：「到了砲台，」我們先在外面看，只覺得又是機器的作孽呀！同時又不能不佩服德國人的利害！這砲台的地位，用來扼守膠州灣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入！後來我們到砲台內部去看，這眞又可使人驚贊：我們是由一個專替參觀者帶引指點的人領着去看，原來裏面非常黝黑，帶路的拿着一根洋蠟在前頭走，我們儘管跟着他指着說那裏是兵房，那裏是廚房，那裏是排子彈的，那裏是放步槍的，一一說過了，又指着牆隅的一個鐵鍋說「這是日本兵打進來時，德國兵忙着逃走，

剩下許多牛肉就丟在這鍋子裏，」但我們看看那鍋子裏是只有土塊雜亂地堆在裏面他又領我們到一所房間裏他把洋蠟靠近灰壁，我們的視線就跟着燭光看去，呀！那十幾付血跡斑斑的五個指頭的血印！表現着當時德國兵受傷的慘狀，好像這陰森的砲台內還可以彷彿聽見兵士呼痛的聲音！

最後，我們看到砲塔裏，砲身已全毀，聽說是德國兵敗後自己炸燬的。關於砲的構造，在現世代看去雖然已經落伍，但是當時是以一百二三十人對付英日的艦隊和陸軍，經過一半個月的圍攻，最後纔以衆寡不敵而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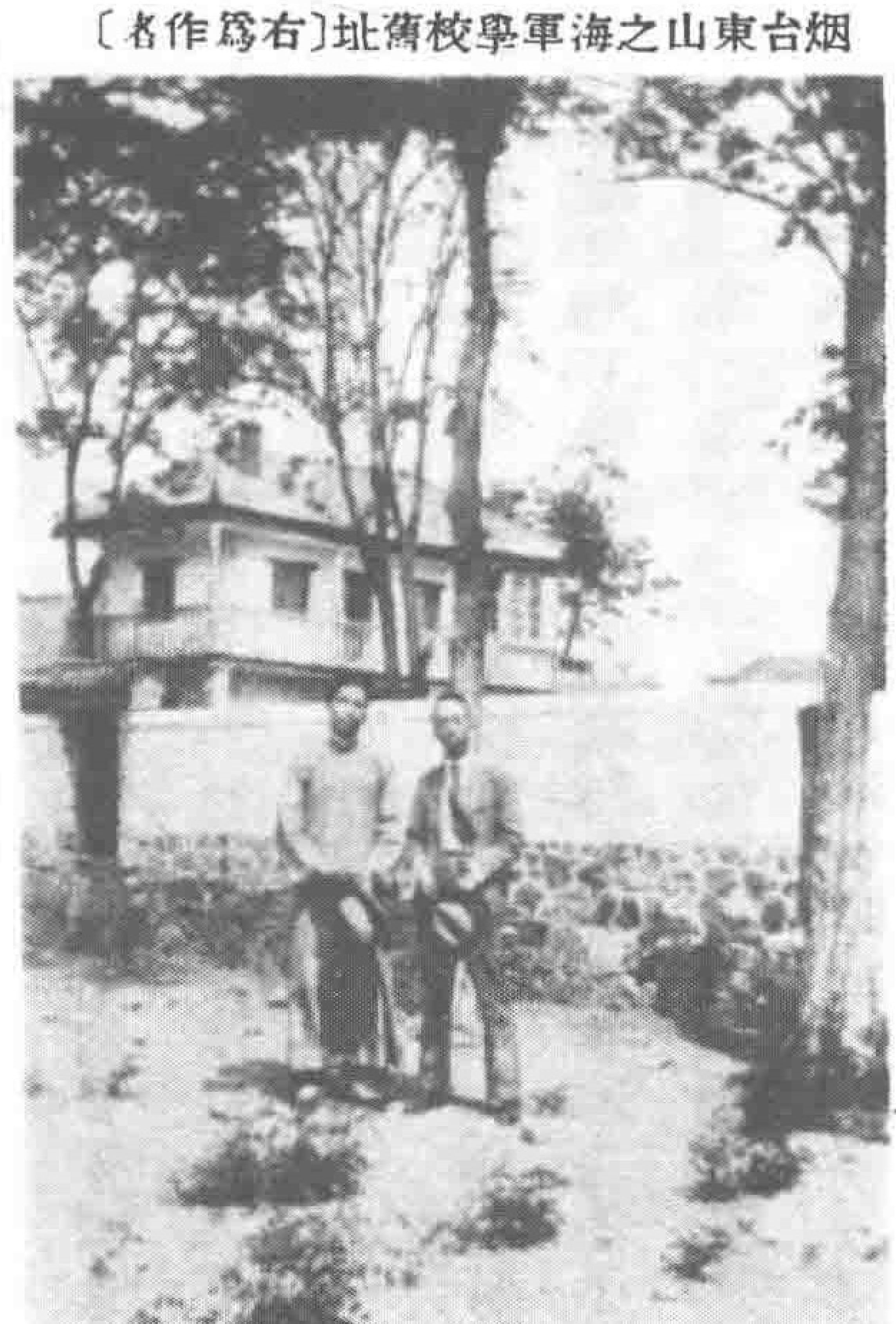
五月十二日　明天就要開船了，下午還想到岸上跑跑。這很簡單的希望究竟實現了。可是這一回的跑街似乎沒有什麼出息，不過我走到某一條街上却看見了幾個偌大的白字是寫在藍色的牆上，文曰：「全國民衆精神團結共赴國難，」這幾個字一觸到我的眼簾裏，我忽然很奇怪的想着：青島街上彷彿找不到其他的標語，如像我們南邊所常常看見的各種紅的綠的或別種顏色的紙條寫着什麼「打倒」呀「反」呀「抗」呀……這樣的東西，但這想頭也卽刻就消失去。

五月十三日　下午五點鐘，船就拔起錨向口外駛去，漸漸地，岸也好，山也好，都沉沒在遠處的水平線下去，終於什麼都看不見了，我們仍是前進着，按羅經的指向只管前進着。

五月十四日　船到芝罘港拋錨時已是午後五點鐘了，上岸且等明天，所以只好在望遠鏡裏尋望尋望罷了。

五月十五日　早晨七時到岸上，就到東山的砲台去看，原來也是幾尊廢砲，並且，遠不及青島的好，由是就順道到從前的海軍學校和海軍練營兩處，（現在都已廢，）海軍學校是海軍軍官的教育機關，海軍練營是艦上水手的教練機關，現在我國這僅有的一所學校和一所練營都設在福建馬尾。而此地的則在民十七那一年取消了。學生和水手則分併在馬尾的學校及練營，所以現在這裏是兩所空屋子了。

烟台東山之海軍學校舊址〔右爲作者〕



看完學校就出來，我們坐這公共汽車到鎮上，（卽烟台大街市，

）當然的車廂裏除了我們幾個是還有許多其他乘客的由是一回可以紀寫下來的事情我發生着其實這也不過是一番談話吧，並且也不是直接對我來說然而我聽見了，無論如何總想要記下的。

乘客甲：『昨天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有好幾艘兵船到本港來呢！』

乘客乙：『啊！是中國的兵船嗎？』

乘客甲：『好像是的吧？……不過，有一艘有裝飛機的。』

乘客乙：（很驚奇地）『中國還有船嗎？』

我的癖性也許太急了嗎？心裏一想要說話，話就要立刻說出的。『全是中國的兵船呢！』我插進去。

但，他們是無語地對看着，所以我不能知道他們到底聽見了沒有？其實有聽見沒有聽見，也許都不成問題，然而，我很想再補說一句，可是車子一停他們跳下去了，我心裏仍然胡亂地想着：中國的海軍究竟太小得可怕！給人家說「還有船嗎？」也許很適當。這裏，我必要附帶着表列下來：

	軍艦總艘數	軍艦總噸數
英	340	1,399,568
美	490	1,298,120
日	246	845,117
法	234	628 783
意	178	362,558
中	32	40,742

所以雖然戰爭是可怕的，或且軍隊是非生產者，然而站在這種世界的立場上，究竟不能自衞是極苦的。

五月十六日　船在上午十時開離了烟台，這一回所要到的目的地是大沽口，天氣還好，渤海很安靜。

五月十七日　到是到大沽口了，船也拋了錨了，但一望岸上的景物原來全給天和水的接頭縫封着不能看見了，而在這同一天空羅罩之下的簡直只有幾艘大大小小的商船和帆船。

五月十八日　本來是今天上午一點鐘離大沽口不想到纔走了不上一個鐘頭的水程，霧來了！於是只得都拋了錨。我們還是盼望着天一亮或且到八九點鐘時候霧可以退去，就能再走了，但是事實往往不能像理想的一樣，並且異乎尋常，這種情形竟繼續着一直到下午六點鐘以外，所以祗得等待明朝吧！

五月十九日　早上三時就開船，下午四點鐘到長山島。

五月二十日　不比青島，不比烟台，這地方是另有一番氣息的，也可以說是一個很荒僻的鄉下吧，但是又很有建設，像馬路，學校等。人力車似乎還不及十輛，自行車却很多，小學校也有十四所；而最可驚的是日本貨的侵入也很可觀，如雨鞋，自行車，小孩玩具等等。實在這也沒有什麼可怪的，只消幾個鐘頭的航船就可以很容易的把日本貨由大連分送到渤海的對岸呢！

五月廿一日　今天是預定演習實彈射擊的，早上七點鐘船開到口外去，本來我們預定放十四發，靶是海面上突出的一塊石尖，但剛放了一半，霧漸漸來了，靶就先看不見了，於是這演習暫得中輟，並且還恐怕霧來得更大時，那就連回去都不能回去了，所以一方面開着快車趕回長山島，幸而我們出來時也走不怎麽遠，此刻霧也不見得濃緊了，反之，船回到島峽時霧倒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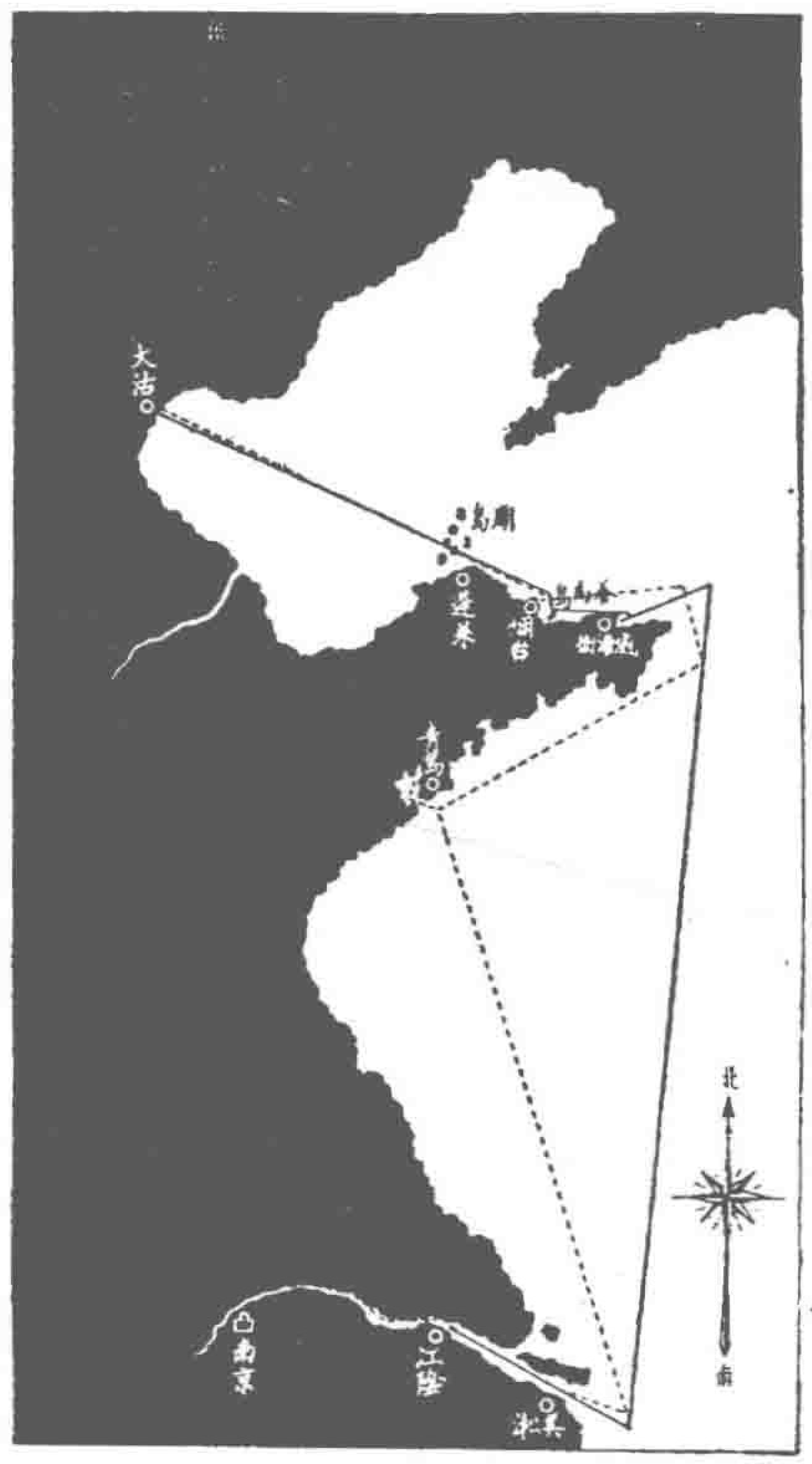
五月廿二日　繼續昨天的未完的打靶，今天清早船又開到海上去，天氣總算頂好，我們先放過十四生（生的密達口徑）主砲，然後演放八生高射砲，頭一下我們先放出一顆目標彈，（目標彈也是砲彈之一種，他是特別構造的，一放出去，到了相當的高度就變成像飛機用的落下傘一樣的東西，在空間可以停留五分鐘之久，我們就假定他是一架飛機而對他瞄準射擊的，但是這目標彈只能隨着風力風向而變遷他的位置，不能和飛機一樣任意飛旋，任意增減速率的，但練習高射砲的實彈射擊是祇能用這目標彈來代替飛機的。）然後纔用練習彈對他發射，成績非常的好。

五月廿三日　砲之部份已經操演過，今早是輪到要放魚雷的了，魚雷到底是怎樣的一件武器？不妨在這裏簡單的說說吧，魚雷的式樣是很像一條魚，他的頭部，像砲彈一樣尖尖的，是滿裝着炸藥，腹部是推進機關，尾部則是車葉和舵，他是在水裏頭行走的，一碰到敵船就同水雷一樣轟炸起來，不過水雷是靜的，是等到船來撞方才炸起，而魚雷則是由魚雷管發射出去，是動的，是和砲彈一樣，先要瞄準而後放出，他的毀壞力比砲彈來得大！

現在，我們的船也正在演放魚雷了，結果成績也極好，不過這是演習，只有單方面的攻擊，而非當眞作戰有一個對手在互打，所以比較容易造成好紀錄，從前我們的一位英國教官也說：作戰時往往靠機會，雖然雙方都是鈎心鬥角着盤算，結果是很多失望的，我們所算的只不過能算到最多的擊中機會就是了。

五月廿四日　長山島的對面就是山東的登州府，這一個地方的很有名，書本上常常介紹過我們，再說蓬萊閣三字也許有讀過老殘遊記的人立刻會浮漾些理想的蓬萊閣在腦中嗎？蓬萊閣一定很好玩。甚至什麽蓬萊弱水呀，秦始皇求仙呀，都可以喚起我們要一到登州的興頭，今天我們得乘放假的機會就到那邊去了，蓬

萊閣是在海邊的山上，老殘遊記裏說老殘在蓬萊閣上看日出奇境，我們今天到這裏才知道這位老先生原來很會賞玩風景呀！閣的附近很多石刻字畫嵌在壁上，閣的前後左右是擁擠着天后宮，呂祖宮，龍王宮，……宮，蓬萊究竟是仙區呀！我們在一間禪房裏找出一顆砲彈來，那是已長滿鐵銹的廢彈了，但在彈的上面是貼着



一張紅紙大書曰：「危險紀念品」，底下還跟着一大篇註脚，說是這子彈是前清光緒二十年間日艦遞次向登州攻擊，凡幾十發，而此間樓閣巍然猶存可見有神護……等等云云，殊不知他們用砲彈來打神廟委實有點太不合算了，他們的目的當然在攻打行政或軍事機關，神廟以不值得打而還有人不知其所以幸免反說是有神護，這不是太「糊塗地生着」吧。我眞是茫茫然呀！爲什麼中國人多數總愛把機會造遇委之於神，托之於佛，眞是沒有辦法，也就是這樣養成不務實際徒存僥倖的思想，這是多末可悲的呀！我曾親眼看見一個我的鄰居因附近失火大家都忙着幫忙救火，他却自做鎭靜去念什麼××經說是可以退火，後來火終竟燒到太近了，他也只好丟着經卷逃了命，像這種又好氣又好笑的事情，看起來說起來都太難受的哩！

五月廿九日　廿七日的下午船就到烟台了，這幾天很平淡地過去了，今天是特意跑到南山的蠶絲學校去參觀，這是築在山腰上的一所學校，空氣的佳鮮是不必說的了，校的內外都種滿桑樹，我們是由一個該校的職員帶領去巡看，我們先到一間養蠶的屋子，裏面陳列着許多木架，每一個架又有許多層格，一盤一盤的蠶就放在層格上，原來這一間屋子是要保守一定的溫度的，還有那已被蠶食的桑葉殘剩是再可以被利用做種桑樹的肥料的。其後又到絲廠去看，是一所很大的織廠，可是工人却很少，雖然男女都有，據說近年來被外國貨的打擊工業非常凋零，所以工人也少了，要成功一疋綢是太疲慢的；就是給你做好了，也很少人來買，從前還常常有外國兵船的水手來這裏買一些，現在也不見了，最後他們就把出品的成績給我們看，眞的，

那很幼稚的粗沙的物質怎麽敵得上洋貨呢？

五月卅日　橄欖般的生活，今天又滾到養馬島了，養馬島離烟台只十三海里，不及一點半鐘的時光，我們這活動的家已由烟台搬到這裏了。相傳這是秦始皇養馬的古跡，我們沒有上岸，但從望遠鏡裏可以看出島上的荒涼，正所謂「極目蕭條三兩家。」

五月卅一日　今天從養馬島來威海衞，未進口之先就看見港內駐泊着許多英國的兵船，有兩萬多噸的飛機母艦，潛水艇母艦，和三艘各一萬噸的巡洋艦，還有許多潛水艇，浮萍般排佈在港內，想一想啊，單就這裏的他們的噸位一算，比中國海軍的全軍總噸數都超過許多了，且別說他們的戰鬥力比我們的有天壤之別！

威海衞在歷史上很佔相當的篇幅，這大概是很普通的知道了。關於他的名勝古跡我所走到的只三個地方：第一是關帝廟，據說裏面藏着關老爺的青龍偃月刀，這把刀我也觀光過了，是插在木架上，並且長滿了鐵銹，到底這玩意兒是真的還是假的也無從查考。第二個是鯨園，這是一個三角形的小園，園門是用鯨魚的骨頭叉架起的，像禮拜堂的窗檻一樣高頭合併成尖角，兩根各有一丈半來長，而在這鯨園的當中就巍然豎立着收回威海衞的紀念塔，塔的上面刻載着威海被英國租借的史略和中國怎樣接收的經過情形，（民國前十三年七月租給英國，民國十九年十月才由國民政府收回。）最後到奈古山的環翠樓，原來裏面供懸着鄧世昌（致遠軍艦艦長）和丁汝昌（前清海軍提督）的畫像，兩邊壁上嵌着「威海衞甲午海軍蹉跌記」，因爲很長所以不能錄下，大意略說：『甲午之戰，我海軍大挫，旅大失陷，威海孤危，日海陸軍並攻奪南北炮台，就台砲轟港內軍艦，我全軍不支，丁汝昌仰藥殉難！』唉！就是這一戰，中國的海軍也一蹶而不振了！現在的威海衞竟成爲外國海軍避暑的地方，說起來無非多一回傷感！

六月二日　船離威海衞，向吳淞駛去。

六月四日　水只是向船尾奔流去，吳淞口的燈塔在前頭放射着茵綠的光，我們是操罷歸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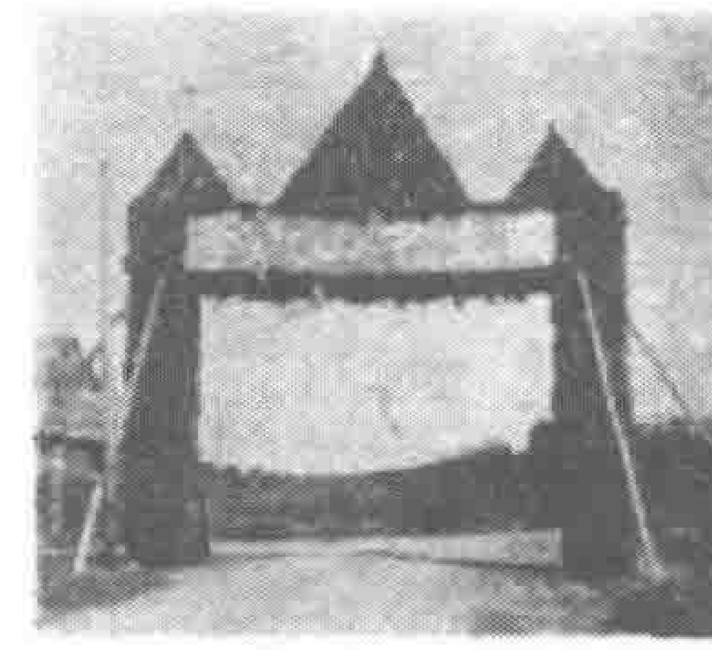
關於這一回的北巡，我總覺得是得到許多新見識，記得有人說旅行是讀活動的書，是的，許多的東西原都在書本之外哩！可是呀，在同時却感到愈認識清楚了我們的國家，就愈要心驚胆跳。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各種儲蓄：活期儲蓄　特別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付息　特別零存整付　特別整存整付　禮券

總行　上海北京路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平　南京　鄭州



新校校門

石牌新校巡禮

馮植芳

不時地收到從廣州友人處寄來的信，都說着新近石牌裏的中山大學地方是如何的廣闊，風景是如何的奇偉，正正新建的而不久就落成的校舍和學院又是怎樣的美麗與好看，我收到這般朋友的信，我讀後常常的接着就對這新校起了意往的心但是却又爲了是校業羈身的緣故，使我又並不能像心一樣地「意往」而自己眞正地「往」到去。因此，每讀後朋友這樣的封信時，我的心老是起了一種莫名的不自在的情緒，我有時幾乎以爲這些朋友對我寫這樣的信，是有意來開弄笑，或是來搗鬼我的！心總是想一遊這新校然後妥當。

這樣地經過好幾個月頭，在暑期暇日中，我那顆恨不能即刻往到石牌新校一看而起了不自在底心這時才得釋焉地安靜下去！而這石牌新校之行，便在這心釋焉的時候中得如願而償了！

是天氣清朗的一天，我和吳君在舊中山大學的運動塲乘坐着往來新校和舊校的校車到石牌去。校車是新近才有的，數目是兩架，一來一往。這兩架校車並不是無論何人都可以坐，除了是校中的職員之外，並不收錢，乘客祗憑校員職章。我固然並不是這校的職員，本來是沒有資格乘坐這

農學院之農學館




理學院之化學教室


工學院之土木工程教室

架校車的，但吳君却是這校裏職員之一，由他的介紹，我才得乘這車而去。

從廣州到石牌，沒有長途車可去，假如招一架野鷄車去呢，那麼，總得要你一元八毫。乘廣九火車去也可以，但乘廣九車去，落車後還要行，車費也不貴，祇收三四毫之間。（因為我不曾乘過廣九車去，所以車費不甚明白，不過，從別人的說話中聽來，車費總不外是這麼的一個數目吧了。）

由舊中山大學起行，車過石子路，轉過一條我並不知名的也是新近才落成的石子和水泥築成的平滑的但十分狹窄的小路，大約半點鐘，我把頭伸在窗外向前望，眼雖然是近視，但却已隱約地見到那竹搭的校門上寫着的「國立中山大學」底幾個字了。將頭伸囘來向老吳問：

「是到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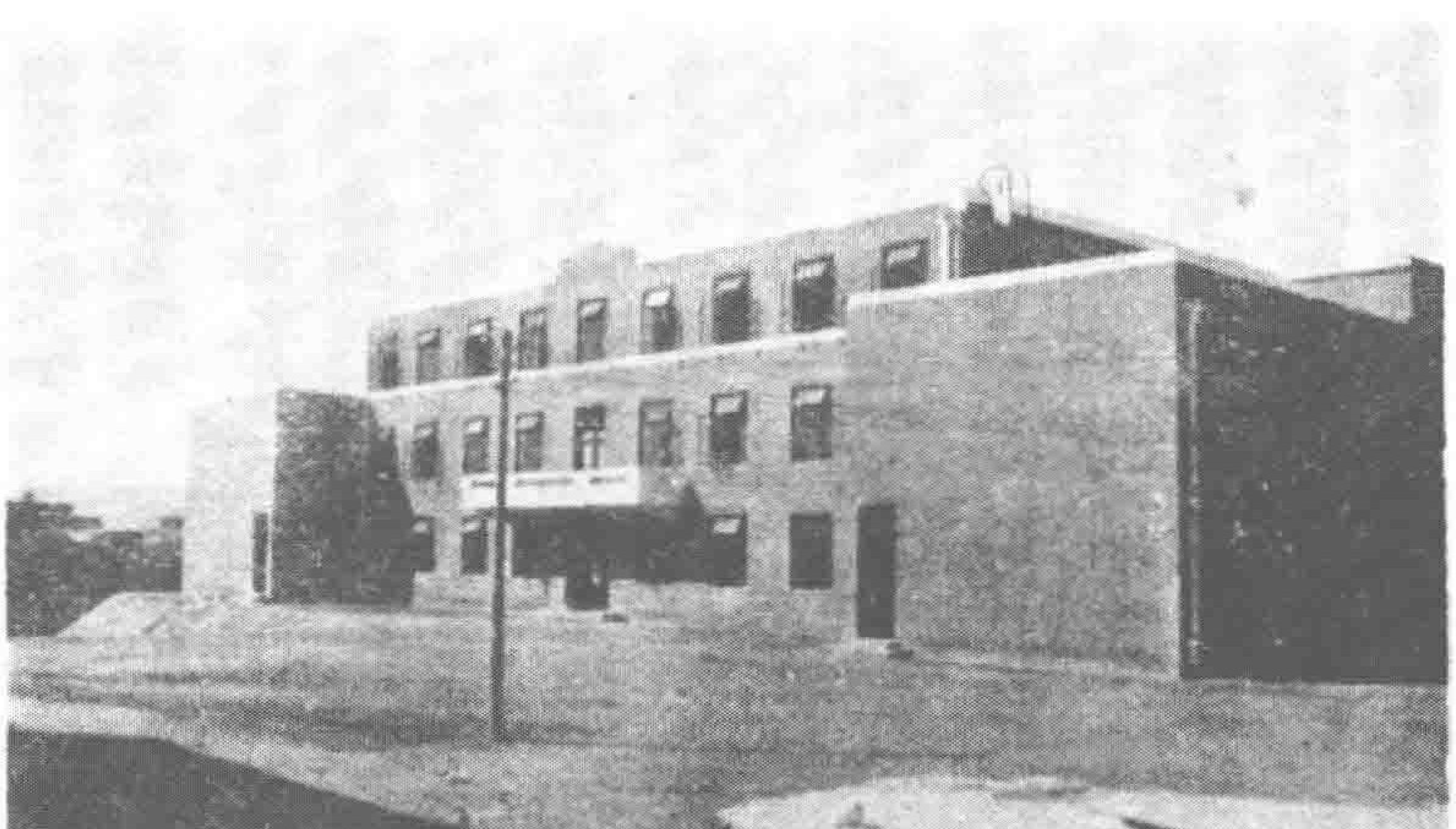
「不！這祇是校門，到校舍還需幾分鐘！」老吳微笑着答。

車過了那暫時的竹搭校門，路就比不得像先前一樣的平滑。狹隘而且彎曲，有些更又斜得可以。校車裏滿滿地堆塞着人，本來車的坐位不過三四十個，但那時的校車却格外地坐了整整的五六十人，車原來又比市上的長途車子大了一點，又多載了人，襯埋那狹窄的彎曲的高斜底路，車的因轉彎和上斜坡落坡時而起的震動，在這時是加一點的起勁！車廂裏固然

有着不少校中老於學問而年紀也老的院長和教授之類，也有歲高而名望重的久歷世故的老年職員，和那些年少氣壯但却又經不起這車的起勁地震動的搖簸而面容裏呈現了心慌膽驚之色的女職員，這時我聽到他們和她們在靜靜地叫着：「應該我不搭這車來就好了」的聲音，尤其是那些沒有位坐祗企立在車廂裏手執頂中的木棍底人們叫得有趣。心，我知道他們是慌得很的，但我又知道他們却又不敢叫出「我怕喲」的句話來，爲什麼呢？這是人底矛盾心理普遍的作用，是不可以用文字表白出來的。那些其實心已慌得很的人，在這人們底普遍的矛盾心理作用之下，他們便擺着：「我並不是慌的，不過還是大家謹慎小心一點好了」的樣子來對司車的人說：「先生！請不要開得太快。」（其實那時車已行得很慢的。）



新校舍飯廳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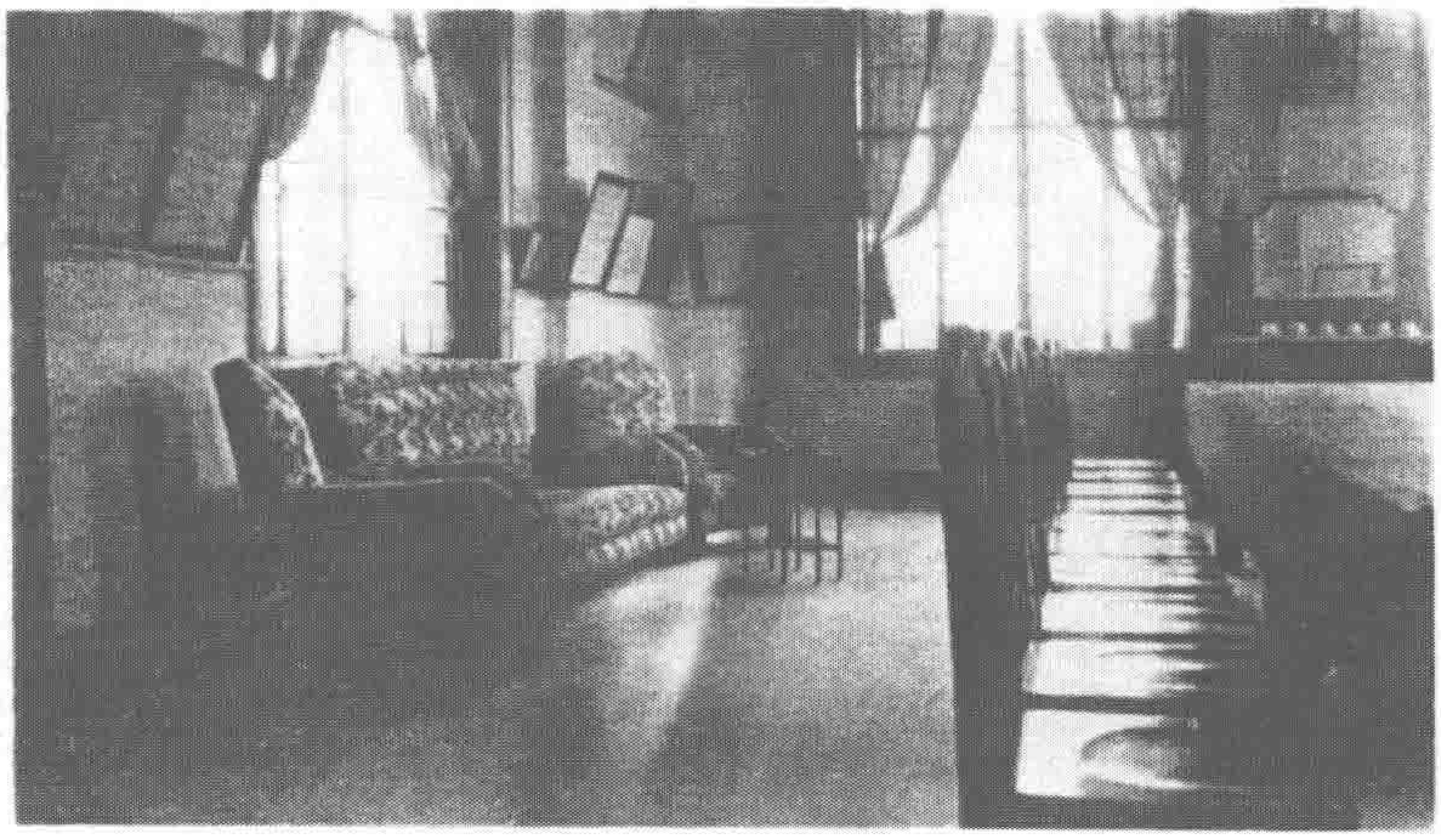


男生宿舍六座之一

有些人的心在顫抖着，車還是依然一樣開着，不久，車已至學院的地方了。於是，人們各都安心地揑了那一把擔心的汗，循着次序企立的先下，坐的落遲，有職責所負的人就到他與她們的辦公室去，（譬如法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和圖書館……等等已開始辦事了。）祗是來遊一遊的，那就各人分散去遊各自所好的地方。

我和老吳首先走進法學院裏，上了大約十多步的石梯，入了法學院底門，接着

是一條彎曲的樓梯，再上了這一度樓梯的時候，我們就看到法學院的課室了。這學院作四方形的建設每個課室的外面有條頗大的走廊，走廊之外，就是一個露天的空地，我們到的時候，這空地還是雜亂亂的不知用來作什麼用。牆壁舖了黃橙色的灰水，從脚至頂都是一樣，這在我看來，是並不怎樣好的一種取色，因爲這黃橙色的牆壁，人底手若然抹牠一抹，那就立刻會留了一點手印或污穢上去了，將來人多抹了，牆壁必然地很快就污穢得難看的。以我的意思來說應該脚下直上大若大餘砌以綠的，或赤的堦磚，這才耐用而且更美觀。但這樣一來，經費又不免大了一點，在鄒校長籌校費正苦得要命的時候，雖然也許在他的心中有着這樣的意思底模形，但爲了經費的短少，又不能不這樣造了也不定？


校長室之一角

在室的頂上簷篷之下，那裏有着一度尺多二尺闊的橫條。（恕我不知道這眞正的名詞叫什麼，因爲我並不是建築家，還好有相片在，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橫條的上面雕着一條一條的龍，手工也很精緻，油的是紅色，一眼看過去眞有點像皇宮，使人身到其地，竟忘了這是學院。更甚的是令人有依依不捨去的心意。這樣美麗宏華的學院，在北方不知是否大都如是？我可不知！但在這南中國，這樣的一所學院，可算是空前了！（自然，我並不望牠絕後。）

和老吳遊過了這學院的二樓後，我們便沿着另外的一度樓梯下到地下去，這裏和樓上沒有分別，課室和其他的都是一樣。

於是我們又把脚向其他的兩座學院（工，農，）裏遊，這兩座學院外的形式雖然和法學院的有點不同，但其內面的建設，却又沒有什麼大的分別，因此我們在這兩座學院的時候很快地就完了。

出了農學院，我們向禮堂的那一面走。遠遠地我就望見一座好像鄉下人造戲的大竹棚，老吳便把手指着對我說：「那座就是禮堂了。」說着，我們已到了那禮堂，拐着雙脚行進去裏面沒有什麼，祗掛着一個孫中山的影像，兩邊伴以黨國二旗，這眞令我有點失

望！因爲沒什麼可看，在禮堂裏祇轉了一轉，我們就走出來了。

走到學生的寄宿舍，男女的都是三層樓的建設，因爲那時已近校車返舊校的鐘點不遠了，我們還要去遊遊校中其他的空地，對於這些學生宿舍，老吳說打算下次來時再進去遊了，所以我們並沒有走進學生宿舍裏逛其中的形樣佈置如何？我不能憑空畫出，但從外表看去，也一定是很可觀的！

離開這些建築物，我們循着那一條一條的校中公路慢慢地行着，也不知行了多少，我祇見當每條路轉彎之時，那路口的樹上都掛着一個牌，牌中的字表示着路的名字，皆以國中的省分爲名，譬如四川路，雲南路……之類，其他的岡巒池沼，也是用國中的山川湖澤爲名的，爲什麼要取這些名字呢？據鄒先生的新校舍記說，其意思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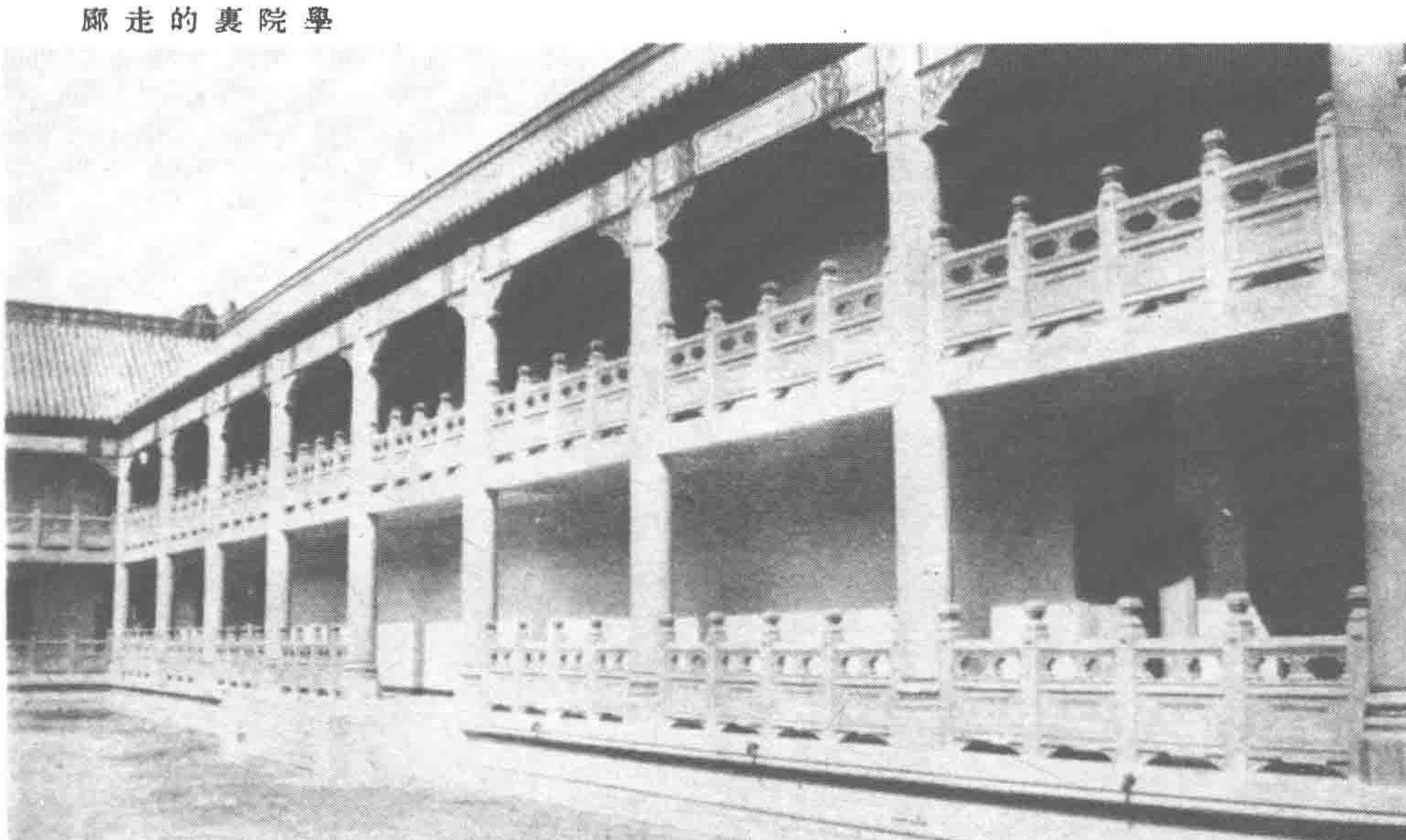
「校內岡巒起伏，池沼蕩漾，分判區段，以我國諸行省分名其區，復因各區之岡巒池沼，附以行省內山川湖澤名號，使入本校者，悠然生愛國之心，卽毅然負與國之責。」

校內的沼池和岡巒，眞是不勝其數。這裏，和那裏，前面和後面，祇要你肯把眼一放，這些蕩漾着靜悠悠的淺波底池塘，與那些疎疎地生長着長長短短的綠樹，接連地從微風裏送出枝頭上小鳥的歌聲底岡巒，就會影到你的眼裏的。

「這眞是如何一所避免世俗脫離繁雜的殊堪造學的場所喲！」

當我把頭舉直，向前放一望，遠望見那一座一座的宏大美絕的學院，因風

學院裏的走廊



而微皺着的池中底水，瀟洒洒地响着的大岡小岡上的長短迎風搖擺着的綠樹，不禁悠然地從心之深處發出這微細的羨慕嚮往底心聲。

行過了難數的路徑，數不盡許許多多的竹，蔗，桑，菓之林，我和老吳大家坐在一株樹下藉來憩息一下。燃着了一支煙，老吳盤着雙脚，脫下了外衣，然後悠悠地從他的口裏吐出這些話：

「媽！你到這裏遊，有什麼感想沒有？」

「感想實在多，一時也難説盡，但總括一句來說：令我底心開放的，就是我們的國家在這顛苦危亡的時候，居然有這樣的一個人，從難辛的苦境中為我們的青年創辦了這一所龐大的學院，不獨祇為人民闢拓藝術學業之宮，而且，也實在可以傲示給外人，老鄒的功勞將永垂不朽了！」

「我底感想也是這樣！」老吳再吐過了一口烟手彈着烟頭裏的灰燼，依然是不勝其慨嘆地悠悠的吊出這句話。

憩息了一會，我看一看手裏的錶，這時已是三點半了，還有半點車就開返去舊校。於是我和老吳便再移動着那各人的都行懶了的脚踝，回復到法學院的門外，（因為校車停在這裏。）在那裏買了四個楊桃，（廣東河南花地的名產水菓。）一邊吃着一邊踏上車去，人依然是來時一樣的多。

在車裏老吳為我講及石牌新校的一段發展經過。

據說：這石牌的中山新校址，原來是那死人葬骨的地方。於未開墾的時候，這裏有的祇是些石碑荒墳底景物，牛山濯濯，鬼哭人擾！（又有人說，這校址

女生宿舍



二一一九〇

往日有着不少的賊人結巢聚室於此。）滿目凄涼，後來在民十三的那一年，鄒魯長中大（原名是廣東大學。）就有心在這裏建設新校舍開拓農場。在民十四，這計劃就開始實行，首先拓辟的是農場，從其事的是邝植儀（農學院院長。）當他們到這樣開拓辟劃的時候，當地的紳士和土劣之類，竟然的視他們這種行爲爲破壞風水，於是，鼓動着滿鄉的鄉民，加以毆辱！這場不幸底械鬥的事情，幾乎把邝院長和其他的工作人員都死於這場不幸的事鬥中。我們祇要回想想開始時的這些悽酸的阻撓，我們就知道其難辛困難苦幹的程度是達到如何地步了！後孫先生逝世，老鄒因政見的問題，脫身北上，這祇見其端倪的新校舍，別的來長該校的並沒有繼其志。民二十一，老鄒重長此校，續其初衷，乃四處奔走求助建校費，讀其校舍記的：

「當困難紛沓之際，輒繞室徬徨，寢不安，食不飽」（之句語，誠也免不了替他心苦！老鄒爲什麽要這樣苦幹，取悲哀來磨難着自己呢？他說：

「豈有他哉！亦欲完成總理之付托，爲黨爲國，樹一最高學府，以救中國救民族而已！」畢竟有志事竟成，排難，解紛，隱苦，耐辱，拚命向前幹的精神，現時的收果雖然並未完全成就，但亦已全成一半了！工，法，農學院已落成，且已開學。其他關於全部大學的各學院續漸建築，可在明年（卽本年民二十四）完成了。（這是據鄒魯的新校舍記說的。）

全校的地址達一萬二千餘畝，校裏可通車的公路有六十二條，長二十二萬餘尺，新種器用竹類二十萬株，蔗類五十畝，菓類二萬餘株，蔬菜百畝，茶類一百畝，林木擴至二百四十萬株，桑類二百四十畝，笋竹一萬墩，並栽飼料作物五十餘畝，牧養家畜多種。（這是根據張農的十週紀念之農場今昔觀。）

總共這裏的樹木大約計來有二百萬株，再加上白雲山上的（白雲山亦有中大農場。）一百六十萬株，就有三百餘萬。鄒校長的計劃是：打算五年後，這三百萬株中的樹可以有收益的五十萬，每年每校以一元計，那麽，一年中可得五十萬元，十年後，這二百萬株樹皆可收益，每支亦以一元計，則年可收三百萬元，而其他畜牧園藝尙不計呢。

在這樣情形之下，學校的經費可以獨立了！並不需要靠政府那些每年雖有定數而實渺茫得很無實際的經費了。更甚的是：將歷年來中國敎育祇會消費的惡習，一轉而爲生產的敎育，開中國敎育的先例，創模範敎育的典型！這樣的一種偉大的功勳，必永銘史册，標榜典籍，深印人心，刻銘國策，豈還有疑問嗎？

中國自從革命的那一年起，我們就常常聽得黨國諸公和敎育

大家大叫大喊其什麽提倡教育，什麽……這些震人耳鼓的好音，我們當時的確爲之流了不少的耳油！但結果是不過祇係諸公和各大教育家的慣例說說而矣，並不有其事。後來到了五四，「提倡教育」這一類的名字已似乎無力慰感與震動人心，於是轉其花樣，又大叫大喊其什麽的「生產教育」「剷除消費學養」我們的耳膜又爲之一震，但是震過了後，流了一點耳油之後，依然又是並不見得有多許眞正能生產的學校，這眞是怎樣的可憐而又可笑呢？今老鄒竟能邁勇向前斬荆披棘不辭勞苦，創此生產教育的學院，作全國的模範，我們除了頂禮膜拜欽仰敬謝老鄒之外，還望其他的大學循此規形，接二連三地創多些這樣的學校出來，那時，豈獨靑年得惠，更且山河生色！（我得說句，我這樣的讚嘆老鄒，在別人看來不免會說我和老鄒有世交，或者以爲我曾受過他的恩惠，不然，也會說我是盲目的讚嘆。其實，這總總都不是，我不獨祇不會受過老鄒的恩惠而且我並未會見過他（相片除外。）更不是他的學生，自己也相信這不是盲目的讚嘆，這是有現實給我們看的。雖然老鄒這年來因政見的問題，給人家不少的非難，但這與我的讚嘆無關，我們應以一事說一事，讀者以爲對嗎？）

我和老吳兩人在車裏無規序地說着話，各人對於新中大校址因而發起的感想都盡情地談着。車好像有意要弄人，去的時候我們嫌牠行得太遲，（自然另一部分的人我不知也是否如我一樣的心意？或者甚而慮牠行得太快了？）可是歸來的時候我和老吳談得有味，却又怨牠行得太快了！

車回到舊中大時是四點半鐘。

別日，我就早車返回香港上課了。老吳所說的打算第二次重遊新校時再逛學生宿舍的期願，我在寫這文時，不知道他底期望「償」了沒有？在我，則直至現在，遊這校後的悠長幾個月中這期望還沒有「償」眞是勝地重遊，不知在那一個時候了？

老鄒費了無限的精血，建築起這一所美絕莊嚴的校舍，其目的他是存心爲國家養育人才吧了。所以，我們望那些處身在這山靈水秀，美奐美輪，風淸樹綠，鳥語花香，薔薇繽紛的境地底學生，不要忘記了本身的責任，無負創造者的想望，在這裏對景生情，見得鳥語花香，風淸月白，於是便拋棄一切，走入非非！從事那鳥語花香風淸月白的寫意事情，纏綿憂怨地整日鬧其風流的戀愛的事件。或者見得校址闊大，殊堪造戲，於是又起其無聊的能課，倒×，迎×的怪劇，把學校攪得一塲糊塗！還不如多從事藝術的探討，學技的修養，工業的硏究，造一個模範的學人，這才不負鄒校長創此校的一番苦心，無負於別人的期望。我們實賦以無限量的祝望焉！

憶池州

石克士

皖南山水秀麗，自杭徽公路通後，遊客以遊黃山之便，除徽州外，其他各縣漸爲人所注意，車輪馬跡，遂亦喧闐。不佞旅皖之池州年餘，覺其勝跡不亞六橋三竺，惟風景未經開發，遊者罕至。然惟其如此，天眞樸逸乃較人工雕琢者爲勝。江湖浪跡，凋盡年華，回首舊遊，常埋心影。爰誌其大略以當憶語，第未能狀其什一耳。

（一）池城之輪廓

池州在安慶對江，古名池陽，州治。城周圍約六七十里，東西約二三十里，遠視之完全一荒城水國。市肆在南門一段，僅由縣署至牌樓街口，寥寥約百餘家。北門有牌樓街，豎石牌樓二十餘座，曰狀元牌樓，翰林牌樓臚政牌樓……等，前代科舉之模型燦然具備，然由此可覘該處文風之盛。縣署間壁有包公井一，相傳爲宋包孝肅守池時所鑿。學宮牆高柳多，建築頗爲偉大，雕闌紅砌，遙矚幾如古行宮。街道係石板路，寬整緻蕪，爲狀不一。池城之輪廓大略不過如此，如進城遊玩則頗爲乏味也。

（二）池陽之風景線

池陽城外之風景線，可分南門，東門，西門，三處，以城門爲出發點。北門濱江，舟行由安慶來者，到達北門外池口，卽入池州境內。池口之風景亦佳，夾道垂柳毿毿，江流在望，第路不甚長，且無邱壑可言，故從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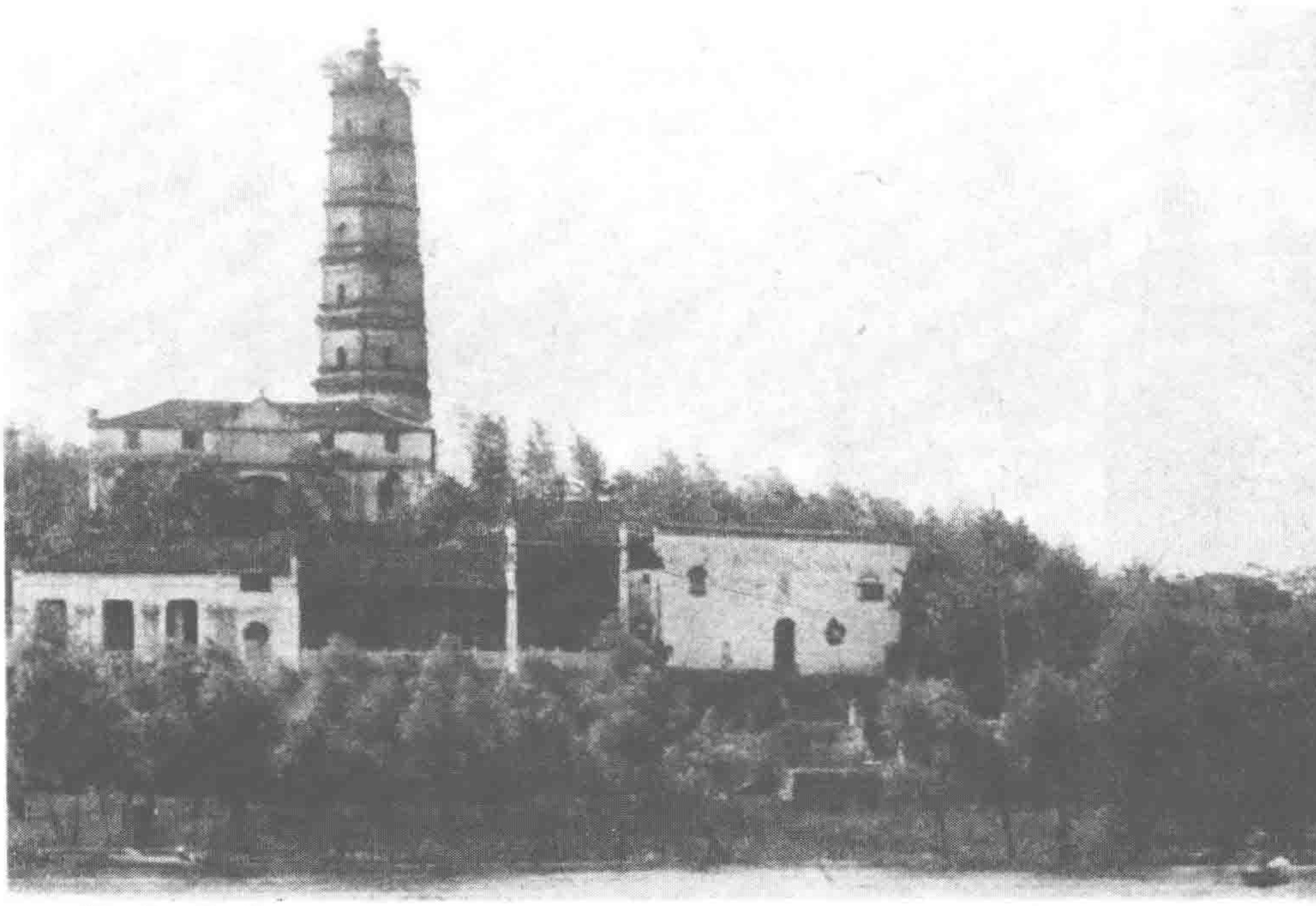
（一）南行線　吾人由南門出城，經過半里許，卽見一大橋。橋長二十餘丈，工事偉大，東南遙矚齊山，西北可望百牙山青溪塔諸勝。由橋向東行，長堤漫漫，可五六里，兩旁楊柳夾道，春間士女遊者甚多，中有牌樓一座，輔以石獅二，題「翠微春曉」行人遊者幾疑置身蘇堤道上。由此瞭望左右皆巨大湖灘，周圍約六七十里。春時芳草如茵，平蕪綠滿。夏間水漲，波濤萬頃，菱歌漁唱，觸處可聞。秋冬水涸，則平沙無限，牛羊成羣，可以牧馬。昔蔣介石於民國十六年曾檄調軍隊十餘萬人在此檢閱，此地如能築成堤圩則農作收穫必有可觀，惜工程巨大未有人經營爲可惜耳。行行有環碧亭，景頗幽麗，垂楊萬縷，舟楫甚多，乘船遊客每以此爲攬舟小憩之地。過此卽齊山脚下，有小市約十餘家，居民皆以捕魚及賣米粑爲生，俗諺有「齊山十八家，家家賣米粑。」之稱。山下有美人，曰齊山大姐，生性浪漫，所製米粑如西湖宋嫂魚羹，風味佳絕，後聞嫁人不安於室，展轉隨人去皖南，然此間齊山大姐之名固無人不知也。前行入古齊山寺，廟宇荒蕪，殊無足觀。迤上石路崎嶇，風景奇峭，有宋岳武穆題「好水好山看不盡，歸途須趁夕陽斜」石壁。山上俗傳有七十二



清溪夜月

洞，但最著名者，祗華蓋洞，强盗洞，鐘鼓洞，九頂洞數處。華蓋洞形狀如傘，洞中陰濕黑暗，綠苔甚多，面積可容二百餘人。旁卽强盜洞極深邃，外覆茅艸，昔以遊人在此遇盜故名。附近有仙人牀仙人掌諸異迹。鐘鼓洞甚險僻，夏秋草深沒脛，必須人引路由峭壁而下方能達到。兩旁洞石扣之淵然有聲，一面鐘鳴，一面鼓應。內產異草作骨牌狀，能得三十二張，採藥者名此爲骨牌草，甚爲珍視。九頂洞則頗開朗，作九圜形，崖間牌題甚多。華蓋洞與華蓋寺之間，復有大丹桂一株，粗可五六人合抱，秋來花開，香飄十里。憶余等於遊寺時，其住持適在城中未歸，禪房寂靜，從窗隙中略見桌上疊陳香煙，罐頭牛乳，及麻雀牌，雪花膏多具，陳設至爲精緻。由此小閣下，約百餘步，綠竹甚多，澗流琤琮，再折入翠微亭，卽齊山最高處矣。亭爲八角形，風雨剝蝕，具見圮敗。倚亭見池陽人家歷歷在望，遠矚長江，風帆片片，下瞰長堤來路界劃分明，吾人登臨於此，儼若登杭州葛嶺初陽臺下視五湖一般。此亭舊爲杜牧守池州時飲酒賦詩之處，「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卽指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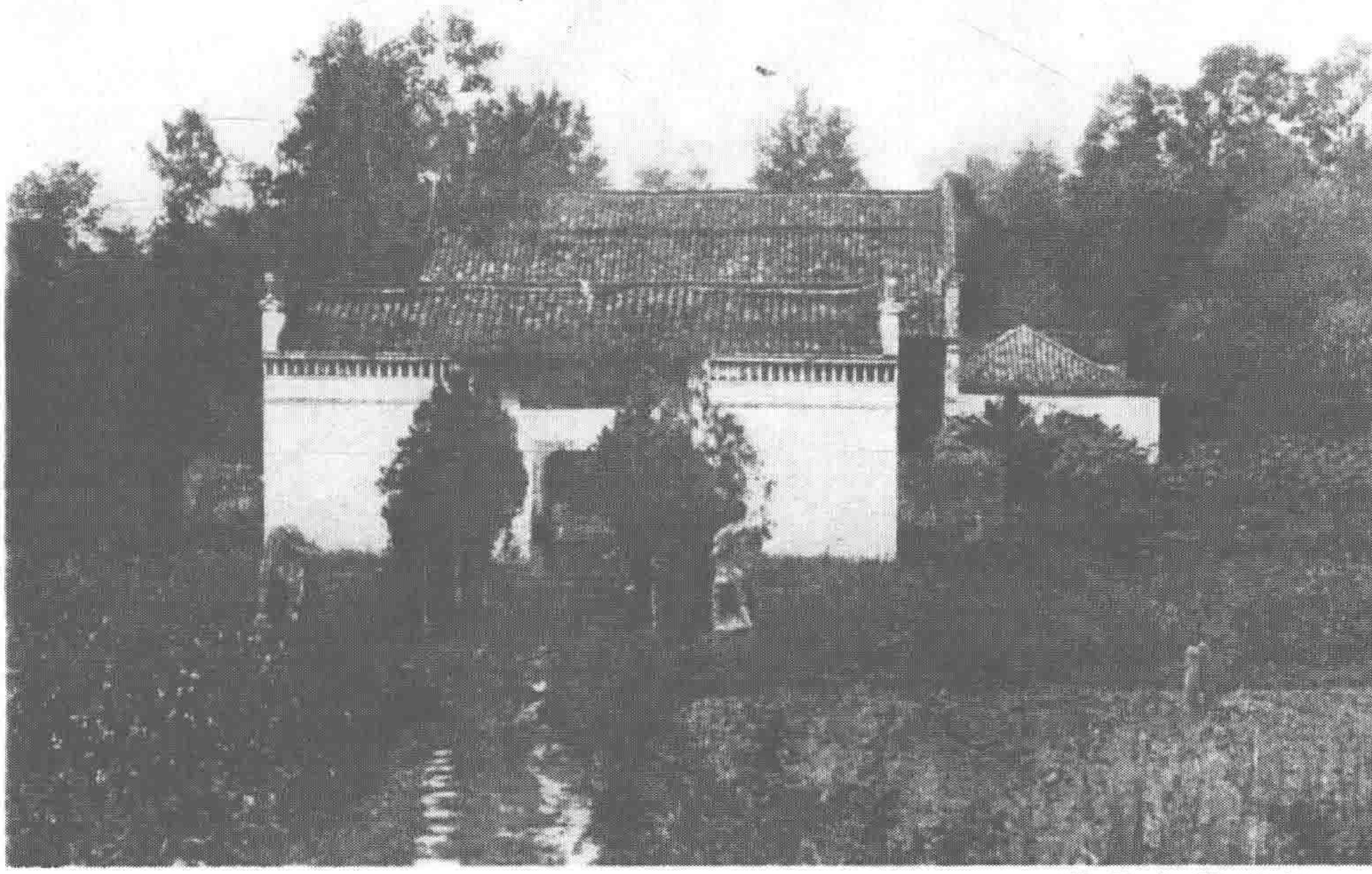
由翠微亭下，過齊山，再折入東南行，經李家店，兩山春間野卉瀾漫，滿山皆紅杜鵑花。山脚澗內，亂石參差，水流甚急，竹筏每從此過，時有奇鳥附筏而渡，見人了無驚異。樹林中松鼠尤多，啁啾跳躍。遊者至此非過渡不能前行，如此麗景，長江祗蜀中山水僅能近似。過渡卽入萬



伯牙古塔

羅寺，該寺爲唐建，規模偉大，香火極盛。循徑上山，怪石嵯峨，爲狀險絕。最高峯曰棋盤石登臨一覽，雲霧皆在足下，長嘯一聲，谷應山鳴，水聲激湍，如在耳際，回首齊山則如小巫見大巫。旁有南天門，崖高徑險，清乾隆曾到此題字，山上竹粗如椽，時見猛獸。此路風景由清麗而奇峭，變化甚多，蓋最優美之境也。

（二）東行線　出東門約半里，亦有橋曰七孔橋，一名斷橋，兩旁船支甚多，蓋航運要道也。橋前有大碑曰「三固池陽水口」，明天啓建，由此可覽橋堤百牙塔青溪塔相公墩諸勝。循橋行二三里達百牙山，兩岸一深一淺，深處夏間白蓮盛開，香風十里，柳陰中時見採蓮菱女子小艇蕩漾，青鬟照水，明漪可鑑。百牙塔在山顚，秋冬楓紅如火，於紅葉叢中聳出百牙一塔，爲狀幽美靜穆，不可方物。山上植物甚多，惟夏季水漲則遊人須盪舟方能達到。入廟復有明末四公子吳次尾奉祀處，登樓入一小閣曰北鑰樓，絕精緻。晴日九華隱約若在眉睫，靜坐可睹嵐影變化，秋冬山容清瘦，骨骼可見，下視船支來往，青溪一塔遙在西南，樵語鳥鳴，悠然入畫，西溪樊榭祠堂殆未足語其勝景也。下樓有包公廟，出後門即百牙塔，工程甚偉，惜中實而不能登。岡巒起處，竹箐林密，池人獵戶常從此經過。大殿佛像亦修偉。下山西南行再十餘里即抵青溪鎭，鎭上漁戶甚多。青溪塔爲明建文建，高九層，遊人可拾級而上，容積甚廣，遠近風景皆在指掌。此塔與百牙塔遙遙相對，試以



梁昭明太子墓

西湖之雷峯保俶比之實未可軒輊也。

（三）西行線　出西門一二里達杏花村，卽唐人詩「牧童遙指杏花村」處。今爲鄉村師範據以建校杏花已無一株，惟植松甚多，風濤萬籟，別具幽韻。前有杜公祠，爲祀詩人杜牧處。殿宇約十餘間，但荒蕪失修。春秋佳日，南望峯巒雜出，如觀雲霧，杜宇聲聲，啼人腸斷，雨大時水色山光卽在眼前，此詩人祠堂常足令人留連。前行石徑傾斜，山勢漸高，有離亭曰淸涼境，水石淸幽，回首來路，左右皆爲峯巒包圍。前瞻山勢又漸低，若下幽谷。沿途楓樹烏桕極多，雜以綠松，秋來尤放奇景。昔人詩「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不啻爲此地寫照也。入此右視長江如帶，左視湖灘遼闊，牛羊成羣，水國淸寥之狀可以入畫。行約一里許至文選樓，爲梁昭明太子讀書處。門首牌樓下石獅，扣之，一作罄聲，一作石聲。院落石牌滲漉，有海螺石作龜形，可以吹玩。昭明讀書樓荒蕪殊甚，開闊一望，翠竹挺生，篁影雲鋪，綠人衣袂。又里許，從山巒中行，頗崎嶇，出口卽池水，舟楫麕集是間。有鎭曰杜塢，傳唐杜牧爲守時停女樂於此以娛商賈。蓋古代金迷紙醉之地今則滄桑陵谷惟見楓紅竹翠，樵語漁歌，舊事風流，已無迹相過此卽越池州境入殷家匯矣。

（三）尾聲

追記之餘，繫以小詩，聊作尾聲：

憂時把酒一登樓，紅蓼花疎水國秋。拜能江頭吳次尾，縞衣佇立孰堪儔!?

杜牧祠堂綠萬深，護花未許乞春陰。揚州薄倖緣何事?祗重朝冠輕美人。

嬌喚何人賣米粑?齊山大姐臉朝霞。提籃隱隱廟前去，青布衣裳白布遮。

花枝低亞有芳顏，漁唱菱歌自往還。風定日斜人意暖，青溪一塔對雙鬟。

踏歌歸向北山塵，幽水奇花見遠津。無限平沙嘶戰馬，大堤綏綏盡遊人。

萬竹叢中一徑開，昭明選勝舊樓臺。江山文采飄零盡，剩有緇流面壁來。

紅三角牌
國貨純鹼燒鹼潔鹼
本公司採用最新方法製造純鹼燒鹼潔鹼應市歷有年所國內各埠及日本南洋等處均有經理品質精良定價公道凡釀酵造紙造胰玻璃鍊鑛洗滌漂白均極適用曾經各用戶先後出函證明如承賜顧無任歡迎
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啓
天津法租界三十二號路一號
中文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久大精鹽公司副產品
海王牙膏
原料是鹽質中提出絕對不會損傷牙磁具有殺菌去垢特效價格公道日用最宜
久大漱口水
潔齒清香可除口臭防止喉嗓各種疾病每次需用祇要數滴所費不多功用偉大
經售處
天津：各大商店 ◉ 北平：中原公司國貨售品所

趣味

青陽港中之日本蟲

（枕）

崐山附近之青陽港，自兩路局于該地設立旅舍後，其名漸著，惟西僑則早注意及之，上海划船總會，以該港爲划船之唯一佳處，休浴之暇，其會員多往作一兩日之郊外水上運動。每年秋間，更作大規模之划船競賽，其盛况不啻牛津之對劍橋也。愚嘗數游該地，覺該港有三奇。第一，該港河面甚闊，而此種闊度，雖上溯數里，依然如故。第二，該港之河道頗直，無甚彎曲，第三，該港之水流甚緩，水源極清。此三者，皆爲其他河流所不可及。惟聞該港不宜于游泳，因水內有「日本蟲」，易致皮膚病，蟲以日本名，不知出于何典，憶一二八滬戰時，日軍會至青陽港而中止，所謂日本蟲者，殆亦讖語乎。

臥車高鋪低鋪售價不同之掌故

（月）

鐵路臥車，其鋪位分高鋪及低鋪兩種，我國鐵路，現行臥車票價，頭等上鋪每夜爲四元五角，下鋪每夜爲三元五角。二等上鋪每夜爲二元五角，下鋪爲三元。下鋪售價，較上鋪爲昂。考各國鐵路之臥車，其鋪位雖分高下，而售價則爲一律，何以我國有此區分，殊爲一饒有興趣之鐵路掌故。查我國鐵路臥鋪，定價原係一律，惟乘客咸喜臥低鋪，高鋪幾無人過問，良以高鋪須攀登上下，遠不及低鋪之舒適也。乘客間因此往往發生爭執，而隨車員司，尤感應付爲難。十餘年前，京滬路某員司條陳當局，請將低鋪加價一元，以示限制。路局研究結果，認爲可行，從茲高下鋪途判若鴻溝，不復再有爭執，顧以現在情形而論，乘客咸願多付一元，以定低鋪，可見高鋪之不爲旅客所歡迎，誠有研究改良之必要矣。

旅行亦有命運

（志）

愚性好漫游，常思遍歷全球，一覽山川宮闈之勝。顧以予之旅行經歷言之，其命途乃至蹇。間嘗回溯，不禁啞然。予甫誕生，家君適有作宰粵南之新命，攜家人與予俱，三載而返，所謂海南風光，襁褓中胡能領略，迄今思之，茫然不復可憶。比長，就讀滬濱，校例，畢業前須旅行華北，暮春三月，行期將屆，予欣然整裝待發，乃行前二日忽染疾，其勢甚猛，予焦急萬狀，病乃更劇，同學出發之前夕，予猶思掙扎隨行，卒爲校醫勸阻而罷。于是諸事摒擋就緒之畢生旅行良機，遂交臂坐失，最奇者，卽若輩啓程後二日，予亦大痊，悵望華北，爲之泣下。翌年九一八事發，關外淪胥，從此東北三省，更以爲不易親履其地，惜哉。

事固有出人意外者，客歲當局某有攷察之行，命予隨從，其路線適爲東省及華北，自思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此次殆可一快身心，償我宿願矣。豈知臨行忽因東省大水，當局改道，此行又復作罷，與上次之事幾絕類似，予嘆曰，華北與我無緣，天命如斯，予其終身不能出江浙一步乎！

百聞不如一見

（志）

予友某君，喜閱旅行雜誌，常曰：吾阮囊羞澀，不能乘長風，破萬里浪，作環球週游之壯舉，顧于閒暇無俚之日，北窗高臥，披旅行雜誌讀之，則心領神會，中外名勝，悉收眼底，既不需乎跋涉長途，又不致曠時廢日，糜耗金錢，臥游之樂，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予曰：「百聞不如一見，」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矣。信如子言，則名山巨川，游侶絕跡，予尚有游記可供臥讀耶。相與軒渠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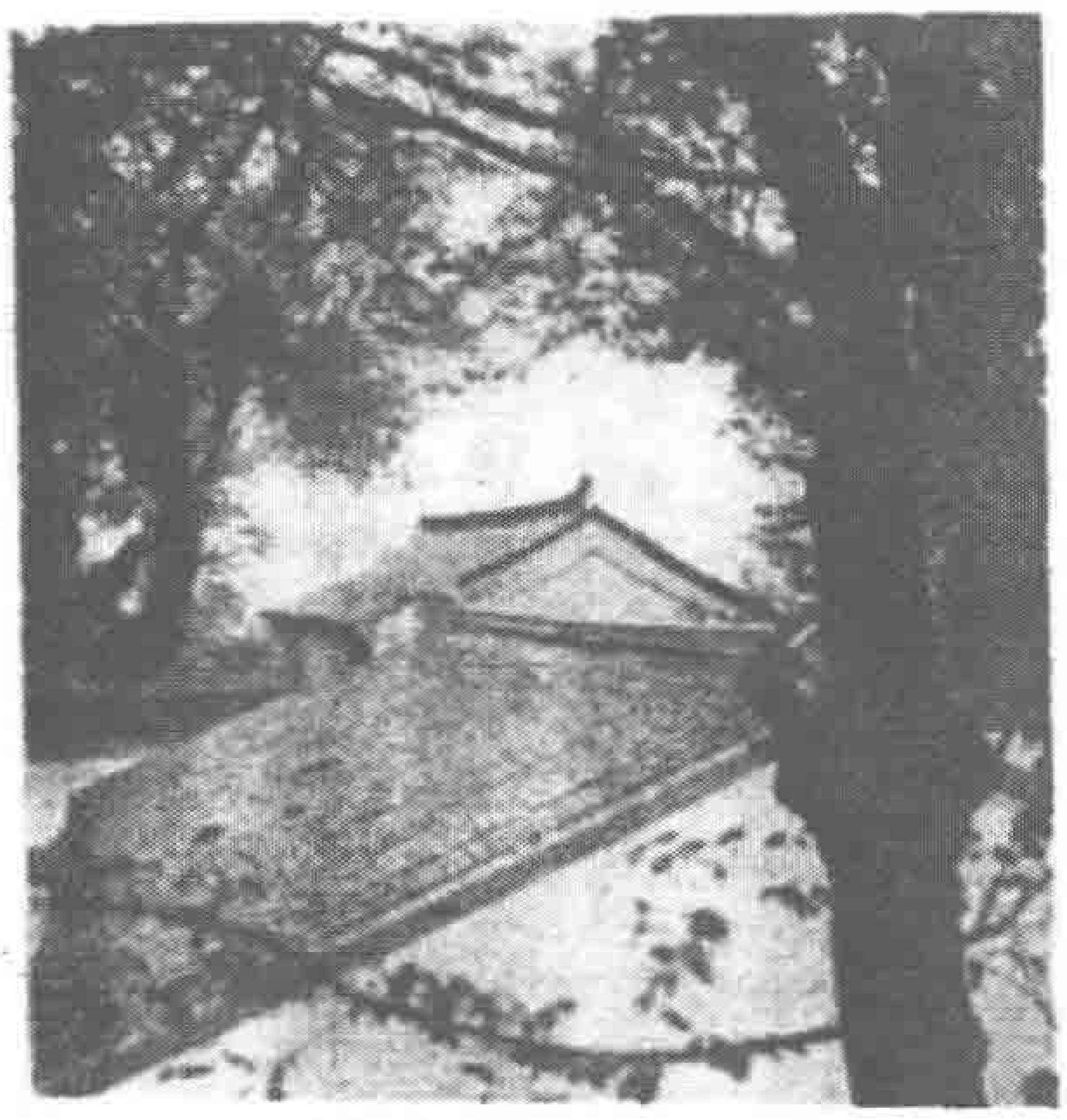
峭寒裏的無錫

赫森

一　到無錫途中

凡是喜歡吸些新鮮空氣的人們，大概久住在混和着煙煤汽油的空氣裏的上海，沒有不覺得心地悒悒，沒有一時一刻能夠舒舒服服的散一散心胸的。就以我個人而言，雖然長住在不知被多少人羨慕着的繁華熱鬧的上海，然而我總似乎時常覺得很委屈似的，一有幾天的空閒，總是拔起脚向上海的近郊遊覽，好似這座東方稱雄的大都會，於我是毫無感情的一般。

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孫總理生辰紀念。我們一行人，趁着這個機會，在十日下午，就搭車到無錫。那天的天氣，是好得即使是已走過了一大段的人生的路程的老人們，也要覺得精神抖擻，青春的血液又復在堅破的血管裏流轉了。深冬的太陽，溫媛地照耀大地，一切景物，都照得格外的生動活潑；天青得像夏天井水的顏色；幾朶白雲，點綴在上面，就好似平靜的湖水上的幾片白帆。我們一行十人，趕到北站，已離開車時間只有五分鐘了。踏上二等車廂，座位已坐得沒有一隻空位。沒有法子，只得將手提箱竪了起來，暫時當它椅子坐了下來。好在我們有道伴，談談笑笑，也忘了途中的寂寞。車外的景物，這時是光明中透着靜穆；一叢樹，一片田，一所茅屋，一帶小丘，無一不顯着典型的江南風味；就是一陣陣吹到面上來的風，也透着一種難以描摹的草葉的氣息，絕非北方那種帶着沙漠裏的乾燥的銳風可比。再看看車中的景物，也是形形色色，光怪陸離：離開我不遠的地方，坐着一男一女。他們的舉動，就是老經世故的人，也難以推測他們倆的關係。那股浪態媚腔，和眉目的表情，既不像是夫妻，更不會是朋友。我低着頭想：「好吧，無論如何說，他們是都會的罪惡的化身！我想總不會錯吧。」內地是純潔樸素的地方，我希望他們不要帶着病態的都會種子，隨意在內地播種。在車廂的極端靠窗的地方，一個外國人整襟危坐，正在批改學生的考卷。有人認得他的，說他是西區某大學的敎授。我看他時而抬起了頭，看看窗外的景色，陽光照了一面，幽閒安適的表情裏，透出一絲笑意，然後再低下了頭，改卷子，往往聽得有人說，學生卷子的分數，與敎師們批改卷子時的心情，



錫麗書房遠望

二一—二〇一

大有關係。如果這話是實在的話，那麼我想這位教授所改的卷子裏，大概總沒有不及格的人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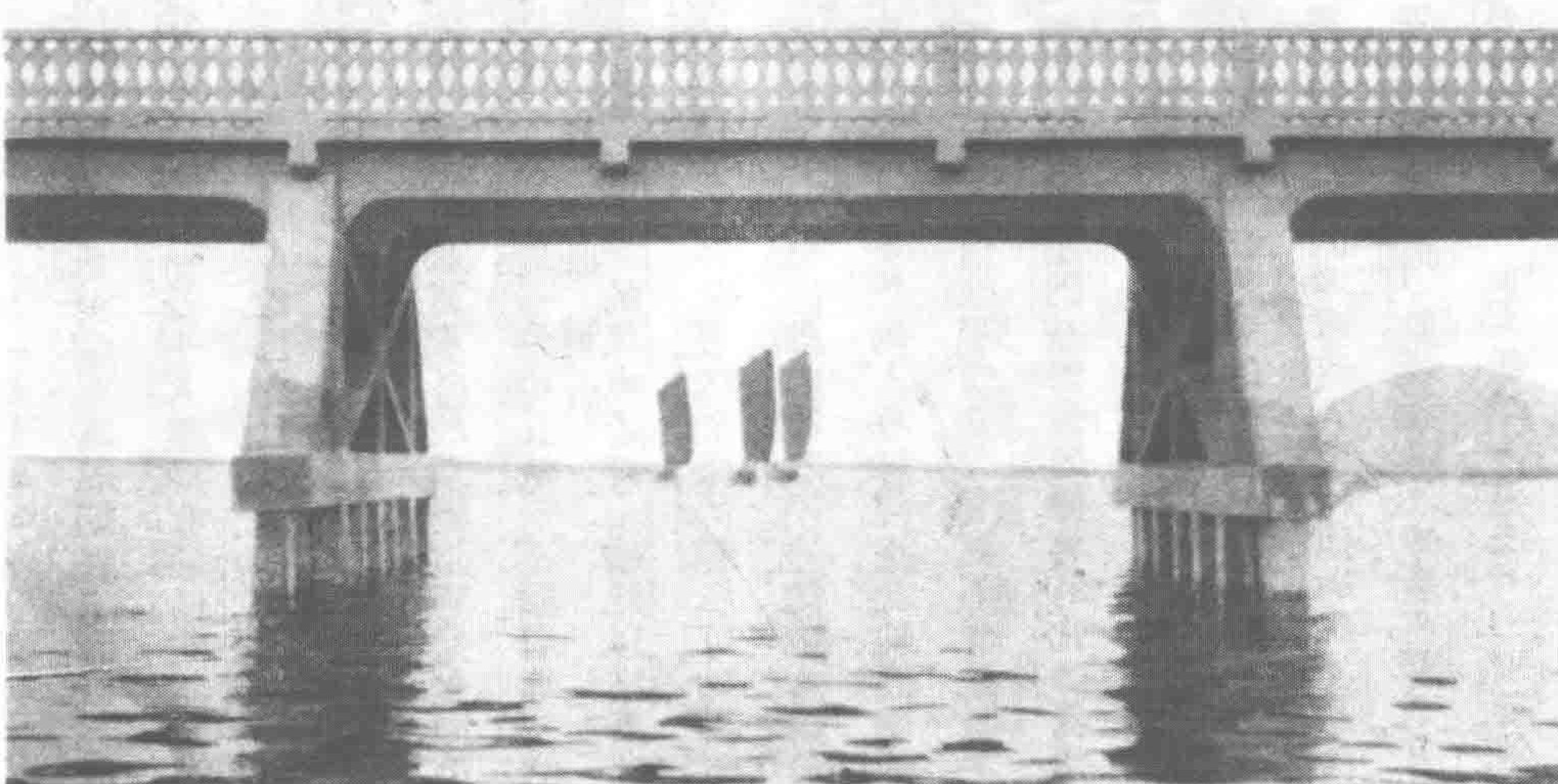
車到蘇州，下去的人很多，我們佔了幾隻座位，在桌上打起紙牌來。這樣的玩玩笑笑，不知不覺的沒多少時候就進了無錫車站了。

二　籠罩在黃昏的煙幕裏的梅園

無錫車站一下車，一眼望去，盡是大大小小的人，而且每個都在動。一股混亂的感覺，襲上我們的心頭。一出車站，警察攔住客人查行李，黃包車夫攔着兜生意。我們一隊人更覺得不知怎樣才好。幸虧隊中有幾個無錫人，才替我們殺開了一條血路，叫了二輛汽車直駛梅園。汽車開得很快，一路景物也不暇細辨。可是單粗枝大葉的就車窗外張張而言，已覺得一樹一草一山一水以及屋子人物等等，都還保存着中國固有的一種色彩，絕非十里洋場裏非中非西的畸形的景物可比了。

待車子開到梅園，已將近五點鐘了。冬天的日光，已隱落在遠處茅屋的後面，可是餘光燦然，還兀自照耀天角。我們踏進梅園，依着迂曲的石徑走着。梅園本是無錫榮家的別業，亭榭水閣，都是精心之作，山路曲折得很，大有林琴南先生所謂「前若有阻，又復得路」之概。途中看見一塊石碑，寫着「小羅浮」三字。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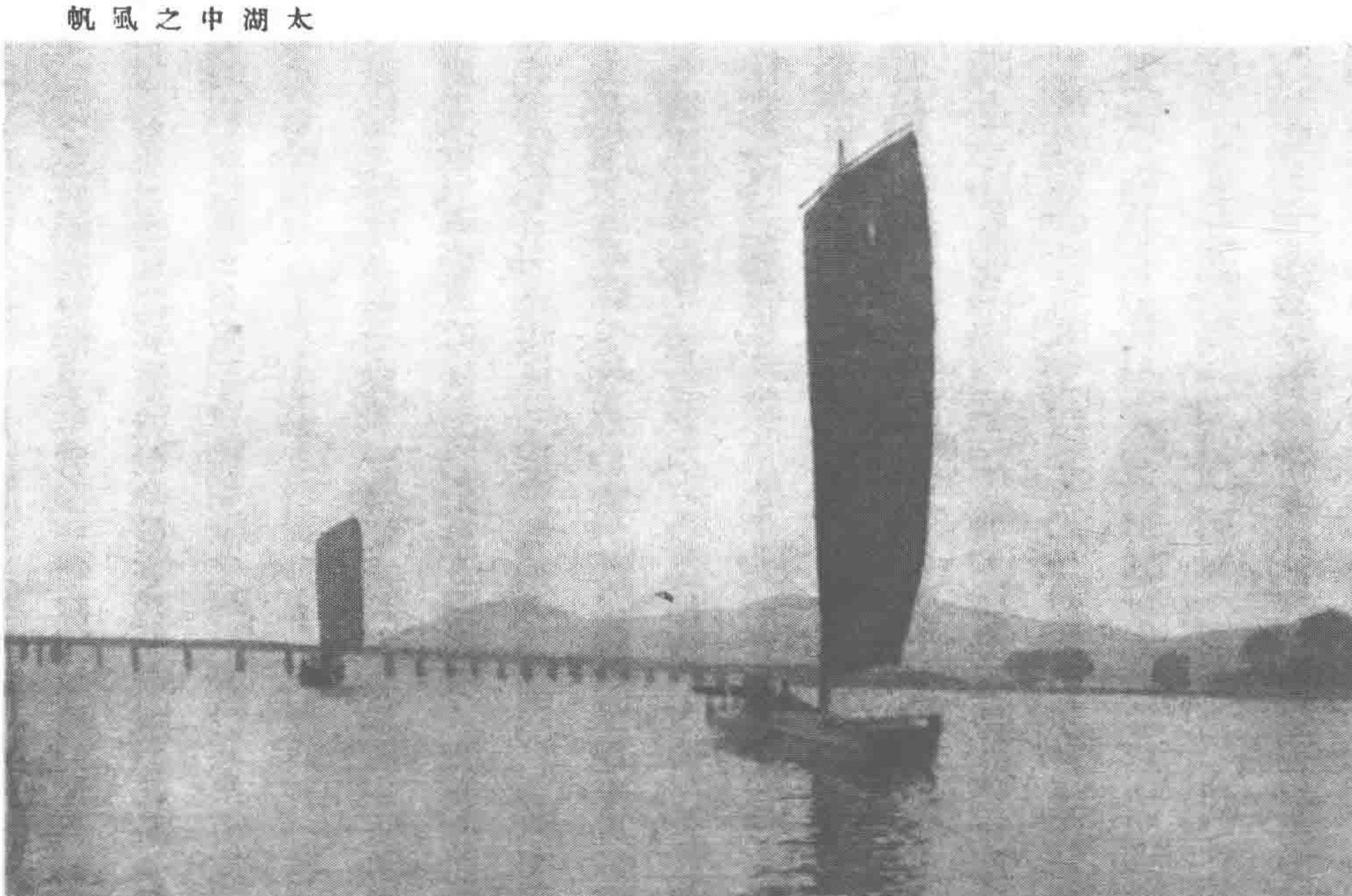
寶界橋



因此想如果在殘冬季節到此，則遍園梅花，開得正盛，景物當益加美麗。只可惜這種天氣，還不是開梅花的時候，未免覺得有些美中不足了。

轉了幾個彎，我們登上了「招鶴坪。」一亭翼然，在黃昏的晚煙中，看去頗帶幾分蒼茫之感。再自坪上下轉，到了園內的太湖飯店。將手提箱大衣等放好了之後，因為捨不得將園中的晚景放過，我們再出來遊遍全園。最後登上梅園的頂端，那時天色已是很暗，周圍的山色，都現着蒼灰的顏色；自頂端往下面望，整個的景色，就像展在面前的一幅巨大的名畫：樹外是屋，屋外是山，山外是水，水外又是山，層層疊疊，使人不由自主的覺到自然的偉大；白色的晚霧，無力地繞着山腰，山色是自山麓到山頂，漸漸的從深灰的顏色，逐漸的淡了下來。那時我想如果世上眞有瓊樓玉宇的仙界，無疑地一定是在四山的濃霧深處。再看看微現白色的太湖，眞是安靜得像一個將要熟睡的少女：毫無聲息，毫無動靜，可是就在這無聲無息中，却透出一種詩樣的柔和的美，湖上蒙着一層輕綃似的水氣，更似乎供給一些詩人的遐想。我對着這一幅美的展開的圖呆看着。四圍逐漸暗了下來，山麓人家的炊煙也在樹叢裏掛了起來；一隊鳥兒，從右邊的屋後飛了起來。我用力地將眼光跟着它們，我覺得似乎整個的心靈，也隨着它們飛升到對山白霧深處，踏進了理

太湖中之風帆



想的極樂的境界裏了。

三　靜寂的夜

從梅園的頂端回到太湖飯店裏來，時候已很遲。我們還是十二點鐘吃的午飯，到這時，都覺得餓了。於是就在樓上開起飯來，喝着酒，吃着帶有無錫特有的風味的菜肴，覺得非常舒適。周圍靜得像在一所寺院裏的一般。雖然聽得茶房說房間已佔去了一大半，可是我們却沒看見一個客人過。我們在暗黃的燈光下，打了一回牌，抽了一回煙，對坐着談了一回。可是任是怎樣，也提不起興致來。在相對默然，百無聊賴的時候，我不由自主的忽然想起了上海。我想在這個時候，該是上海最熱鬧的時候吧。我閉了眼睛，似乎看見跳舞場的紅綠燈；影戲院裏香煙織成的輕霧；平劇場裏的鑼聲；以及一九三四型的汽車，白臉的女人和男人。我一時實在記不起許多，可是我却想如果在上海，該不會這般的寂寞吧。同行的幾位，也都丟了紙牌，打起哈欠來。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想睡。我上牀的時候，看看手上的錶，長短針正指在八點鐘上。

我的心情，沈重得像塊鉛。我悲哀地想，「我眞是典型的都會的產兒！雖然愛旅行，可是還是忘不了繁華的都會。」

睡在牀上，許久睡不着。可是漸漸的周圍的寂靜，使我冷靜了下來。我聽到旅館裏茶房鎖大門的聲音，然後是沈重的脚步，漸漸的在石階上消失。窗外似乎正有一窠鳥巢，我聽得一陣陣極細微的雛鳥的叫聲。周圍寂靜極了。夜帶了一種甜蜜溫柔的感覺，將我全身包了起來。一陣恬淡和愉快的心情，在我每個細胞裏滋長着，然後逐漸的蔓延開來，充滿了房間，充滿了我周遭的世界，更充滿了偉大的宇宙。

我張開了眼，窗上似乎印了一層淡淡的月色。我披了衣服，走到窗邊，開了窗，一陣清涼的夜氣，向我撲了過來。天上疏郎郎的幾顆星，襯着半缺的月亮，安詳地中天掛着；欄外一層層的林木房屋，裏在夜色裏，分不出輪廓來；再遠的地方，斷斷續續的送來幾陣汽輪的響聲。我目矚天涯，望着遼遠不可細辨的白茫茫的一片，默想在萬頃綠波之間，一舟翩然，環湖山色淒黯，船在水道中行，欄邊舷端，盡閃着燈影星光：此情此景，就是有一百枝筆，也描繪不出。

站立了多時，漸漸覺得夜涼襲人。初冬的夜，究竟不能和夏夜相比。我關上了窗，重復上牀，這第二次的上牀，心情已和剛才的完全不同。感情的恬淡，就好像一頃秋水一般。我閉上了眼，快活地想偌大的一座都會——上海——到底還不會徹底的麻醉了我！

四　陽光裏的園林

第二天早上，一清早就起來，借着旅館裏茶房預備早點時的空閒時光，登上梅園裏的念劬塔，眺覽眺覽風景。塔共三層。第二層上，

寫着「湖山生色」四字。最高的一層，有錢振鍠氏寫的刻在牆上的文章，其中有「四時卉木皆備，而梅最蕃時當春孟，遊人如行香雪海間。」之句。倚着塔上的欄杆望出去，更覺得氣象萬千。景物的輪廓，雖然已比較昨晚所見的清朗得多。可是朝霧還未盡散，所以看上去，總還是茫茫濛濛，依稀難辨中，倒也風致媚人。

吃過了早點，我們一行人，坐了汽車，開到錦園。那汽車也小得可以，我們一共是十個人。沒有法子，只好開兩次。五個人坐在汽車裏，塞得水隙不通。坐在裏面，彎腰曲膝，眞好似受罪一般。好在從梅園到錦園，爲時不過十來分鐘，所以暫時的難受，以後回想起來，反覺得別有風味。

錦園是榮氏的別業。面臨太湖，地勢非常佳妙。房子的建築，也精緻異常。同行中有榮氏的子姪，招待我們到屋子裏面小坐。裏面的佈置，盡帶着西式的意味。推開了長窗，滿湖在望，陽光照了一身，覺得最是眺望景物的勝地。

從錦園前的水埠，乘了汽船在太湖中駛着。湖水非常清冽，陽光罩在水面上，更玲瓏得像一整塊希世的碧玉；兩岸山峯，像屏風似的圍着；山色清翠欲滴，一股活潑的精神，倒挺像春天的景物。却忘了那時已十一月中旬，按着國曆算，已是深冬時分了！

汽船駛進五里湖，景致更覺得動人。我往常曾遊過西子湖和富春江。覺得西子湖之妙，在他的輕粧淡抹，好似有名的畫家，只疏疏郎郎的幾筆，已經是媚姿畢呈，詩意撩人。講到富春江，則以雄偉見稱。富陽桐廬七里瀧幾叚，一叚比一叚妙，一叚比一叚險，船行其間，也彷彿有「巴蜀三峽」的風味。現在到了太湖，覺得其間氣派，同以上的兩處，迥然不同：秀麗中透着剛勁，雄偉中帶着媚氣。就好似一個絕代的佳人，施粉塗脂，佩環丁當時，固然是閉月羞花，沈魚落雁；就是穿起戎服，帶着佩刀來，也一般是儀態萬千，不失爲巾幗中的英雄。

五里湖一名漆湖。湖水非常的淺。有時船駛過的地方，往往清澈得看得見底，小汽船上，因爲我們人多，所以駛到水淺的地方，常覺得駕駛爲難。船駛了不多時，已遠遠的可以望見新近完工的寶界橋。橋係榮氏獨力捐築，長凡一百二十餘丈。在江南一隅，也可以算是數一數二的長橋了。

到了寶界橋下，我們就捨舟登陸。因爲久坐在船上，缺少走動，所以頗想溜溜腿勁。跑上來兜生意的黃包車夫，一概回絕。一行人拔起兩腿，沿着隄岸走着。一路東張西望，少不得將一些遠山近水，抓些到眼底，與賞過飽。

走了大概有半個多時辰，才到蠡園。一進門，就是一曲迴廊。盡頭的圓洞門上，端端整整的寫着「山光照檻水繞廊。」順着洞門望

去，幾座淡青的山岫，輕輕地浮在水上。想想洞門上的題額，倒也非常切景。再到裏面亭台假山佈置得倒也引人入勝。臨水的地方築起一座亭子，左右兩條聯子，上聯是：

對石塘山麓，勝景天然。瀕湖景色無邊，最宜看風雨波濤，春秋來此，下聯是。

繼高子山居，斯亭翼起。列岫煙雲在望，眞個是晦明氣象，朝暮不同。

我常以爲中國的題額聯句，眞是別國所沒有的藝術，單以這兩聯來說，輕描淡寫的幾句中，將從蠡園望太湖的景致！說得無遺。中國的名山勝景，常常與絕代的好文章好詩詞相聯，這種情形，實是我國獨步的妙點。

玩了蠡園，就到對面的漁莊。漁莊裏面的佈置，雖然不及蠡園，倒也亭榭樓閣，自有勝處。可惜似乎缺少精細的管理，許多地方，都呈着荒蕪的景像。

待到遊完漁莊，已是十二點多鐘了。我們都是老清早吃的飯，到那時眞是飢腸轆轆，叫過不已。於是重復坐了汽船，回到錦園。就在錦園外面的亭子裏吃起午飯來。喝喝酒，看看山色，聽聽槳聲，覺得個中樂趣，眞是無窮，可是掃興的就是蒼蠅太多。吃菜時，兩隻手左揮右掃，眞是忙得不可開交。好在亭外的山水，受了陽光的照臨，明朗照眼，心有別用，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五　山雨欲來風滿樓

吃過了午飯，精神倒是飽滿了許多，可是剛才的陽光，現在卻躲起在烏雲堆裏，不肯露面，不免覺得有些掃興。

我們上了汽船，向着對岸的牛頭渚駛去。這回的在太湖之中，雖然和早上的一次，相隔不過兩三個鐘頭，可是展在我們面前的太湖的面目，已不再是早上的那副形狀。天上在不知什麽時候，集上了整大塊的灰雲，將早上那片青青的天幕，塗上了一層鉛樣的色調；羣山似乎受了威脅，也都現着忐忑的樣子，帶着寒意的湖風，在水面上吹過，好像作惡的頑童似的摺起一疊疊的波浪，更見得水勢洶湧，大有巨浪欲來的神氣了。

到了牛頭渚，我們跨過了燈塔旁的山石，沿着湖濱的地方走着。旁邊怪石林立，形狀非常有趣。有的像牛頭，有的却有些像怪人的面孔。牛頭渚的命名，也不無有因吧。湖濱有兩塊極大的碑石，一塊刻着「包孕吳越」，那一塊是「橫雲」二字。我對着這峭塹的石壁，賞覽了一番，心中猛可的記起了杜甫的詩句：「……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崖絕兩壁對。……」

我們順着石徑，拾着錯亂的山徑登山，穿過了隔着樹林的小路；穿過了靜穆幽雅的寺院；穿過了山半築起的亭台；穿過了磚石堆

砌的小函谷。我們十個人結着隊，前後呼應，相互談笑，將登山的疲勞，忘個乾乾淨淨。其實登山的時候，石階險峻，眼睛是看好了脚跑的，可是在山徑曲折的地方每每可以停留一會，放開了眼光，將周圍的景致看個大概。有時在轉彎的時候看看白茫茫的太湖，明明隱在山半的樹叢之間，一轉彎後，却又在亂石荒草裏露了出來。待再走了幾步，再向周圍看時，剛才所見的山光水色，又都隱在石徑旁一所寺院的檐角後，看不分明了。所以登山的妙處，在一折有一折的變化，一步有一步的景致。待到登了幾級，回首看看剛才走過的地方，已似覺得遠在脚下，給濃雲叢林遮住，印象依稀的了。

將近山巔的地方，有一所面積頗廣的山亭，題名七十二峯山館。我們因爲已走了許久，似乎覺得要休息一回。所以進去坐坐。館裏的茶役，過來泡了茶，大家就圍坐起來暢飲了。這時已近四句鐘，但因爲濃雲遮着的緣故，天色已暗得好似黃昏的模樣。吹到面孔上來的寒風，似乎比剛才更來得勁峭，山中的樹木，每當一陣風過，總是「卒卒」作響，響聲裏混和着一陣陣歸鳥的叫聲，就更覺得凄寒荒涼，再望望遠處的太湖，蒙在雨意裏，昏暗到極點；重得好似要壓下來的雲塊，散着一種不可名狀的神祕的氣息；將整個的山水房屋，都燻得愁緒萬端；下面廣福寺裏的鐘聲，在寒風裏滲了開來，斷斷續續的好似嗚咽一般。

我舉起了茶杯，剛正放到唇邊，一陣大風掠了過來，一山的林木，都給攪了起來「洪洪」的響個不已。我放下了杯子，似乎突然感到似的念了起來：「……山雨欲來風滿樓，……」「不如歸去」吧。

回到太湖飯店，吃過了晚飯，果然已有一絲絲的下雨的聲音。我躺在牀上，聽窗外雨點，打着堆在地上的落葉的聲音，直到飯店裏的鐘打過了十二下，還未成寐。

六　漪瀾堂聽雨

第二天早上起來天上下着細雨。吃過早餐，叫了十輛人力車，到惠山遊玩。那天天色非常陰黯，坐在人力車上，涼風吹到面上，已感到一些歲暮的意味；兩旁盡是田畦水塘，被捲在雨絲風片裏，覺得像在無人的荒土裏一般；再遠處，煙霧將羣山裹了起來，再也看不明分那裏有青樹，那裏有樓台，有時一陣風過，將煙霧織成的網，輕輕的掀起一角，這才依稀看得出山腰上下，掩映在樹木之間，似乎還有幾角山亭聳起，在峭寒的冬天的雨晨，看去益覺得寂寞。

到了惠山山麓，街旁盡都是賣泥人的小店。想起聞名江南的泥人製造地，就在眼前，心中似乎有陣說不出的欣喜。我們揀就近的一家店裏，走了進去，各人挑歡喜的買了幾件，囑付店員們紮了起來，暫時寄放在店裏，待我們到上面去玩了回來再來提取。

出了店門，踏着泥濘的小路，來到山麓的漪瀾堂上。我們因爲雨下得很大，不便於爬山，所以就在堂上坐了下來。早有茶役們跑來泡了幾壺茶。原是坐在屋角打磕睡的小販，這時也似乎突然的醒了過來，過來兜攬生意。我們在他那裏買了些瓜子，糖陳皮梅，攤在桌上，一面細細的品着香茗，一面吃了起來。

坐定了下來，才細細的觀察這地方：雖然叫着漪瀾堂，可是容積不大，只有較大的亭子模樣；白牆四邊，照例也掛些名人的墨蹟，其中有一聯，寫的是：

奇蹟比中泠，回思萬馬浮江，洗甲銀河猶昨日。

嘉名分上苑，曾見六龍駐輦，題詩瓊島憶春陰。

下面題名是合肥李鴻章。堂的右手角裏，築起的一列木架上，整齊地放着些各色的香煙，糖果之類，也儼然像一所小店。架旁坐着一個老人，筒起了手，伏在桌上假寐。銀絲樣的白髮，映在天光裏，更平白地給這四周圍的景色，添了些恬靜的筆觸。

堂前是一方庭院，雜亂地堆起些假山。正中的一塊，聽旁邊的人說，就是觀音石。堂後由石階上望去，就是竹罏山房。牌坊上的四個大字，是乾隆的御筆。相傳乾隆遊江南的時候，到了此處，有泉水而沒有煮水的罏子。惠山山下的老僧，就將三片竹幹，架了起來，燃着竹葉，煮茶給乾隆吃。竹罏二字的出處。大概就寓於此。

山房的石階下，就是國內聞名的二泉了。所謂二泉者，就是兩口井，一隻是陰泉，一隻是陽泉。據站在旁邊的本地的人說，這兩口泉，永不見漲，也永不見涸。一樣的一桶水，外面的只有一百斤，這裏却有一百五十斤。我取了一些來看，果然水質純厚得很，所說五十斤之差，大概也不是沒有緣故的。

我們一隊人，坐在堂前的方桌上，喝喝茶，吃吃瓜子，時光就在舒閒的心境裏，消磨了過去。這時雨更下得大，一條條的水點，帶了天角雲端裏的消息，從山後直灌了下來，水點敲在山石上，先是發出一陣「失失」的聲音，然後濺了開來，細小的白沫，晶瑩得就像珍珠一般；堂左的屋檐下，雨水從破了的管子齊漏了下來，在無形中，好似掛上了一片小型的瀑布；我閉上了眼，細聽一陣陣下雨的聲音；有時風驟雨急，將屋上的瓦，庭前的石，山上的樹，齊敲得蕭蕭颯颯，却似錢江潮發，氣勢澎湃的白浪，從萬里外捲了過來的一般；有時雨勢小了下來，斷斷續續的細聲裏，又好似展開了一幅青燈話舊的圖畫；雨聲像兩人的喁喁談心，此起彼落，眞是說不出的詩人的意境。

「……急雨催林杪，鐸鈴亂敲；似怨似愁，碎聒不了；響應空山魂暗消。一聲兒忽慢嫋，一聲兒忽緊搖，無限傷心事，被他鬬挑。……」

我急把眼睛張開，哼着這幾句的，原來是剛來不久坐在屋角的

茶客。枯黃的手，正端着茶盞，放到嘴邊，一雙沒有精神的眼，空虛地對着窗外的雨絲望着。

我回過了頭，心裏不禁這樣想：「可憐的人兒！」

我舉起了茶盞，剛想放到唇邊的時候，却給一陣女人的軟笑的聲音，將注意吸引了過去。我向堂後的山路上望去，在雨絲裏，兩個年輕的女子，從錯亂的石徑中，走了下來。整齊一律的綠色的旗袍，在黑色的大衣下露了出來，似乎給這寒冷的景色渲染上些春天的色調。兩張躲在小的紅雨傘裏的臉蛋，親熱地挤在一起，好像剛講了句什麼話，都縱情地笑了。

在山徑最末的一折，其中較小的一個，似乎在石上滑了一下，在忙着用手攀住身旁的樹枝間，手中的手帕，飄了下來了。小小的一方粉紅色的東西，先是悠悠地在空中飄着，然後落在山徑下的泥地裏，給一陣雨點蓋住了。

七　回到上海

在漪瀾堂上的錫麓書房裏吃了午飯，我們就直到火車站。

車站上各色各樣的人都有，站滿了一個月台。車站外，天色暗得非常可怕。想起前兩天那股陽光暖和，歡迎我們到來的景象，則現在的這副天色，又大有惜別之概了。

大概是兩天來玩得疲倦的緣故吧，我一上車，就倚在靠椅上睡着了。待再張了眼睛時，已從塗着一陣水氣的車窗上，隱約地看到上海的燈光。

車到上海車站，一陣俚俗的叫囂，夾在耀眼睛的年紅燈光裏，向我迎面擲了過來。我帶着一種頹疲的心情，從來往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間的車廂裏，走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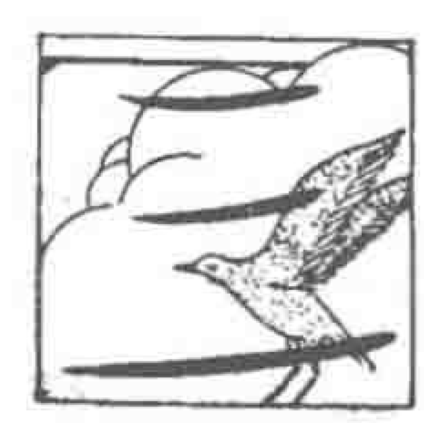
大陸銀行儲蓄部
地址　南京路大陸商場
簣土可成泰山　涓滴匯為江河
零存整付↓到期取洋壹萬元
十年期每月存洋五十元三角六分
十五年期每月存洋廿四元三角七分
廿年期每月存洋十三元四角一分
日積月累小數便成鉅款



環游海南島記〔二〕

田曙嵐

第二一　由海口至澄邁



月十二日，天晴。由海口起程，循海豐路西行，經列樓而至豐盈市（自海口至此凡三十六里。）沿途多種番薯，居民掘者掘，種者種，頗爲忙碌。任其事者，多係婦女。再十里，至老城。地頗荒涼，居民很少。蓋此間氣候惡劣，晝熱而夜寒，稍一不愼，則疾病隨之故也。相傳五十年前，有縣令某君，中州人，曾携眷至此，全家爲殉。厥後因卽遷治於金江市，從此不復作縣治，已四十餘年矣。而今日坊間所出版各種地圖，仍以縣治符號黹於此地，殊屬可嘆！

過老城，向西南行，二十餘里，卽抵白蓮。沿途番薯極盛。再前進，多爲曠野，不見民居。車行五十餘里，不但無茶水等以資解渴，且無適當休息之所，殊覺疲憊之至。五時餘，抵金江市（卽今澄邁縣治；）寓居澄邁縣黨部。晚飯後，與該部前任監委林崇山君談話頗多；承林君詳細告我以該處風土情形，頗爲感謝。末並示余以澄邁種種土音，極不易懂——如言『澄邁縣』三字爲『ㄋㄛ・ㄨㄞ・ㄍㄨㄞ』等是。

三月十三日，天晴。上午九時，由澄邁縣黨部前任監委林君領導至各處參觀。最後至澄邁中學，得見北平中國大學校友李培桐君，談論甚歡；久之，始辭出，仍回至縣黨部。是晚聽看縣黨部爲建築該部新厦募捐所開演之戲劇（北人對於戲劇，注重音韻，故曰「聽戲；」南人對於戲劇，注重表演，故曰「看戲。」是晚余對於音韻與表演二者，皆不偏廢，故云「聽看。」）其所聘請之戲班，卽係余曾在海口大同戲院所領教過之戲班。聞此戲班在海南極負盛名，對於觀衆，頗富有吸引力云。余聽看至二時餘，始就睡。對於瓊劇之印象，較前在大同戲院時所得爲佳。

第二二　澄邁的趂軍

三月十四日，天微雨。原擬是日離澄赴臨，但自抵澄邁後，聞是日該地舉行最盛大之集會名爲「趂軍」者，因復滯留一日。蓋此種機會難得（據林君云此種集會，一年僅克舉行一二次，甚至數年始克舉行一次者）且爲當地之特俗故也。

是日八時餘，余卽漫遊市上，探看事前之動靜。但見街道兩旁擺攤鬻賣零食，玩具及農，工，商，學，婦女各界用品者，爲數逐漸加多；四鄉人民，紛紛來城，絡繹不絕。隔岸（南渡江之南岸）男婦，亦陸續渡河而來。

至十時餘，街頭市尾，已佈滿人羣——有駐足翹企者；有徘徊觀望者；有攀登高處者；有或上或下，去而復返者；有並立街沿，肩摩而踵接者；亦有隨波逐流，集成一團一團，視環境以定行止，有物耀於東則東趨，有聲響於西則西趨者。形形色色，難以盡狀。回顧河

中，自南岸渡河而來之觀衆，每一船皆係滿載，甚至有迫不及待涉水而過者。於此可見當時觀衆情緒熱烈之一斑矣。

至十一時許，余正在閙市中看「看迓軍者；」忽有糾察隊多人，自西而來，令街心遊衆分站兩旁，不得橫越及前進。是時空氣忽形緊張，無數羣衆，分立街道兩旁及攀登柵欄，樓上等處；俱在伸頭引頸熱望目的物之來臨。少頃，漸聞鑼鼓鐃鈸之聲，自西傳來，知將近此段街市矣；羣衆情緒，更爲熱烈。萬目視線，皆斜睨鑼鼓聲響處。復有頃。鑼鼓響聲漸近，遙見有旗，燈及神轎等，依次而近。所製旗燈，皆極精緻；上各書『火德宮』三字。每隔一旗燈，則間以雙鑼。次爲神轎，內置女神像一，轎額顏曰『火雷聖娘。』再次數人，各提大鑼一面，執椎擊之，響聲甚洪；蓋海南風俗以鑼爲重也。更次爲雅樂，笙，簫，笛，等數者皆具，音韻節奏，出乎自然。雅樂之後，爲少年木棒隊，木棒隊之後，爲少年矛槍隊。隊各十餘人，皆著黃綠色制服；各舞其所執之武器而進；動作劃一，且極整齊。復次爲幼童翻車。車係木製，下有四輪，可以推動前進。四輪之上有一木架；架上復支二巨輪，徑可八九尺。二巨輪之周邊，每一象限各連以橫木一根，每一橫木上，各懸一小孩坐椅式之椅架，可以旋轉自如。每一椅架中各坐一裝飾華麗之四五歲幼童。計共四孩，分懸於車輪之上下左右。轉其輪，則此四孩互相左右上下：此即謂之『翻車。』翻車之後，爲編製之草木鳥獸等物，做工亦極精緻；盛於棹上，每棹以二人舁之前進。此爲第一段之大概情形。

第二段與第一段相連接。首爲鑼鼓鐃鈸等粗樂；次爲雅樂。再次爲金聲童子獅，初作左右睥睨狀，繼乃伏臥跳躍，各盡其態，活動如生。更次爲盾隊，單刀隊，雙刀隊，虎叉隊，短棍隊等，依次表演，一隊既去，次隊又來，皆精神百倍，動作整齊，有赳赳干城之概。繼諸武術隊之後，爲一十歲左右之童子戴一羅漢面具，笑容可掬，再作種種滑稽狀，令人發笑。最後復殿以舞獅。

第三段則連接於第二段之後。首亦爲鑼鼓鐃鈸等粗樂；次爲編紮之人物，皆維妙維肖。再次爲雅樂。雅樂之後，爲各種高貴之古董玩器；亦係各組分舁而行。繼爲編製之花藍，概用女孩提之前進。如開提燈會然。復次爲女孩花檜隊，皆藍衣藍服。最後亦殿以編製之花草鳥獸。

第四段，首亦爲鑼鼓鐃鈸；但較前三段所用者爲特大，響聲亦較洪。次爲金江怡和音樂社之雅樂，餘音繞梁。再次爲富郎鄉精武隊之武術；有盾，刀，牌，虎叉等隊之分。隊員皆著白衣及條紋褲，腰圍紅布。精神奮發，氣壯山河；一望而知爲練習有素者。精武隊之後，亦有一羅漢，手執破蒲扇，係一老者所扮演；與第二段之童年羅漢，意趣不一。所佔地位，較前者爲長。伊一人往返於兩丈餘之距離內，作種種怪狀，亦堪發噱。老羅漢之後，繼以

短棒隊（隊員從左肩至右脇各斜掛紅布一條，）獅子和音樂等。厥後復有一神轎，內置一男神像，轎額顏曰『火雷神。』最後則殿以大鼓，響聲隆隆然。觀至此，全隊已盡，繼之者乃爲大批流動羣衆尾隨其後；此卽余之所謂隨波逐流者也。

總計參加遊行者不下千人——表演技術者（包括音樂，武術，獅子，羅漢等）約三百餘人，其他舁扛擎舉提持者，倍之。舁扛擎舉提持之人，服裝鞋帽，皆極講究；華麗堂皇，鮮與倫比。聞此種服裝，特自海口租來，單祗租費一項，已三百餘元云。至表演技術諸人員，在萬目爭覩之下，尤肯賣力；神精百倍，始終不懈；爲國術生色不少。再說到觀衆方面，是日晨雖有微雨，但觀衆並不因此而退縮；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約計亦有二萬餘人；分佈於街頭市尾上下左右。伊等來此一遭，實了一場大願也。

第二三　由澄邁至臨高

三月十五日，天晴。上午十時，辭別澄邁縣黨部諸委員，循日前故道，返回九里，至海澄公路與臨澄公路之分岔處，改向臨澄公路前進。地極荒涼，並無民居。憶及黨部諸委之言，云此地頗多好作不用本錢之買賣者，故稍加警惕，時時注意兩旁之風光與聲響。經行二里許，並無若何動彈，但見荒草叢生，佈滿原野而已。再前進十餘里，見有煙霧數團，迷濛公路去處，蓋祝融氏正在蹂躪公路兩旁草叢也。更前進里許，亦有祝融氏遺跡數處。至惠羣亭，稍憩。亭中有賣稀粥者，余爲之盡二碗。再西北行八里，至福山，復憩片刻，略購雲片糕等充食。並取出海南地圖展看，知此去臨高尚有五十里；恐蹈由白蓮至澄邁時之覆轍，故休息較久。由福山起程，行十餘里，至皇桐。並無舖戶，又二十餘里，至那白，亦無舖戶。以未帶水瓶，故極感口渴，乃向居民索茶。不料此間居民，素無貯茶之習；余向之需索，皆連稱『沒，沒個。』但詢余需要淸涼水否。貪飲冷水，本爲長途旅行者所最忌，然此去臨高尚有十餘里，若拒而不飲，恐至中途，雖欲求一嘗淸冷水，亦不可得；乃首肯之，盡半杓而止。蓋萬里獨行，實未敢多喝也。復前進二里，車胎忽破，同時打氣筒亦壞，正苦無法修理；適有汽車自後面來，乃避立路側，搖手招呼，改乘汽車前進。行至臨高對河，余意其必在此停車，正擬預備下車，但汽車並不卽停，仍往前進。車過臨江橋而西，再折而南轉西，始達彼岸。夫橋之爲物，本爲渡江之固定工具；其目的無非在能使人渡江而已。故由此岸以達彼岸，皆取直線，未聞有作屈折形者；今乃見於此，亦此橋之特點也。旣抵臨高，寓於一無名之客棧。晚飯後，持澄邁中學敎員李培桐君之介紹信，往訪臨高縣參議會常務委員馮大乾君。馮君亦北平中大不同時之校友也。坐談片刻，由馮君轉向臨高圖書館借到臨高縣志一部回寓；披閱至十二時，始就寢。

三—二二三

三月十六日，天晴。早飯後，由陳漢文君作嚮導，領至各處參觀。陳君人頗忠實，處境雖屬寒微——小商人，然對於余此次來臨，頗多精神上之援助，且不時來寓陪余閒談，減少旅中寂寞亦不少。

第二四　由臨高至新盈港

三月十七日上午，披閱臨高縣志畢，將原書歸還臨高圖書館。十二時，即由臨高起程，出西門，循汽車路至美珠，憩於路側一蓬廠飲熟米飯湯凡二碗而盡。再前進二十餘里，即至新興。新興乃臨近新盈港之一市場也。街道極不整齊，曲徑錯綜，高低不平。且係由不規則之石塊鋪成，幾經行人磨擦，年久生滑；足跡所至，須時加小心。不然，極易使人四肢朝天也。

休息片刻，即至海濱視察新盈港。港中泊有漁船二十餘隻，大小不一。所出墨魚頗爲有名。港之左側，有漁民住屋約數百家，遠自新興海濱望之，擬如一大街市，鱗次櫛比。但一至近處，則門戶各別，道路屈曲作卍字迴文等形式，難以相通。後抵一處，聞有鑼鼓及鐃鈸聲；趨前訪之，入一小廟，極狹小。中立一道士，右手擊鼓，左手似持有物，以背朝外，故未便細察。口中呢喃有詞，旁立三，四人，襯以鑼及鐃鈸之聲，皆極迅疾；與道士呢喃之聲相應和。音調之特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之感。伊等見余至，相視而笑。以意度之，或因余之服飾與他們有所不同耳。

第二五　由新盈港至光村市

三月十八日上午，候船渡海，復往市中觀察。見有賣酸梅者，外形似豆，呈灰黑色。購而嘗之，味酸如梅，且略具甜味；土人多嗜食之。次復購得海南所用之量米升一只，形圓如蘿蔔之下半截，身大而口小，係土人以竹篾織成者。

海南婦女與婦女之間，每喜爭鬧。釁端一起，則雙方指天畫地，舞手頓足，如瘋人狀。而道過其側者，視若無事，各忙其所忙；不若他處人見有婦女爭鬧，則圍觀者如堵。蓋見之常不以爲怪也。是日參觀全市，又適逢此種鬧劇二起。

至十二時，別店主而登帆船，遙見儋縣之松林山，形如伏釜。由新興至光村，渡海者皆以此爲目標。既達儋縣之光村海岸，乃舍舟登陸。惟地多浮沙，推車前進，頗費氣力。二時餘，抵光村市；由此至儋縣尚有五十里，恐難達到，因留寓於區公所。是日晚飯，目覩各區委員所食之飯，與款待余之飯不同；因詢於陳聖義君（該縣參議員兼該區區委員。）據云：『當地習俗，多以生穀煮熟晒乾，然後始推去其殼，再煮成飯食之。君爲遠客，恐食不慣，故另煮生米飯以款君耳。』余感其待客之厚，連應曰：『不敢，不敢！』餐畢，余略索少許嘗之，味殊清淡；而當地人特嗜食之，亦習慣有以使之然也。

第二六　儋縣之蒼蠅與洗氏問題

三月十九日，天晴。上午八時餘，出光村市，

涉溪溝二，經採花嶺，循儋臨路基前進。道旁有護路隊兵五人，席地露餐。余見有洋鐵桶一，盛有生冷水半桶。向之索飲，盡一椰殼而止。稍息，仍前進；由稻田塍上經過，直趨儋那公路。度長嶺，抵一大樹下。有樵婦八九人憩於此，是處爲儋那與儋昌兩公路之分歧處，有賣糖水，甘蔗及楊桃者，擺攤於樹蔭；余復憩焉，並爲之作一臨時小主顧。由此至儋縣，浮沙極多；推車極感不便。而沙攤（蜥蜴類之動物）橫穿如梭，極爲迅疾，往而復回（按沙攤之性，喜橫越道路至隔面覓食，見人卽避回原穴，穴於東者則返於東，穴於西者則返於西，人驟視之，儼如往而復返。其實返者並非原往者也。）似故炫其技而譏余之不喜於沙行者。既抵儋縣，持馮大乾君之介紹信，往訪中大校友林之翰君於參議會。是時林君因事外出，不在會內；由冼德新君出而接待。冼君人極和藹，一見如故；卽囑差役購買咖啡，麪包等物以欵之。適林君至，座中談笑甚歡。惟余生平最厭之蒼蠅特多，千百成羣，與人爭食；揮之去，隨手卽返。回憶昔東坡守儋州時，曾有『夏無蠅蚊，可喜也』之語，豈相隔數百年竟成反比例耶！

晚飯後，與冼君閒談。余憶及日中冼君所回答余之名片上面所印之『冼』字，顯係兩點水旁；余當時卽已聯想到洗太夫人與冼太夫人之問題；但因當時與冼君尙係初次見面，未便唐突，故置之未提。現在彼此意氣，既相和洽，急欲乘此機會一考冼氏之由來及冼，洗二字之分別；想冼君自係冼姓，必能知其底細。固卽問冼君道：『先生之姓，在字書上極鮮見，究讀何音？是讀若「醒，」抑讀若「洗？」且弟在高州一帶時，曾披閱各縣縣志，載有洗太夫人之事蹟頗詳。但弟所經各廟宇所題之字，多稱之爲冼太夫人；亦有書洗太夫人者。究竟「冼，」「洗」二字，是否兩姓？冼太夫人與洗太夫人，是否二人？抑係訛寫？』冼君答云：『相傳敝姓始祖原本姓「沈，」歷事某朝，因見嫉於某權豪，屢欲置吾祖於死地；吾祖忿其專橫，乃格殺之，遁入炎方。遂改姓爲「冼，」讀若「醒，」冀免禍也。至於究在何朝，權豪究係何人，弟亦不甚了了：冼氏之由來，大概如此。至清康熙時，御編康熙字典，將「冼」氏誤作「洗」字，於是冼氏一族，俱改稱爲洗氏矣。蓋在專制時代，君權高於一切，天子有令，萬民皆不敢不遵；天子有誤，萬民亦未敢云錯。致晉之冼忠義公，改稱爲洗忠義公；隋之冼太夫人，亦改稱爲洗太夫人；明之冼用行，冼文淵，冼光，冼桂奇諸先賢，亦皆以洗氏稱；而各字書中，反不復見有「冼」之一字與姓矣：實爲千古一大笑話。迄民國成立，萬惡之專制爲之推翻；敝族曾因此集議於廣州，恢復舊姓，仍改爲冼，並無洗姓。今日之冼，洗二姓互見於社會者，以尙有未及更正者也。』談至此，余不禁粲然曰：『若非民國成立，先生一族，將長此以洗氏稱也。然則民國成立與貴族

之關係，亦可謂大矣。』冼君亦爲之一笑。旋問余云：『聞先生一族，原亦姓「陳，」頗與敝族在康熙以前之歷史相同，其說然否？』余曰：『然，自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改姓爲「田，」遂有今日田氏之一族。與先生所述之改「沈」爲「冼，」亦可謂「無獨有偶」矣。』言畢，彼此相視而笑；再及其他。談至十時餘，乃就寢。

第二七　新英港之遊與縣政府之宴

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半，與冼德新，林之翰二君同訪冼縣長維祺於縣政府。冼君，高要人。亦極謙和，絲毫無時下官僚習氣；官於此已三年矣。對余此次實地考察風土，尤極表贊同。並詳詢余一年半來之經過情形，以及將來之計劃等。余素拙於詞且不欲多言，但對於富有同情之人，亦自覺有話可說。與之暢談約一小時，始辭出。下午二時半，與冼君德新同遊新英港。新英港，距縣西約十里。冼君騎馬，余則踏脚車。既至港邊，附近諸小孩，周繞余前後左右者，常以數十計，以少見脚車故也。港形如葫蘆，中泊漁船數十隻，大小不一。據冼君云：『港口極佳。沿海岸南行，可直抵海頭。伊由海頭乘馬來儋，常取道於此。蓋內地多浮沙，且少人煙，不若海岸之沙，爲浪所拍緊，較爲易行耳。』港岸多蜆殼，紅白相間；內陸人見此，亦頗覺可觀。已而隨冼君至其友人吳君處坐談。有頃，吳君饗以包子，蛋糕等物，均係當地之土產。食未及半，余等因事即興辭而出。瞥見街道兩旁，頗多零亂之紅色斑點散佈於石塊上，余指以示冼君，且叩以故。據冼君云：『敝處婦女，多喜食檳榔，食時和以蔞葉及石灰等。此爲初入口時稍加咀嚼後所吐出之石灰水；因與檳榔，蔞葉起了一種化學作用，故呈紅色』云云。旋循原路耑返新州。晚飯後，承冼縣長維祺耑來視余，並詢余旅行福建時通過戰線及防線情形。余乃將其始末一一告之；伊極爲贊嘆不置。談至十時餘，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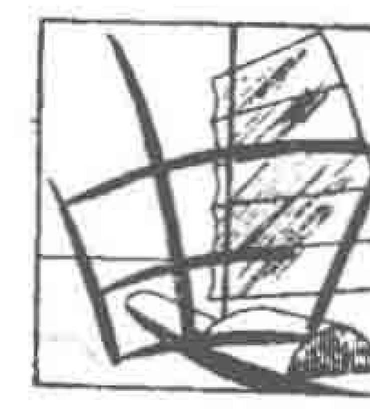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一日，天晴。上午十一時，參觀儋縣縣立中學校。該校建於縣治西北隅空曠之沙地，規模不甚宏敞，設置亦不甚完備，蓋因經費支絀故也。承該校教務主任葉君贈余以儋縣志初集一本，頗爲感謝。惜全部尚未輯成。此中所有，僅一篇儋耳賦而已。然內容包含頗廣，註釋亦詳，有此一本亦可窺見儋縣之大概情形也。

下午五時，參議會常務委員冼君德新，王君應時，羊君隆禮，王君殿桂等一行五人同至縣政府應冼縣長之召宴。席中除余等五人外，尚有儋縣分庭檢察官韓君灼華及該府秘書，教育局長，公安局長等數人作陪。圍滿一大圓桌，空氣甚爲歡洽。席半，除照通例勸酒祝余旅行竟成全功外，復由冼縣長提出以猜拳角勝。首由冼縣長與余對陣，余竟三戰三北，挫我士氣不少（當初言明各個對陣，概以三合爲限。）所幸後來與其他各個交鋒，尚能一鼓作氣，勝多敗少。

西遊小記〔六〕

張・恨・水・

潼西道上



渭南的一瞥

潼關到西安，共須經過華陰，華縣，渭南，臨潼四縣。這一截路，原來叫東大道，西北人都認爲風景似江南。於今築了公路，就叫潼西段了。當我到西安去的時候，雖然隴海路快修到渭南，可是向西去的人，還是坐長途汽車的多。汽車有官家的，有商辦的，定價是五塊多錢一張票，還只能帶五十斤行李。每遇搭客多的時候，擁擠的情形，是不可以言語形容。好在隴海路現已通到西安，看了這遊記的人，再到西安去，可以很安適的睡在火車臥鋪上達到西安，對於那種坐汽車的生活，無須描寫貢獻了。我是蒙經濟委員會一位盧工程師，將他駕來的坐車，帶我走的。據說，那汽車是宋子文先生留在西安的，其舒服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潼關經過華陰是繞城而走，華縣也不進城。在這一段上，向北看去，遙遙的可以看到渭河，向南便是華山，高低不齊的峯頭，拖着向西南而去。偶然遇到成羣的白楊樹也結成很叢密的林子。這裏有兩縣，是列在第二期禁煙區，所以那時還有罌粟花長着。在日光底下，看那白色的花，一片雪光，紫或紅的花，燦爛奪目，這就是像江南之處，假使這花不是害人之物，也很可賞玩的。汽車走一百四十里，到了渭南縣，公路穿城而過。據陝西人說，這是東大道的一大縣，街市雖不及潼關那樣繁華，鄉下人來往街上的，却是很擁擠。在縣城的西頭，設有汽車站，站裏附有茶飯館子，無論東來西去的客人，都在這裏打尖。我們所打尖的那家飯店，四週的黃土壁子，空氣不通，進去就覺悶人。光是那黑板棹上的油泥，便有好幾分厚，初來西方的人，眞是其何以堪?好在這又是後來人所不須經過的，也不必說了。

華清池洗澡

到陝西去的人，經過東大道，有兩處地方，總是要去看看的，其一是華山，其二便是華清池了。無論經過什麽浩刼，華山的五峯，始終是高入太空，而華清池的溫泉，也始終保持四十度上下的溫度，向上湧着。華清池在臨潼縣城南，驪山的脚下，西潼公路，正是經華清池公園門口過去。客車是不停的，包車坐的人多半要停着洗個澡去。此處到西安一大站，將來火車通了，到陝西來的人，可以費很少的錢，搭車到臨潼來洗澡，洗了澡再乘火車回去，碰巧，也不過半日工夫罷了。現在可以把華清池大概的情形，素描一下：在一片廣場的南邊，綠樹參差的當中，映掩着幾處樓閣，向一個鐵柵欄的圈子門望進去，好像是一所園林。樹木後面很高大的一個圓山峯，便是

驪山之麓。只是這個山，不像華山有木有石，這是土山，微微的有些稀草而已。進了這園子門，便是一道曲折的水池，有道石橋跨過池去。池的正面有三間玻璃窗戶的水榭，岸後的楊柳，倒垂着枝條，罩着陰濃過來。水榭西角，有間亭式的粉壁屋子，在迴廊轉彎的所在，據傳說，那就是楊貴妃洗澡所在了。水榭的東角，還有一所樓，可以轉着走上山去，在山上有老君祠，因為我看山不甚好，沒有上去。在水榭後面，有一帶屋子，便是浴室。這裏的浴室，分作兩種，一種特別室，要買票才可以洗澡，每人一元。一種是普通室，不要錢，遊人可以自由下水洗澡。至於普通和特別之分，就因為這特別室，裏面預備着休息室，有坑床清茶圍巾，還有人伺候，和都市上的浴堂，差不多。休息室裏開着一門，門裏就是浴池。這個池大概有三丈見方，三尺多深，池底是水門汀鋪的，四圍是白瓷磚牆，很是乾淨。泉由池底南牆流進，源源不斷，西北角有個出水的眼，當洗澡的時候，却已塞住。原來這裏的規矩，一池水至多洗五個人，五個人之後，必定要換過一池，那眼就是換水所用。水的溫度，比人的體溫要高一兩度，在這水裏洗到十分鐘左右，必定要出水來休息一會，不然，熱氣薰蒸，人受不了。和我同陣下池洗澡的，共是三人，洗不多時，都是汗涔涔的站了起來。後人集句，說當日楊妃洗澡是「侍兒扶起嬌無力，一枝梨花春帶雨，」那眞是一點不會錯的。再說到普通室，是緊接着這池裏流出去的水，溫度和清潔，都差一點，不花錢之不大好，就在這一點。這池現歸陝西省政府派有專員管理，男女分池沐浴，普通特別，都是一樣，所收的費用，除修理華清池而外，並在這裏設有鄉村學校，和果園，所在這裏洗澡的人，多少是幫助着一點建設費了。只是有一層，軍政界在特別室裏免費洗澡的，似乎還不少。

二一—二一八

華清池的歷史

在西北這地方，要找水木清華的地方，實在不容易，而況又是溫泉，所以在歷史上，華清池是向來被人稱頌着的。原來這地方叫「驪山湯，」在漢武帝故事，三秦故事上，都是用這個名字。在秦始皇手上，就蓋有房子，到漢武手上加修。由此以後，歷代都有建築，隋文帝曾種過松柏千株，雜樹為屋，已經很繁密。到了唐朝，太宗手上，先建溫泉宮，規模還不大。到了風流天子唐明皇手上，就改為華清宮，宮裏分瑤光樓，飛霜殿，御湯九龍殿。這九龍殿又叫蓮花湯。安祿山這小子，沒造反以前，在范陽刻了許多石蓮花，和魚龍鳧雁這些玩意進貢唐明皇，都讓放到水裏去，個個都像活的，水裏又疊沉香木作假山，唐明皇坐了鍍銀的小船在水裏玩。他又讓貴妃在湯裏洗澡，他偷着參觀。因為這樣一來，後人播之詩歌，就更有名了。這泉本靠着驪山，相傳秦始皇阿房宮的大門，也就在這裏。我們在這裏洗澡之餘，回想當年的繁華，都在那裏，覺得人生眞不過這麼回事。

臨潼名勝雜記

臨潼這地方除了華清池，有名的名勝還不少。我在五種誌書上，找了以下各種名勝出來，原是抄個單子，預備自己去看看的，結果是一處沒有去，於今將單子附在這文內，或者是個有意義的抄襲，以便遊臨潼的人，按圖索驥。

慶山　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武則天垂拱二年，平地湧出，高二百尺。武氏名曰慶山。

鴻門坂　在縣東十七里，汽車上可以望見，就是楚霸王宴劉邦的地方。

坑儒谷　在縣西南五里，始皇坑儒之所。

鸚鵡谷　地點未詳，據說山上有瀑布，水清。此說大概不可靠。

很石　在始皇陵東，相傳葬始皇的時候，抬這石頭要放在陵上，到了這裏，無論如何抬不動，只得罷休。石高一丈八尺，周圍十八步，像龜。大概是當年採而不用，刻龜不成形的石頭。

歷戲亭　周幽王死處，在縣東二十七里，戲水之濱。幽王寵褒姒，舉烽火引她笑。失信諸侯。後來犬戎攻幽王，舉火不見救兵，爲犬戎所殺。這故事就發生在這裏。

驪山　就是溫泉南方的那山。秦始皇作閣道八十里，由古咸陽（在西安之西）到驪山爲止。在周時，驪戎人居此故名。偏東，就是驪戎國故城，驪山上，舊有老母殿，俗傳驪山老母也是這裏的出品。

始皇陵　在縣東十五里。歷史上是很鋪張的，項羽曾用三十萬人發掘過，其後火燒三月。黃巢也盜過一次墓。最近考古委員會，也想試試。

周幽王陵　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傳說現在只剩一個土邱，原來周三百步，高一丈三尺。

以上所舉，都是很有名的名勝，此外還有新豐故城，始皇祠，太子扶蘇墓，扁鵲墓，馮衍墓，唐朝三太子陵，黃巢堡，舉不勝舉。這些，在志書上載着，很覺引人入勝，可是實行考察，多半是渺不可尋的。縱然有，也就是荒土一堆罷了。

灞橋

灞橋這兩個字，那是充滿着詩情畫意的。古人所謂詩思在灞橋驢子背上，這灞橋是如何爲人所留戀呢？這個橋，到西安二十里，據傳說：有漢橋有隋橋。漢橋已是不可考，大概也在附近，略南。現在這橋，就是隋朝開皇二年建造的。到民國二十四年，已是一千三百四十五年了。在歷朝，這橋不無小修補，但原形是沒有改動的。橋形是平面，跨灞水兩岸，由目力估計，約莫有三十多丈長，一丈四五尺寬，

離水面，也只有四五尺。兩旁有淺欄橫臥了石條作的，不能俯靠，但可以坐。橋兩頭各樹有一堵牌坊，上書灞橋二字。橋下的河床，多半是浮沙積爲大灘，不大清的水，在沙灘中間彎曲着，分了好幾股流去，由建橋的日子到現在，河床墊高了許多，那是無疑問的，當年橋離水面決不是這樣近吧！橋兩岸，略有樹林，楊柳佔半數，在春夏之交，楊柳飛花，人行橋上，回想着那古代的風味，這景緻是有些意思的。橋東頭，有個小市集，約莫有百十戶人家。在唐朝的時候，作官的人出都，把這裏作頭一站，送行的人都送到這裏爲止。所以在當年步着長橋，看着柳色，望着流水，那離別的人，是激增了不少情緒的。而灞橋也就因襲了古人這點情緒，爲後人所稱道。

距灞橋西方一里多里路，有河叫滻水，上面也有橋叫滻橋。滻橋形狀，和灞橋相同，唯較短而已。因爲有灞橋在前，所以把它的名號，就湮沒下來了。（在西安參觀二橋，不妨坐人力車去。）

到了長安

街市的素描

隴海路潼西段，已經在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鋪軌到了西安北門外，同時材料車，也就隨之開到，預定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售票。以後到西北去的人，可以一直坐火車到西安，無論是去甘肅去新疆，總增加了不少的便利。那麼，僅到西安去遊歷的人，也許不會比以前多些，在這種情形下，把西安的現狀，寫了出來，也許是旅行雜誌上所必需吧？西安原是府名，現在應當復古，叫長安才對，應爲長安縣府，是在城裏的。這裏也可以說是長安縣治。我那次坐汽車過了灞滻二橋，遠望莽莽平原，露出一圈黑影，那便是長安城，這樣的景緻，在南方是不大容易看到。汽車由東門進去，東門外另有一道新築的子牆，據說是民十七年圍城之後加築的，也是本地人一種沉痛的紀念。這裏的城樓，很高大，高到四層，很有些像北平的東直門西直門，究不失爲一個大城的外表。城裏的街道，有新的，有舊的，有新新的，鼓樓東大街，完全是新路，寬有六七丈，是馬路式的土路，有明溝，也有路樹。兩旁的店戶，有平房也有樓房。如旅館，飯館，洗澡堂，汽油燈行，（這是西安的特種買賣）長途汽車行，都在這一帶，大概是旅客集合的地方。鼓樓西大街，那是舊式的，街寬不過一丈多，汽車是剛好過去。兩旁店戶，十之八九是舊式的，大概是舊日精華所在，什麼店鋪也有。此外，便是新新的建築了。怎麼叫新新的建築了。據傳說，在陸建章做督軍的時代，本是闢鼓樓東作新市場的。因爲建築得不堅固，地點也較偏，於是在幾年之中，又把南苑門一帶，拆除房屋，展寬了街路。這裏的街道，雖沒有東大街寬闊，但是日用品，都集合在這裏，鋪面也不少是按照東方式樣的。除了這幾

處，便都是冷僻的地方。初到西方來的旅客，很有一種深刻的印像，就是這裏街巷的牆垣很少摸石灰的，一看之下，那淡黃的土色由平地以至屋頂，完全一樣。尤其走到那冷巷裏，踏着香爐灰似的浮土，眼見前後左右，全是淡黃色的牆壁包圍着，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情調。從前到蘇州去的人，總感到街道之窄，到北京去的人，總感到房屋之矮，是這一樣的意味。

旅客生活指南

我在長安城內，前後差不多住了一個半月，當地人的生活，我雖然還很隔膜，可是怎樣在這裏作一個旅客，我是很知道的了。

這種旅客生活，後來者是必然所需要知道，所以我先就把旅客所要接觸的各方面，分別的寫在下面：

（一）旅館　舊有西北館店，大華飯店，西京飯店，關中旅館，共一二十家。西北飯店，是首屈一指的旅館，現在共有六七十間屋子，有樓房，有窰洞，有平房，並且有大餐廳。房間裏帶有鋪蓋。大華飯店，是次於西北飯店的，也有鋪蓋。旅客不帶行李，以二處為宜。房金不帶火食，起碼每日五角，多到二元五角，住久了，大概可以打個八折。帶有鋪蓋，住關中等旅館，那就便宜得多。五六角一日的屋子，就很可以住。旅館都在東大街，很容易找。若是打算住久，可以到西北飯店後身太平巷青年會去。別處的青年會，都不許帶家眷，西安的青年會獨不然。所以在此地作事的東方人士，帶着太太，多半住在青年會。房價分南北院，大概多則每月十一二元，少則七八元。火食也可以包辦，分十二元九元兩種。新近中國旅行社，已在北大街買了地皮，建築招待所，那設備的完全，是可以預測的。不過我希望能夠平民化一點最好，因為到西北去的旅客，苦人兒居多呀。

（二）飯館　最大的是南京大酒樓，在西大街，中西餐都賣，取費很貴，小吃一頓，總要三四塊錢。其次有大陸春北平飯館五六家。都在東大街，北平飯館大小吃都便當，也有西餐。住在旅館，叫一菜一湯帶飯，大約六七毛錢。

（三）澡堂　此地舊式澡堂，很難進去，不但水壞，而且氣味難聞。東大街新開有一品香一家，有瓷盆兩隻，較為潔淨，房間每位四五角。

（四）理髮　理髮館到處很多，各街都有。以南苑門兩家，鹽店街一家為最好，每人約三四角。

（五）郵電　郵政總局，在東大街，原來是每日五點鐘以後就不收信，火車通了，大概可以改良。電報局在南苑門。

（六）骨董　到西安來的人，總要買點骨董字帖回東方送人。但是你若不是內行的話，這骨董一項，最好不必問津。因為店鋪裏陳列出來的骨董，十有八九是本店自造的。現在火車通了，需要骨

董的人增多，他們少不得加工趕造，花了錢，還要受人家暗笑，那何苦。但是眞東西也有，必需你和掌櫃的認識了，到他們家裏看去。這種骨董店分設有北苑門南苑門。

（七）書籍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都在南苑門，賣舊書的鋪子，也在南苑門，筆墨紙張同。

（八）洋貨　關於舶來品的商店，都在南苑門一帶，日用品，大概都可以買到，但沒有上等貨色，而且價錢也很貴。西藥照相器具，也都以在南苑門購買爲宜。

（九）銀行　此處原只陝西銀行一家，聽說現在已經有中央交通農工幾處分行了。銀行都在城西鹽店街。中央銀行上海鈔票可以通用，角票同。西北的幣制，最爲紊亂，幾乎是走一截路，要另用一種錢。西安城內除中央鈔票外，便是用陝西銀行鈔票角票和富秦銀號的銅子票大銅子。

（十）娛樂場台　此地戲館，有正俗易俗等社秦腔班三四家。正俗社是正眞秦腔。易俗社就帶一點改良性質。皮簧班，偶然也有，但是不受當地人歡迎，維持不久。電影院有阿房宮一家，在南苑門，專映無聲片。妓館在東大街開元寺內，妓女半是鄭州轉來之下江人，規矩不詳。

（十一）字帖　在碑林外，有專售拓碑店四五家。

（十二）醫院　齊魯醫院在省政府前，比較組織妥善。

財政部註冊立案

亞洲銀行

資本　五十萬元（全數收足）

業務　存款　放款　押款　匯兌　貼現　承兌　押匯　保管　倉庫　代辦

紀念存單　專爲紀念開幕而設凡在本行開幕二個月期內存入款項另定特別優待辦法詳章另訂備索期滿取消

行址　上海甯波路八十九號

電話　一七五〇〇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　有線無線　二二四二號

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九時起下午五時止星期日上午九時起十二時止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代君解決「住的問題」如承垂詢請向上海江西路三六一號本行地產部接洽

中孚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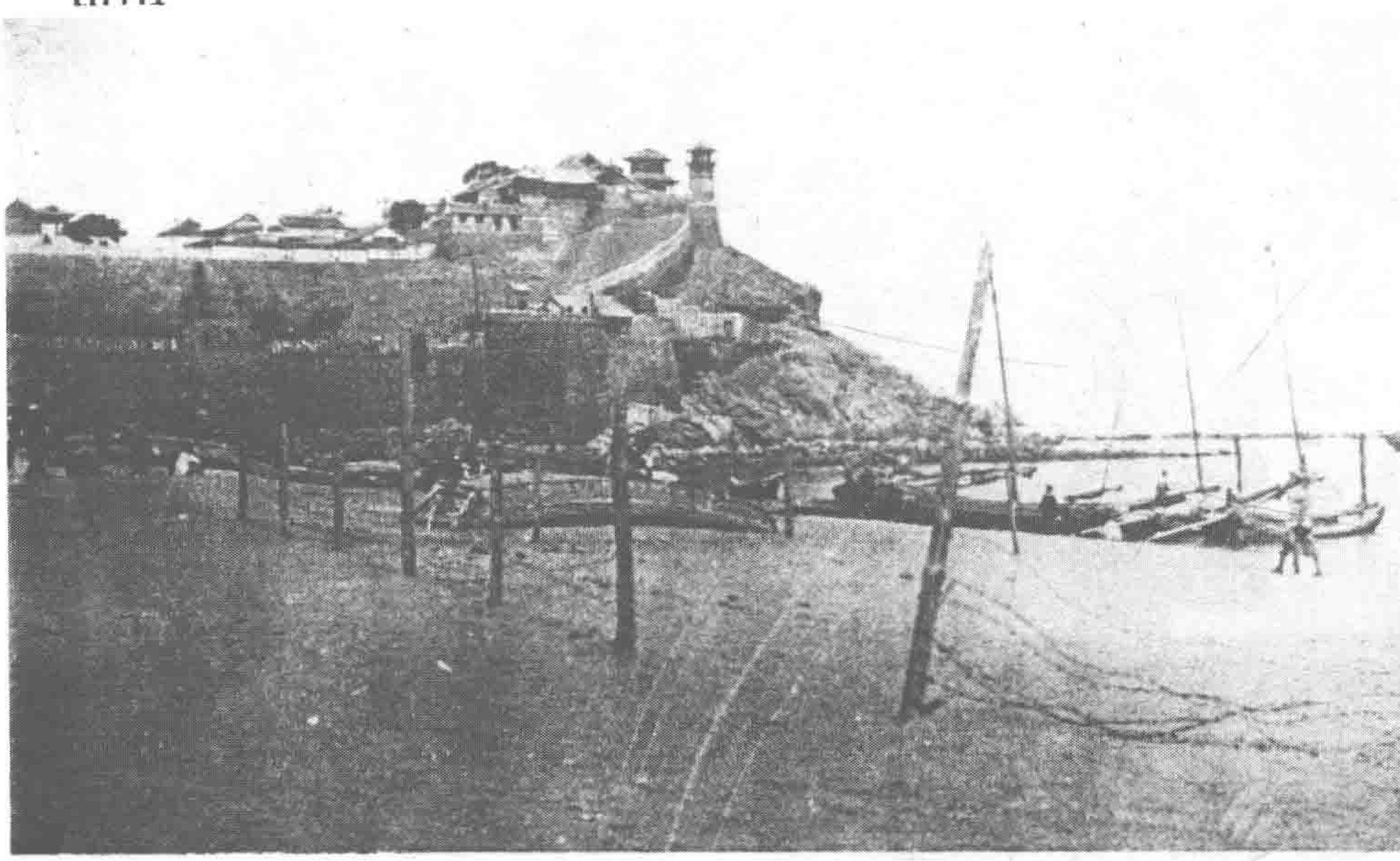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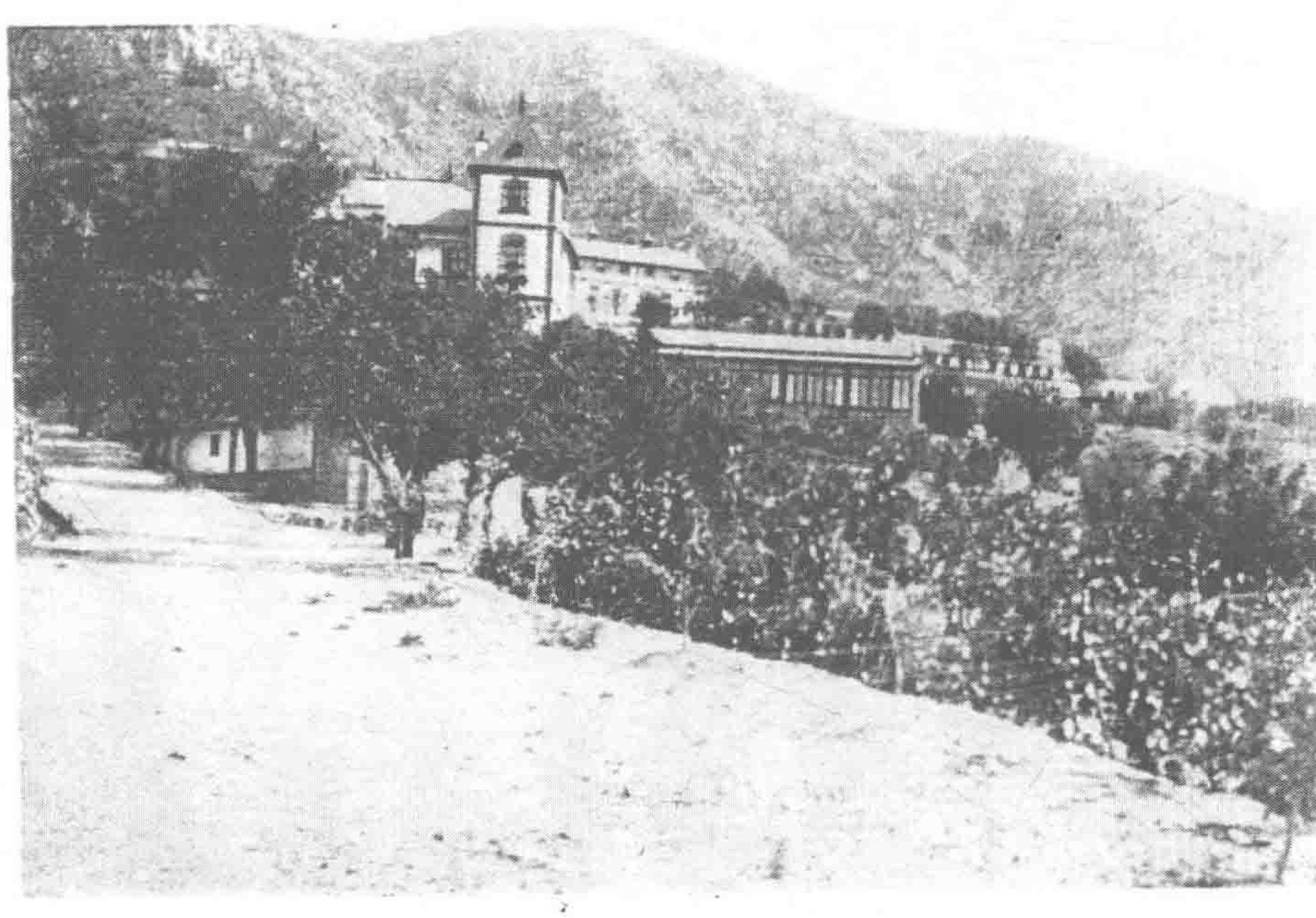
（詳章承索即奉）

滬行一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靜安寺路墓爾鳴路西首
　　　西門和平路口

烟台



蓬萊閣



烟台蠶絲學校

宜興二洞(一)



善權洞外之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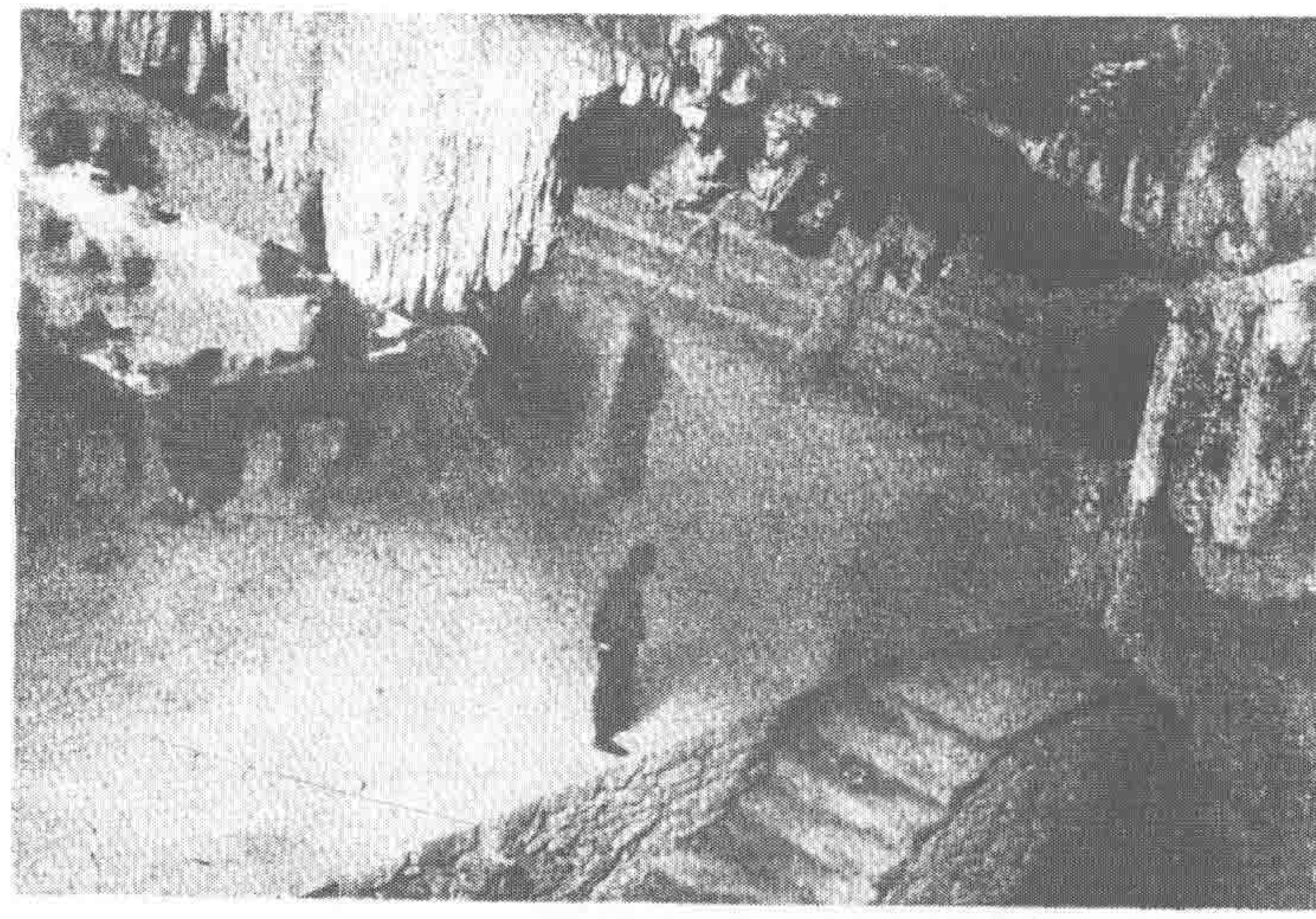


善權洞下洞之入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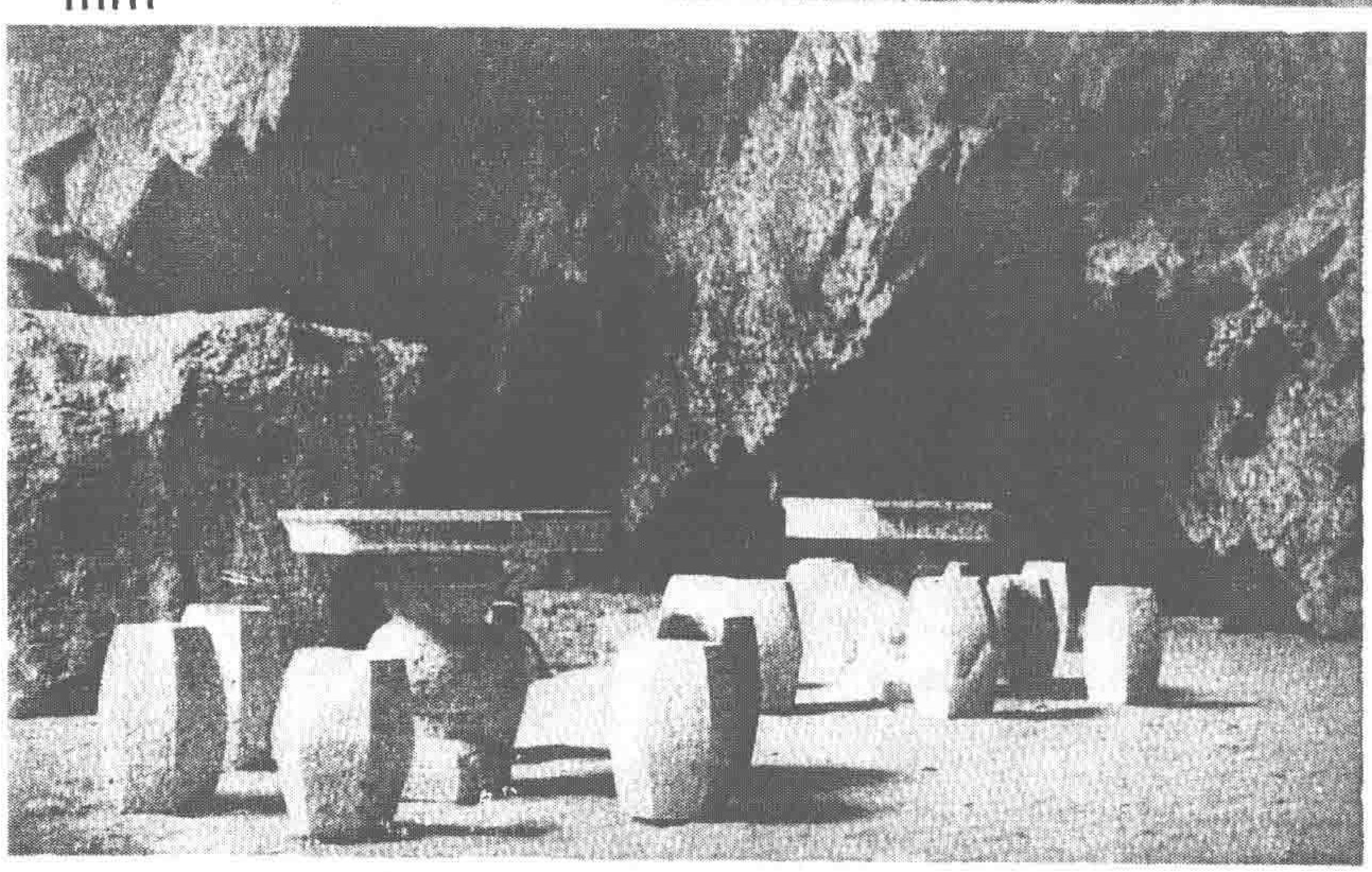
善權洞中洞入口處豎立者卽小須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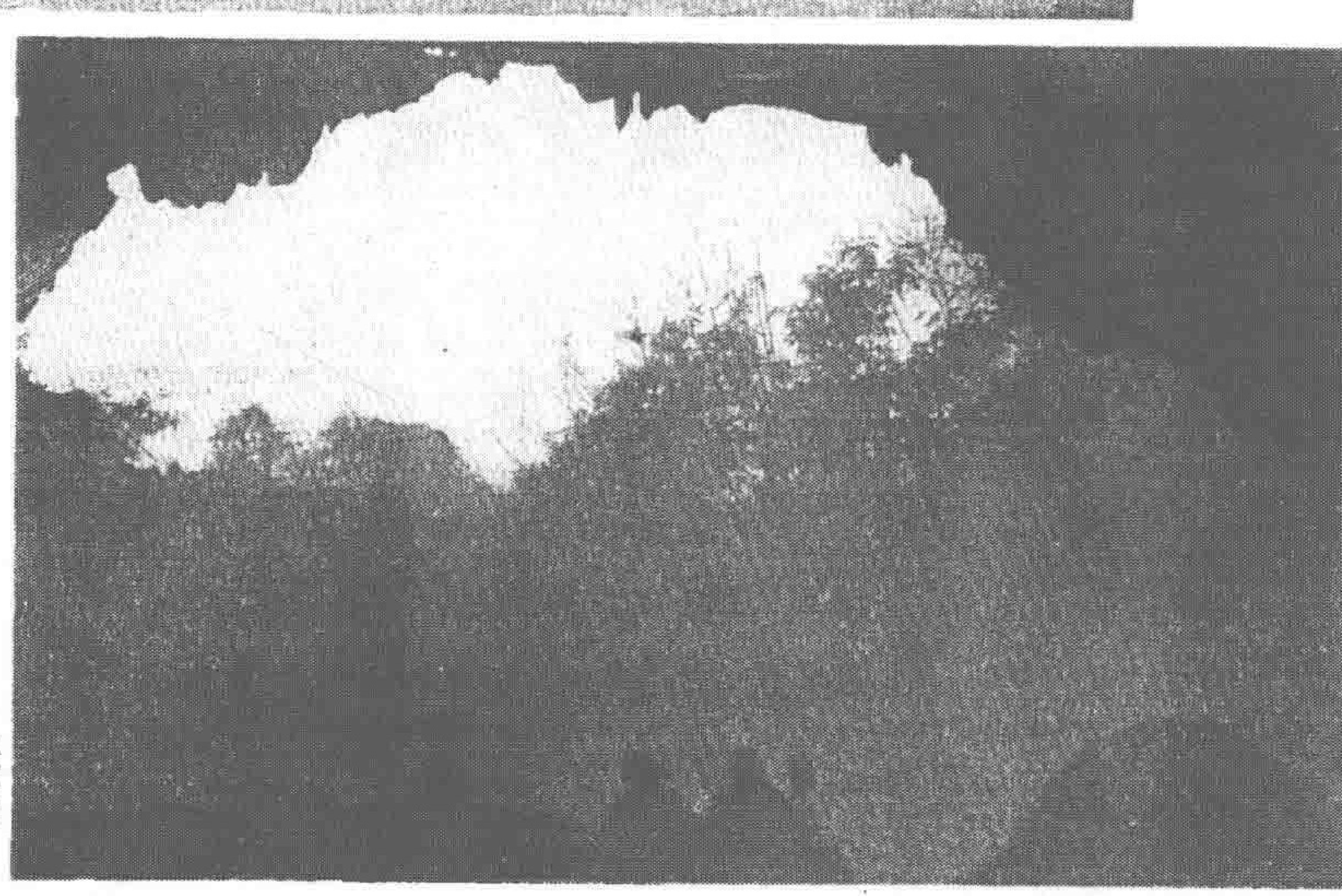
宜興二洞（二）



庚桑洞之海王廳 ⇨



宜興庚桑洞中之石枱石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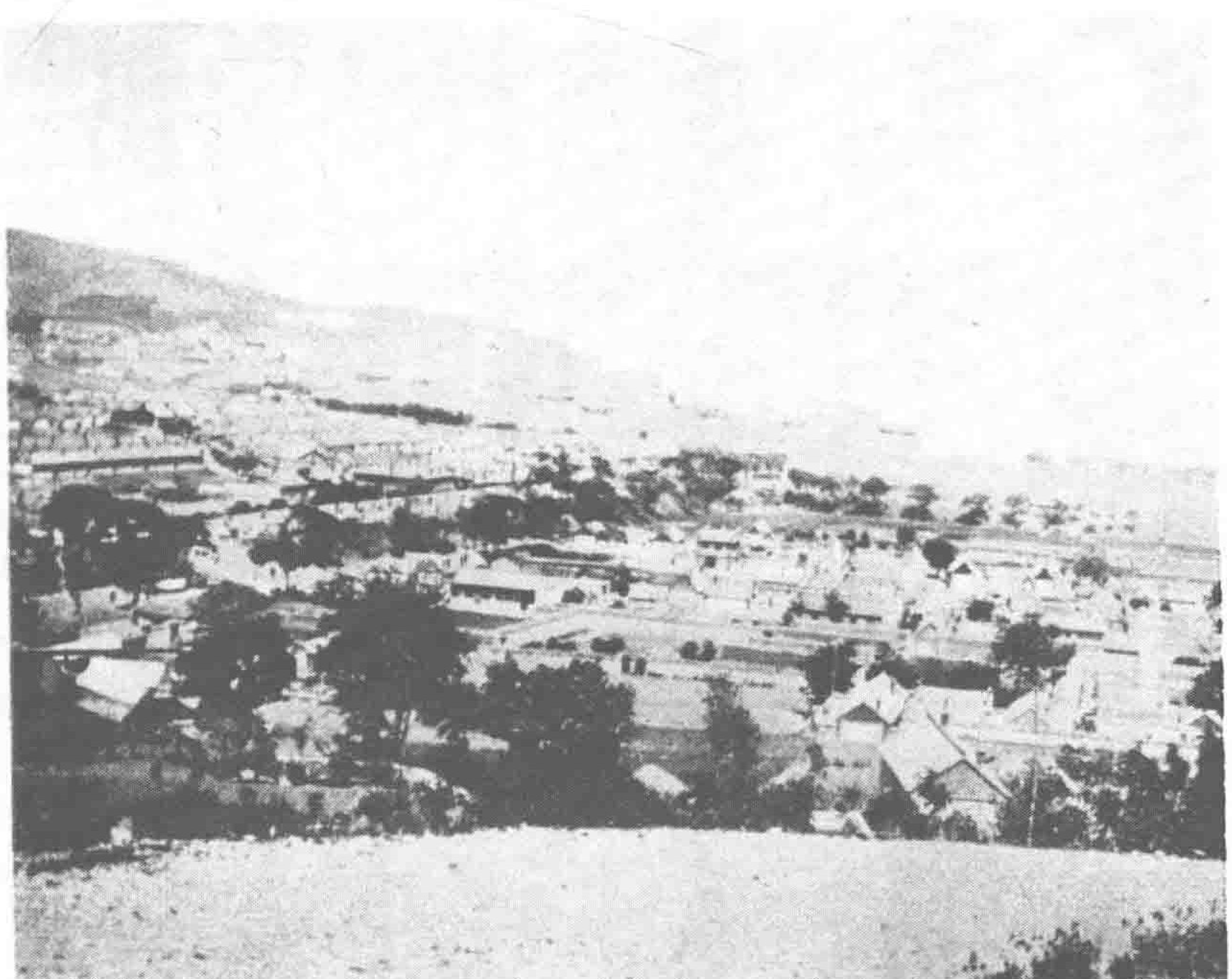


庚桑洞口 ⇨

威海衛



⇧威海衛之環翠樓



威海衛全景⇨

旅行講座

九六叟相伯

蔡子民先生訪問記

趙君豪

今年旅行雜誌添闢了「旅行講座」一欄，重要目的，是訪問時賢，徵求對於旅行上的一般意見。在新年特大號中，我們已經訪問過年高德劭的馬相伯先生，這一期，我預先決定訪問蔡子民先生。

每次想起蔡先生，我便想到北平的西山；同時我每次回想北平的往日游蹤，也一定想到蔡先生。

這是民國十一年的夏天——離開現在十三年了——我出了學校的大門，便一直到北平去。那時候，北平的情形好極了，市面着實繁榮，人口也非常的多，可以說是北平的黃金時代。我每天都到中央公園去消閒，興緻很好，一住便住下了兩個月。

因為不想離開北平，便想我相當的工作去做。得到友人的介紹，便去訪問蔡子民先生。那時候，蔡先生住在背陰胡同。我還記得蔡先生的住宅，是靜悄悄的，院中有很大的樹，——好像是槐樹——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面北的一間客廳裏。蔡先生那時候還是擔任大學校長，經過了幾次的晤談，蔡先生對於我的感想很好，預備叫我到大學裏去擔任一些工作。

有一天，蔡先生到西山去了，恰巧有事，我們便約定在西山相晤。在一個夏天的早晨，我坐車到西直門，出了城，便僱着一匹驢子，一直趕到香山。沿途風景好極了，尤其是夏天的早晨，過了海淀，可以遠望萬壽山的峯樹，沿途的樹木，是非常茂美的。

蔡子民先生近影



蔡先生住在香山甘露旅館對門，我在當日午後便去相晤了。那時候在座的我記得

三—二三一

還有湯爾和先生。我們談了很久，才歡然握別。我在香山游覽了兩天，到第二天晚上進城。

後來，很辜負蔡先生的好意，我在暑假中因爲有另外的工作回南了。

好像是民國十二年的秋天，蔡先生又到歐洲去。我們在上海又見面一次，我並且到輪埠去送別。



蔡子民先生又一影

以上是我和蔡先生的認識，這十幾年來，我因爲生活的驅策，一天有十二小時以上工作，對於訪晤蔡先生的機會是少極了。但是，北平哪，西山哪，很多次數和蔡先生晤面，在腦經中佔了不能磨滅的一頁。

×××

這一次要去訪問蔡先生，便先去了一封信。

蔡先生很高興，第二天便有回信，約我去談談。

在前天的早晨，我驅車到白利南路，進了國立中央研究院的大門，馳過了短短的馬路，車停在第一進房子前。我推進了門，坐在會客室裏等待着。

蔡先生的精神，老是很好的，笑容可掬的我們握着手。

「我們好多年不見了。」蔡先生笑着說。

「是的。」我很忻然地答復。

於是我們便坐下來談話。

「先生向來對於旅行的興趣如何？」在開始談話時，我便這樣的問。

「很歡喜的，因爲旅行，可以看到自然的美，還有各地許多特別的情形，能夠在旅行中知道的。」蔡先生很高興地說。

「先生第一次出外旅行的情形怎樣？」

「那時是到杭州去考試，我第一次出外旅行，當然是杭州了。從紹興到杭州，是坐一種櫓船，紹興人稱爲烏篷船，總是夜裏動身上船，第二天早上到西興，過江就是杭州。在那個時候，新市場還是旗營，我們去游西湖，是從湧金門外下船，現在大不相同了。」

「先生不是去歐洲好幾回麼？對於歐洲

三—二三二

的旅行，感想怎麼樣？」

「是的，我去歐洲，先後五次。其中在德國躭擱的光陰最久，先後計算起來，共有五年。在法國，差不多先後也有三年。在歐洲，旅行是很方便的，以我個人的感想，尤其是在德國。在大戰以前，我們在德國，往來很自由，不要護照，簡直和德國人一樣。那時是在歐洲大學聽講的，到了暑假，便去德國名勝的地方游歷，有時到瑞士去，瑞士的山水，是足以使人流戀的，因為語言通，交通便，所以瑞士時常有我的足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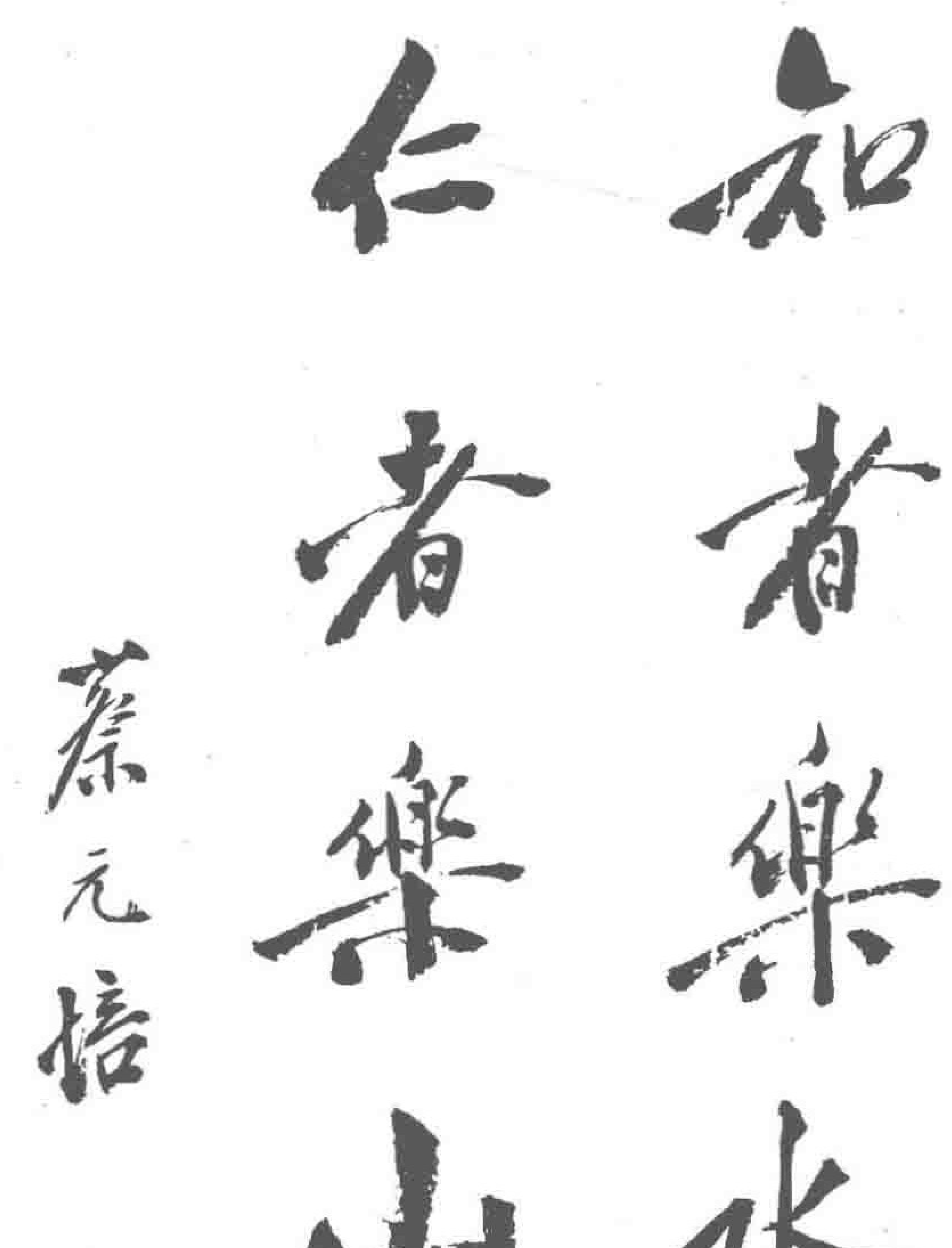
「先生旅行歐洲，最歡喜那幾個地方呢？」

「第一當然推瑞士了。瑞士的確可愛，自然風景很好，設備很方便，瑞士的人又很和平。瑞士的人，對有色人種，並不注意，一樣看待，一樣親愛，所以到瑞士去游歷總覺得很舒服。除了瑞士以外，還有法國南方及意大利邊境一帶像麗士蒙脫利愛，一直往南去，我都非常歡喜。因為這些地方都是向陽的，海水是青天，所謂碧海青天，的確不錯。在這許多地方去旅行，身心都感覺到非常愉快。還有一點，我覺到越是冷的地方越是清潔，如荷蘭以北的丹麥，瑞典，挪威這幾個國家，氣候愈冷，他們愈注意清潔；至於氣候熱的地方就大不相同了，甚至於愈熱愈差，對於清潔，比較冷的地方，就相去得遠了。」

說到此處先生又長談下去：

「我在旅行的時候，除游覽名勝而外，對於有美術館的城市格外注意，如德國的 München——這個地名在英文好像讀 Munick——意大利的 Rome, Florence，還有法國的巴黎，在每一個有美術館的地方，我總是很細心地去看的。總括的說，我向來旅行，很注意三點：第一，是看一種不同的自然美；第二，研究古代的建築；第三，是注意博物院的美術品。」

我又問：「先生，在中國，歡喜些什麼地方呢？」



蔡子民先生為本誌題字

三—三三二

「很慚愧！在中國走路並沒有在外國那樣的多。」先生很謙虛的說。

先生又繼續告訴我：「可是我很愛西湖，富春江眞可愛，我還流戀北平的西山，現在看看太湖。西湖有許多地方可以比瑞士。但是拿瑞士比西湖，西湖是太小了。如果要比瑞士的話，應該拿西湖的全部，連太湖，天台，雁蕩這許多地方合起來纔可以和瑞士比較。」

「旅行是奢侈的，是要舒適的，關於坐火車，坐輪船，住旅館，總要求其華美罷！先生對於這一點，有什麽見敎？」我很猶疑地問。

先生笑了，繼續說道：

「假使經濟寬裕的話，當然囉，不妨這樣辦。依我的意見，就是舟車和旅館不舒適，我相信旅行所得到的快樂也可以抵償的。」

「北平現在不是辦游覽區麽？先生的意見如何？」

「那是很好的。北平游覽的去處有兩種：一種是郊外的風景，一種是城裏的古代建築，還有許多美術品假使交通和旅館辦得好一點，一定可以吸引許多游客的。」

「招致外國游客，對於中國的認識，當然淸楚一些；但是，可以提高中國在國際的地位麽？」

「提高國際地位麽？我的看法，不是這樣。但是，總可以引起一點好感覺，不過不十分大。」

「先生對於中國的避暑區認爲那一個地方頂好？」

「還是靑島好。廬山我去過的，廬山是不錯，但是那裏有山，沒有海；在山上看鄱陽湖，太渺小了。北戴河我也曾去過，可是北戴河有了海，又沒有雄偉的山，總覺得不十分好。靑島的好處，是有山有海。靑島又是一個都市，有山水的樂趣，又有都市的方便，這是其他避暑的地方不能比較的。另外，靑島還有大學，到圖書館去參攷，也是很方便的。」

「關於游記這一類的書，先生大概看得很多的，但是印象最深的內容最切於實用的，是那幾種呢？」

「是的，游記一類的書，……我想水經注雖不是游記，但是可以看書中有許多地方可以增進旅行的智識。另外要算徐霞客的游記了。不過霞客的游記，實際上可以供我們參攷，並不是一種文藝的作品。」

「先生最近還想到外國去游歷一趟麽？」

「是的，還想去一趟。」先生很高興地說。

先生又繼續告訴我：「我雖然到歐洲去了五次，但是有兩次是固定的，住在一個地方，游歷的機會很少。有一年是專誠出國去游覽的，走的地方很不少，但是西班牙，葡萄牙，及巴爾幹半島，還不曾去過，我想終久要彌此缺憾的。」

「先生到過美洲麽？」

「哦，美洲去過兩次，黃石公園 Yellow

Stone Park 和尼加拉大瀑布 Niagra Falls 都去看過，各國都有不同的自然美。」

談話至此，我要問的話差不多完了，於是乎請蔡先生攝了兩個影，便是登在這裏的照片。

在掘別的時候，先生又問：「旅行雜誌出版了好多年罷？」

「今年是第九年了。」

先生笑道：「好的，希望你發揚光大下去。」

我們互相握手着，便歡然道別。

× × × ×

我出了房子，日光是普照着，國立中央研究院是向陽的，我便悠然想到法國麗士的碧海青天。



歐遊賞雪記

繆召子

美麗的冬令歐洲

歐洲的樂園，舉世無不讓之瑞士，瑞士的風景，尤賴於雪，法之希也莫尼，德之派羅豆基希，奥之基之蒲猶，多是有雪景的，所以都是遊人𦋐集的所在。倫敦人要避濃霧，巴黎人歡喜在夕陽藹淡時，躑躅鐘塔之下，但遠不如在夜行微睡於雪天中，黎明看白銀世界的來得有趣啊。

鼻端頂的柏林豪華士女，他們肯定要到波蘭平原去賞風，要到臨頓街後在朝靄中去看鷗戲，假使一度去遊過雪景的，一定要改變他的作風呢。

雪景好的所在，往往分不出那裏是氷，那裏是岩，羣山環抱，峯巒重叠，千年積雪，埋存於氷河溪谷之中，不辨其那裏是河，那裏是谷，大家只好統稱一聲白石炭了。所幸氷河不廣，到處有瑞士四通八達的鐵道；而在倫敦，巴黎來的有汽船，在德國來的有無數的汽車道，多在萊因溪谷的夫羅地方換了乘，趁了山岳鐵道達到山峯，再從東面下降出谷。每到了一重陰鬱的山中，必定隨時展開爲另一種世界，而在否因那邊，微微底南風送來，天氣漸漸地生暖，太陽也似乎不像入谷時的淡藹，中國松樹點綴着柔麗底山岳，幾疑爲另一世界了。過撤馬頓，支歐黎拿，撲德雷希拿諸村，無村不有人招呼客人試行雪艇。所過的家庭，多表記着歐洲社交的焦點，老年的，壯年的，都不必說了，便是黃口豎子，甚至不能發話的家畜，也多在實行他的社交手腕，歡迎旅客。

聖穆黎芝的豪華

優美的電氣機關車，把都會的人們送到湖濱停車場去，那裏有大大小小無數的旅館招待員，戴着特製的招待帽，佩着光明燦爛底襟徽，歛着容，整列着，他們招呼着旅客，乘坐着二馬並馳的橇，巒鈴不住地振響着運着客人到大旅館中。汽船不絕地運儎着客人越海來去。

聖穆黎芝街，周圍一里間，都可以望見晴明之湖，南斜坡向日處，隨處看得見敎堂的塔尖與郵局等建築物。這裏的旅館，商人，一年中全靠着這冬令的三個月的生意，運動器具店，攝影室，畫片攤，土產店，喫茶喫食店，連衡並宇，而誘致遊客遊興的東西如雪艇，雪橇，滑橇，競馬等等所謂雪與氷的舞台，更不知是若干。

這裏離海面高出一八〇〇密達，是一大森林帶，普通的語言，是瑞士語法語，此外還有英格底谷的土語，羅孟德語，意大利語，極盡混雜之致。從雪艇小屋至山坡的滑降器具，所謂四杆以上的一石一木，裝置於雪的大斜面者，不知其多少。所以好遊之人，到了此地，

雖亘長期的冬令，亦不覺到嫌惡啊。

從聖穆黎芝沿谷向南行，可走到意大利國境，中間要經過加姆浦夫羅希羅蒲拉那希等有名之湖，湖畔村莊，極盡地主之誼，留客住宿。谷盡處有絕世的山水畫家喬巴尼之墓，墓前種着聖穆黎芝落葉的松，建着石造的畫廊，極盡畫聖之三部作，他是久居在馬洛邱的了啊。我在冬令三月之末，獨在街道乘着滑艇過兩面岩山相廹的浦雷力利亞溪谷而降於意大利的基亞巴歐那，再出克莫湖畔，很覺興趣盎然。亞爾伯素有雪深明媚之譽，我到拉喀克莫氷岸時，那春之花蕾，正有綻放之意味，從北岸克利馬村望過去，遠遠可以望見輪船與遠山雪景，初次旅行，得到如此美景，怎不令人依依呢？

翌日自米拉南出發，從斗伊拉南依伯爾尼亞鐵道到泊斯基亞松谷眺望披支巴黎的氷稜，胸襟澄清，世界樂園之譽，洵不誣哪。從聖穆黎芝到裴羅尼那羣峯，趁裴羅尼那電氣鐵道去，不滿一小時，可到主峯披支裴羅尼那，從此地可達莫羅特拉基氷河之落口。這裏在六年前構築七十密達以上距離的雪艇飛台，與隣村的芝歐黎那有名的滑氷氷場遙遙相峙，每到冬季，英德法的運動家身上穿着皮衣到這裏來作網鐵的競技。那一等的大旅館中，除有人專管這運動器具外，更招聘各國美麗女子，來參加這競技，彷彿坎拿大之竹馬擲躍，眞奇觀啊！

最高的地方叫無風帶，但是這裏的湖水，仍堅氷積雪，周圍一哩間，可以乘馬競走，各國游客，每舉行競馬賭賽，湖畔有中國式的松林，遊客逍遙於此，其樂怡怡，實可以說得超越國境的各種各層人類彙集的國際歡樂場所啊。

大比斯的熱鬧

與聖穆黎芝並稱的賞雪樂園有大比斯，從歐伽頓因越過批芝克希便是大比斯了，這裏的山村，在離地一六〇〇密達之上，居屋比聖穆黎芝爲多，有肺結療養院，所以四季有人出入。我在黃昏時，求宿於瑞士式的一等旅館中，因爲旅客較多的緣故，人聲犬聲，終夜不絕，喧擾非常，第二天，改宿於二等旅館中，安靜多了。

從氷河之山，遠眺景色，究不及聖穆黎芝來得美麗，可是雪艇滑降運動，可稱全歐第一，那裏有各種遊嬉運動的講習會，凡羈留旅客，運動不十分純熟者，講習會可以隨時指導，不取一文費用的。

每到冬季，歐洲各國選手，總要舉行一次遠征，到那邊去運動，何等的熱鬧啊！

京都散步

北尾鐐之助原著

陳心純譯

日本的西京（京都）是一個稀有的惹人的美麗的地方。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純粹東洋的，古典的，靜的美。東山的翠岱，三尾的紅楓，我們祇要一聽到名字，便會怦然嚮往。自來介紹京洛的書雖多，但大抵是偏於概念敍述的皮相之談。本文作者北尾鐐之助，是日本景觀文學（描寫景物的文學）的第一人；用他的新鮮的眼光探討京都的美，寫成『京都散步』一書，將前人所未發的京都美呈露在讀者的眼前。他的清麗秀拔的文字，更足以使牠所描寫的內容收相得益彰之妙。這一篇東西是『京都散步』裏面的第一篇，也可以說是京都的總論，現在我先把牠譯了出來。至於其餘分別描寫各個景物的各篇，也擬譯尤遂譯，以饗讀者。——譯者附註

進入了九月之後，我又任京都過了一夜，在晨朝的天空的美麗中睜開了眼。一看到那清澈的紺青色時，……京洛之秋……我又很清楚地意識到了這樣一個東西了。

傍晚，柂着宿所的木屐，飄飄然地站立在附近的三條大橋上面而眺望時，從那好像沸騰那樣的流水上面不但涼，而且已經寒冷的風是吹上來。我一邊合攏了浴衣的襟，一邊試撫摩着那擬寶珠的紫銅。雖在這上面，我也在手掌之上感到了秋意了。

……天正十八年庚寅正月　日　豐臣初之御代奉增田右衛門尉長盛造之

我將這些雕刻在擬寶珠上面的文字一氣讀了下去，並且試叩擊那發出蒼黑的光來的中國金的肌膚。……

……喲！雖在這裏，也存在着『古』的意味喲！

向東眺望時，在叡山的上面，白色的旗雲是伸出在空中，染着落日的殘紅。

在古代的『京都古事』裏面有如下的記述：

『京都，是一個好像氷糖那樣的地方，到底是很雅的，如果拿滋味來譬喻，那是甜的；但是加以咀嚼，却並不美味，很乾枯而沒有潤澤味；雖然很綺麗，但是不知在什麼地方有一些寂寞味；多的東西是寺廟，女人，少的東西是酒店，武士，鳶烏等。』

的確，寺院和女人可以稱之為幾乎是京都的全部。如果我們看到了舞妓站立在梵鐘前面的繪畫明信片，我們就馬上可以理會得這是京都。室生犀星氏曾經說過，京都是一個寺院之都，而同時也是一個各種各樣的瓦之都；而據我看來，並且是一個池之都，是一個赤松，竹林，以及霞之都。

說起了寺，我想起了在某一個夏季的傍晚，走進了南禪寺的北門（樫門），獨自在那裏的庭院裏面的湯豆腐屋裏面休息時，不

知從那裏，一種粗大的男子合唱的聲音傳了來。經我加以訊問，纔知道這是東山中學朝夕舉行的讀經的合唱。我方纔因為在中學校旁側的畑間，鄉婦們正在大灌肥料，所以掩着鼻子走過來的。而現在這個合唱聲音所從來的那講堂，則恰恰在那畑的上面。這附近的鄉人們，一定是朝夕聽着這種讀經的聲音而一邊耕種着畑的吧！

我在京阪地方居住，前前後後已經有二十年之多，但是將京都的風物仔仔細細地加以玩味，還是最近兩三年間的事情。奇妙的是，當我從這個寺到那個寺巡行視察之後，伴隨着見聞的增廣，我的對於寺院的觀念也生出種種變化來了。在京都，大概有幾百所寺院吧。而在這些寺院裏面，宗派和格式姑置不論，我們可以從什麼地方看出牠們的連繫來。如果我們僅僅看一個寺院，那麼不能就說已經了解了這個寺院的全部的，因為這些寺院，是像一連串的珠子那樣，牠們的時代，人物以及構築，都在什麼地方具有連貫性的。

譬如說，我們拜觀了桂離宮之後，再進而參觀那據說是用桂離宮的餘剩的材料建築起來的曼珠院時，便可以格外了解桂離宮的遺構了。又如我們看過了在銀閣寺裏面掘出來的山上的古庭園，以及龍安寺和大仙院的庭園之後，再進而去參看西芳寺的古庭，那麼對於室町期的庭園的變遷，便可以得到一種矇朧的了解了。又如我們在栂尾的高山寺聽到了明惠上人的勤行之後，想像着上人在紀州和京都之間，往復步行着的飄然的姿態，而一旦來到了仁和寺，忽然看到了上人的旅籠，旅行出發時候所時常攜帶着的古舊的手籠時，便會不知不覺生出一種好像遭逢了百年的知己那樣的感覺來了。

京都的寺院在東山和西山，是因着地形而相異着構築的。在比較平穩的西山，寺院從山門起以迄本堂為止，是配置着廣寬的堂塔。而在東山，則因山勢很峻激地移到平地，所以山門的構築也很迫促，顯得很威嚴地聳立着。如果將西山的廣隆寺，天龍寺，妙心寺等的山門內的寬廣的配置，以及東山的南禪寺，知恩院，高臺寺，清水寺等的迫促的配置相對照，那麼，比較了東山的進取，西山是遠較隱栖的，消極的。如果先巡視了東山之後來到西山，那麼便會生出一種悠遠的寬敞的心理來。

在這些各個寺院的境內，都具有多少的櫻樹，或者楓樹。仁和寺，大覺寺的櫻，永觀堂南禪寺的楓等在某種意味上面，無寧比較了寺的本身更為有名。但是一過了春和秋，京都的寺院便不可思議地缺乏花卉了。也沒有藤花了，也沒有牡丹花了，也沒有山吹花了，也沒有菊花了。在高臺寺的外面，沒有荻花了，北野的外面，梅花也

缺少了。即使有，也僅有其名罷了，像可以在大和附近的寺院裏面看到的那樣色彩，却是無論那裏都找不到了。

今日的京都的寺院，尤其像金閣銀閣等寺，與其稱之爲寺院，無寧稱之爲京都地方的一個公園，更來得適切。如果寺院生活繼續以今日這樣的形式進行下去，那隨誰敢担保將來一定不會有酒店開設出來呢？

仁和寺的櫻花，據說每年需要幾百元的肥料。自昔便著名的嵐山的櫻，是明治時代種植的。高尾和栂尾的楓樹，據說也不是明惠上人們所知道的。

我在某一個時期，曾經試行着手調查京都名所古蹟足以置信到什麼程度。但是因爲曖昧模糊的過多，終不得不知難而退了。這些名所古蹟之中，根據古文獻而造成的也有，根據土地的口碑和傳說，所在地完全弄錯了的也很多。到了現在，連要加以整理都很困難了。譬如說，相傳定家卿撰那首小倉百人的所在地的厭離庵的遺趾，現在有三所之多，而不知究竟那一所是眞的。又譬如現在的祇王寺，據說是在明治三十五年開始在這裏建築起來的，如果我們把牠當作是眞正的祇王寺，那就糟了。

如果這樣一想，那麼略略有些潔癖的人，便要把京都這個地方當作一個無論如何都靠不住的地方了。但是，我們如果到京都去住宿一兩宵，那麼誰都要不可思議地稱說京都實在是好的。如果請問好在那裏，那麼他一定要囘答說，所謂那裏是說不出來的。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那麼不外乎是鴨川，祇園，四條，以及四周的寺院和山等等罷了。而這種山哪川哪，在別的地方也未始沒有。所以，京都的好，終不能指出是在那裏的。

我住在京都二十年左右，决不認爲牠是一個宜於居住的地方，無寧來到大阪，得以感到一種有如解放那樣的明朗和自由。現在，我時時朝晨前往，黃昏歸來。但是，有時因着什麼的機緣而住宿一宵兩宵時，便不可思議地很新鮮地感到了京都的好處來了。如在夏天的晚上，打算好了『今宵在京都過夜！』喝了一些啤酒，披上了宿所的浴衣，踉踉蹌蹌地走到四條附近眺望時，便眞正會生出一種悠閒的行旅的氣分，京都的氣分，什麼都忘懷了的氣分來的。這些氣分，在身體裏面蕩漾着，於是世間是顯得很歡喜地，行路女子的臉也都顯得美麗而幸福了。被明亮的燈照着，探看着京都人形的玩具的陳列窗；佇立在菓子店前面而連想着京菓子的風味；從雜貨店的暖簾的蔭處，對着陳列着的髮飾而感到京都美人的白粉的香；這些的氣分，惟有在京都四條附近閒逛的時候纔能感到吧！雖然不論到那裏，旅行的一夜的閒逛總是喜悅的，而在京都，則這種喜悅能夠格外地在身內蕩漾。

當我站立在四條大橋上面，便開始想起了京都的發祥地是鴨川的灘碛的這件事情了。我想如果從京都這地方將鴨川這東西除去，那麽將成爲什麽樣呢？有人曾經說過，如果鴨川沒有了灘碛，那麽日本的戲劇，不知道將變成爲怎麽樣。我又以爲如果牠（鴨川）是像大阪的川一樣，湛浸着漫漫的水，水蒸氣船吐着煙霧而溯航着，那麽又將成爲怎麽樣呢？

究竟，京都這個地方，不僅牠的都城的全體是藉着鴨川而支持着，並且可以說牠的本身就是在那川床和灘碛之中發達出來的。

京都的地勢，是從東北向着西南激勢地傾斜着的，這個祇須略爲仔細地加以巡視便可明白。像堀川線，西洞院大街等等，是形成了亘歷南北，有如細谷那樣的低地；而和這相反，油小路通和新町通，則形成有如高高的丘阜那樣的趨勢。因此，在這附近的東西的街道，也就成爲了不規則的坂坡；尤其三條和四條之間，在轉入六角堂通新町西的所在，形成了十九分之一的坂坡，在轉入蛸藥師通新町西的所在，則形成了更高的坂坡。而在新町通之中，則以姊小路通等處爲尤高，而其東側的室町道則稍稍低下；所以如果要進入烏丸通，有時竟須登陟三十一分之一的坂坡。這個低谷，從御池通往北，漸漸轉向東北而延長地接續着。

從這樣的地形而考察，可以毫無疑義地推知在往昔，鴨川是分成爲好幾條支流，而其本流則是向着極西的方向流去的。大概上述的堀川和西洞院的低谷，便是往昔的鴨川的本流吧！

在往昔，這附近樹木很繁，野獸等棲息在。在這中間，水勢比較峻激的堀川是流貫在。這個，在五六年前揭載於廣島高師的地歷會位誌的塚本常雄氏的『京都市賀茂川的今昔』一文，以及最近藤田元春氏的『平安京的地理的考察』一文裏面，都有記述。

總之，在地形上，鴨川的水，有向着西南向着西南流去的傾向，因此現在的流域，非常不自然，自古便有在西方建築確固的堤防的必要的。

看『京都坊目誌』可知昔日的鴨川是從一條地方向正南流去的。但因弘安以來的洪水之故，在四條以南，川流轉向西方，因此寬文八年築起護岸，標明河的流域和町名的區別。本町通以西的土地，是原來的加茂河原。現在的大佛前的鞘町，問屋町，宮川町等，則都是當時的河身。問屋和鞘兩町，是在慶長七年開通，宮川則是加茂川的別名。這些記載也都說明了京都的土地的傾斜以及鴨川的水勢。京都的土地，是從鴨川和高野川方面吐出來的土砂堆積起來，漸漸將川流分成三叉，形成扇狀地，而造成今日的盆地的。所以在往昔，如果一旦大雨降下，鴨川氾濫，那麽洛中人馬的交通便馬上爲之杜絕。桓武帝的平安建都，所以需十二年餘纔告完成，

也是因爲鴨川的水路工事需要長期年月的緣故。

在京都，巡視四周而以沒有山的方向定爲南方。由此而向北行，稱爲上行；向南行，稱爲下行。東和西的橫線，則都稱入，如向東進入，向西進入。這和『北上南下』的地理的稱呼是相符合的。

平安城的區劃，以大內裏爲北部的中央而城內的街路像碁盤那樣整然劃分着的，據說是採取中國的長安城的制度。如果從飛機上面俯瞰下來，那麽可以歷然指點牠的市坊的整然的瓦之波。

適宜於展望京都的所在，就附近的山而論，銀閣寺上的如意岳，大文字山的三角點（四六六米突）的附近，最宜於縱覽。愛宕，叡山，嵐山的龜山等嫌略遠一些，吉田山太低一些，雙岡，東山一帶，則因樹木繁茂，山巒複雜，不便於任意展望。

某一個夏季，爲了要觀看大文字的現場，站立在如意岳的弘法堂前，俯瞰夜之京都的燈火。這時候，看到了在相對的愛宕山上面夕陽一直線地落下來的情形，不禁想起了像京都這樣程度方角判然的地方是沒有的。在京都，東西的街區的線，是從朝日向着夕日，一直線地馳走着的。時常在秋天的黃昏時分，在丸太町通，四條通等東西的大街上面步行時，在西方巨大的鮮紅的太陽，漸漸向着縱貫的町筋的中央掉落下來。被汽車的油所沾濡的土瀝靑，閃閃地發着光，電線和電車的軌道，眩人地返射着。在這種時候的京都市街的明麗，在其他都會裏面是看不到的。

到了晚上，尤其街燈和屋燈的光，和街道相平行而延長了一直線。光的線條，很分明地描畫出了美麗的碁盤。在京都，和大阪神戶不同，因爲少煙灰塵埃，所以這些燈火的顏色格外明銳而美麗。燈之海的中心點，雖是在四條，鴨川的附近，而暫時觀賞了一回，在和大文字山相對的前面，一種階級狀的燈火的棚是顯現了出來。這和其他的燈火各異，是不可思議地高浮在空中那樣。檢看地圖，這是從西陣以迄北野，大將軍方面的丘陵地。而在近山的這方面，燈火反映在夕靄所籠罩的水蒸氣的帷幕上面。

四條高倉的大丸吳服店的露臺，在觀察京都的周圍上面，是處於最適宜的位置。但是可惜成爲了動物的檻哪，甘酒店哪，小孩子的遊戲場哪，阻塞了展望的視線。有一次，由店員引導，昇上最高層的展望臺，而現在，這裏也成爲了店員的休憩所，睡滿了晝寢的人們，連踏足之所都沒有了。來到京都的人們，如果站立在這個展望臺上面而眺望四方，那麽大槪將拾起自己們的遊覽的足跡，互相談論着在周圍的羣山中顯露出來的堂塔的位置的吧！而現在已經不能加以利用，這實在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京都是這樣一個三面被山包圍着的盆地，所以一到夏季，白晝是像燒灼那樣蒸暑。但是一到了晚上，馬上溫度降下而變成涼爽。

二一一—二四三

從冬之夜以迄朝晨冷寒非常酷厲。夏之夜，在大阪溫度降下到二十五度以下的僅有三小時左右，而在京都則往往繼續到八小時以上。但晚上雖然涼爽，而因爲晝和夜的氣溫變化太激，究竟是一個不健康的地方。

試看京都府的測候所所調查的京都氣候的特徵如下：

一、因爲風弱，所以京都很少大火。

一、寒暖相差很大，夏季白晝非常暑熱，而冬季嚴寒特甚。

一、有時突然似乎豪雨將來而結果旱魃是很長期地繼續下去。

一、豪雨是在低氣壓通過南方的時候降下來的。比較了阪神地方，下雨的日子遠較多多。

一、京都的雨，大多從朝晨降落。

一、從晚秋以至初冬，往往有一種特有的時雨降下來。

一、風向大概向北。雖有時吹東北風，而風勢很弱，南風西風的時候則較强，日中大概吹南風。

一、春季大概多西南風西風乃至北風西北風，夏季多東風，秋季多北風，或東北風，冬季，從南向上迴而形成北風。上層，吹西風的時候多。

一邊眺望着北嵯峨附近的有名的楓色，一邊在山際的細道步行時，在有如拂拭過那樣的蒼空中微寒的西風是開始吹起來。忽然白雲湧起來，淅瀝淅瀝的雨打着藪垣。這是京都所特有的『北山時雨。』

這種猖狂的天氣，就是從晚秋到初冬期間降下來的盆地特有的時雨。寒暖的兩氣流互相交錯，暖氣流一升到上層，在高處，便馬上膨脹起來而形成了雨。日光照着被雨點所沾濡的葉梢，楓葉像擦磨過那樣美麗地發出光輝。有時候在夜之街上步行時，突然有些東西碰觸着臉，仰看時，在滿天星斗的美麗的夜空中，不知從那裏，冷冷的細細的小糠雨是正在下着。我於是生出一種京都之秋夜的感覺來，一邊將衣襟合攏了，一邊疾急走去。

這種時雨的醞釀，最多是在朝日上昇，朝寒快要變爲和暖的六點鐘起以至九點鐘爲止的左右。這時候，寒冷的季節風是吹着。

和時雨一樣，盆地特有的水蒸氣是朝夕包罩着四邊。在寒暖氣流交錯的地方，春之霞和秋之霧是漂浮着。這種霞，從四邊的山中生出，在遠遠的南方，從山科附近，亘歷到伏見附近，很深地籠罩着。從大丸吳服店的露臺上面南望，一帶都是垂着乳色的重重的幕。從這垂幕之中，西本願寺的屋頂哪，東寺的塔哪，都是像夢幻那樣浮現着。這種的景色，如果將四邊的羣山眺望，完全像圖畫一般。尤其從西山以迄北山，山的頂顛都是形成渾成的圓勢，霧是深沈地封鎖着牠們的谷間。那些圓勢的重疊，愈遠愈形靉靆。在這些霞中

被描畫出來的色彩和線條，如果到了京都來，那麼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到；而尤其因爲鴨川是南北貫穿着市中，所以如果站立在任何一條架設在川上的橋上面，都可以看到都會人所稀見的霧的景色。霧之都的風景，雖然在大阪的河川上面也未嘗不可以看到，但是大阪的，很多被細塵所左右，並且沒有像京都那樣的山的圓勢和赤松的直線。

這種霧，霞，和時雨，都成爲京都景物中的有名的東西。不僅自昔便被俳句和歌曲所吟咏，並且對於促進今日的風景畫，也有大大的助力。不論什麼人，看到了這種景色之後，沒有不發出聲音來歌咏，或者取起刷毛，磨起墨來的。

京都的天氣，大致說來，在雲向西北流的時候則雨，向東南流的時候則晴。

這種時雨和霧的移動，很快地染着草木的葉，將一望美麗的錦繡織在羣山上面。寒冷的冬季開始蒞臨時，霜很早降下來。在北面的羣山中，寒冷的季節風帶來了白雪。於是，這附近特有的山農園爐生活開始了。冬是很長期的。京都的冬市街，雖然已經完全被春光所惠，紅梅的花又將開發，而八瀨，大原，鞍馬附近，面臨北方的山陰裏面，則還斑爛着去年的殘雪，透出了柿木的枯枝，兀立着皚白的山。春寒料峭，獨個子在山路閒走時，可以看到在日光所照的雪溶化的泥濘裏面，積載着北山的圓長木材的牛車，是被女人追趕着而在坂道上面登陟。

這種氣流的錯雜，引起盆地特有的猛烈的雷。雷鳴在附近的羣山裏面反響着，成爲一種別的地方看不到的凄厲的景象。自昔，京都地方的雷的損害是很大的。

從高處向下俯瞰時，不禁想起京都地方西洋建築的缺少。原來，京都這個地方，是一個充滿靜美的所在。牠的廣大的寺院的領域，淅瀝淅瀝打着窗的時雨，卷着遠山的霧，霞，傳來的鐘音，一到黃昏便馬上襲來的寒冷，幽居在四疊半的屋子裏面，體味着枯淡的茶湯的趣味；我們如果一想起這些東西，便可知京都地方是任何一種活動的東西都沒有的。而這種靜的趣味，勢必將人間做成爲一種因循姑息，沈靜深思的東西。何況，因着自昔屢次襲來的天災和戰禍之故，從祖先方面承受來的應付苦難的勤儉貯蓄的思想風習，在不知不覺之中將京都人的活動力減殺了。從平安朝時代發達到今天的京都的藝術，生活，建築，以及民俗的性質等等，多少總受到這種氣候風土的影響的自然的感情，將京都的女人們做成爲一種矜持的無表情的有如美麗的偶人那樣的女人。

遊美瑣紀（一）

黃厦千



任教清華，忽忽五載，勞人草草，漸感厭倦；而科學知識，亦非長期局處一隅者所可充實，今年暑後，幸得校中一學年之休假，並獲助我資斧，以供遠遊。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耳，除去老幼不計，可能遠遊之時期有幾，余今得之，不遊何待，乃以研究航空氣象爲目標，作北美合衆國之行。此途來往者極多，本無可紀，余今所爲，蓋聊以消磨長途之時日而已！倘因個人之所歷，而有足供來遊者參攷之處，則此紀之作，亦尚爲不虛矣。

航程概略　美國輪船，航行於太平洋中有二線：一自上海經神戶橫濱而達西雅圖Seattle 爲美國郵船航線，American Mail Line 所謂北線也。一自上海經神戶，橫濱，火奴魯魯，舊金山而達落杉磯，Los Angeles 爲大來公司各輪航線，Dollar Steams hip Line 所謂南線也。此次所經行者卽南線，計自滬至神戶海程七七六浬，（每浬合三·二一五華里）神戶至橫濱三四六浬，橫濱至火奴魯魯三三九四浬，火奴魯魯至舊金山二〇八一浬，舊金山至落杉磯三五一浬，總共六九四八浬，合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華里，航行時間，以所乘者爲大來公司最大輪船胡佛號，船新而速率大，計自滬達神戶四十四小時，停泊十小時，神戶達橫濱十八小時，停泊九小時，橫濱達火奴魯魯七晝夜又十二小時，停泊十小時，火奴魯魯達舊金山四晝夜又十二小時，停泊兩晝夜又七小時，舊金山達落杉磯十八小時，共計海上生活約十九日，（內有一日爲子午線日 Meridian Day 卽重複一日期不計，余等過此線時爲八月二十二日，翌日仍稱八月二十二，故在名義上僅有十八日，）若除去停泊之時間不計，實際航行之時間，適爲半個月，而人則幾已繞行半個地球矣。

輪船艙位　美國輪船之艙位，向僅有頭等艙與統艙兩種。頭等艙備中上流社會人乘坐，統艙則專供僕役及勞工等之用，近年稍稍變更，於頭等艙及統艙之間，漸有其他艙位名稱出現，胡佛號以船身大，艙位多，所分之等級尤詳，計有頭等艙，First Class 特別艙，Special Class（卽二等艙）特種特別艙，Super Special Class（卽準二等艙）三等艙，Third Class 統艙，Steerage 五種。頭等艙地位在船之最上一層或第二層之中心部份，每二人共一室，有私浴室。特別艙大多在第二層，每四人共一室，無私浴室。特種特別艙與三等艙同在第三層，每八人共一室。惟特種特別艙乘客能至特別艙乘客之休息室中及第二層甲板上遊散，三等艙及統艙乘客則概無此權利。膳食頭等艙及特別艙均西菜，每日三餐，午前十時半至十一時，午後四時至四時半，各另有茶點一次。膳食之內容，頭等艙與特別艙殆無甚大差別。惟頭等艙聚餐時有樂隊奏樂，特別艙則無此禮節耳。特種特別艙膳食與特別艙同一待遇，三等艙概爲中菜，品質亦不惡，統艙情形不詳，想當稍次矣。票價由上海至舊金山，頭等艙單程美金三百五十六元，特別艙二百十五元，特種特別艙一百六十餘元，三等艙約一百二十元，統艙不足百元。就大體言，頭等艙可云極舒適之能事，惟票價似嫌高昂，三等以下艙位，在美國登岸時往往有糾折，不可冒險。經濟與舒適並顧，特別艙斯爲上選。尤經濟者常推特種特別艙，此次由滬出發赴美之中國學生共百餘，十九購乘此二種艙位，其他各國旅客購乘此二種艙位者亦頗不少，是可以覘羣衆之心理矣。

海上之中國團體　船自滬出發後，有中國學生數人，以同船中國人甚多，提議組織一團體，以便對外接洽，經大衆同意，組成「胡佛號中華同學會」。舉富有留學經驗者數人爲執行委員，曾以此會名義向神戶，橫濱，火奴魯魯，舊金山等中國領事館報告行跡，得邀招待。並在船舉行談話會數次，邀請同船美國名流到會演講，跡其所

爲，於旅行方面，不無助益，實可稱道之一事也。

過日本　船於每航行達一埠之前，輒發給各旅客登陸卡片 Landing Card 或集合證 Muster Certificate 一張，登陸卡片備旅客登陸遊覽，集合證以供海關驗疫所檢驗時集隊而過之用。日本港埠，對於海輪到達時之應有手續，亦知照例奉行，故亦有所謂驗疫與檢查登陸卡片之舉。前者於海關驗疫處人員到達時，由船員招集乘客，凡屬頭二等者，一律列隊報號而過，若船員所唱之號數與人數無悞，即告完事。後者由各乘客持護照及登陸片，送交檢查員檢驗，略有所詢問，或詢問較詳，亦未可知。猶憶余過橫濱時，檢查余之登陸片者，審視余之護照及船員所交之旅客單後，問余自何處上船，余告以上海，並指旅客單中所塡之英文「Shanghai」字樣爲證，彼茫然不解，乃寫中文「上海」二字示之，彼始點首。關於余之行跡及任務，彼亦詢問甚詳，余除口頭答覆外，並同時示以護照及旅客單中所載之字句。彼關於余所欲研究之氣象一科，英文「Meteorolsgy」一字，固所不解，中文「氣象」二字，亦難理合，一若余故意賣弄玄虛者，糾纏至再，始含糊了事。但又問余在美國進何學校，余答以學校之英文名稱，彼立即囑用中文寫出，寫成中文後，彼似仍不甚了解。最後問余在美停留幾年，始在護照及登陸片上各加蓋一印。在神戶所蓋者爲「兵庫縣檢」，橫濱爲「神奈川縣檢」，是爲檢查完畢之證，可持此登陸而無阻。由上述情形觀之，可知日本檢查者知識淺陋之一斑，余爲過客，何勞詳詢行跡，而必嘵嘵於此，可見詢問之詳簡，亦漫無標準可言也。

在日登陸一問題，事前原有兩種意見：有以邦交關係，主張不登陸者，有以報仇雪恥，不在負氣，有謀人之心，尤貴知彼知己，主張不妨乘此機會，登陸一視，作一實地之認識者，結果卒十九以上登陸。在神戶由中國領事館人員領導，以神戶爲工藝區域，除工廠外無可觀，乃導往神戶東北約三十里之寶塚遊覽。寶塚者，調節神戶人士勞苦生活之一娛樂場所也。有動物園戲院等，聞名遐邇之「寶塚少女歌舞團」，即起源於此。由神戶前往，有電車可直達，日本電車頗佳，大城市附近之鄉村中，亦有其蹤跡，行駛迅速，取費低廉，正不獨都市人民，能享受物質文明之幸福已也。車達寶塚後，出站南進不半里，即抵動物園，購票乃可入。園中動物不甚多，而附設之各種娛樂場零食店則頗繁盛，熙熙攘攘，擁擠不堪。稍停即再乘車返神戶，附原船向橫濱進發。在橫濱由華僑及各人之留日同學分頭招待，一般遊覽者之目標，則咸注意於東京，以東京爲日本首都，覽之可概其餘也。橫濱去東京本不遠，交通便利，船在橫濱停泊之時間，又足以應付之，故凡在橫濱登陸者，殆無不前往東京遊覽。余與同船數人，得一在日留學之友人嚮導，專僱小汽車前往，車資以時計，每小時日金一元五角，合我國一元四角左右，遠較我國之汽車租價爲便宜，於此可見日本生活低廉之一斑。車抵東京後，不停穿行於各街道間，計在此半日中所到達之地點甚多，繁盛街市如「三越」大商店附近，學術中心如「帝國圖書館」「東京帝國大學」等，均曾寓目，並繞行皇宮外牆半周，「走馬看花」，當不足以言認識。惟在未到日本前，聞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張牙舞爪，處處桀驁，其擇肥而噬之心，意其國內武裝者必遠較我國爲多，而在街市中竟未一見，日本警政聞不惡，而在街市中所見之警察亦絕少，此則余之所惑也。

遇大風浪　船發橫濱後，衆人咸預料將不免稍有風浪，因此一帶，在平穩之太平洋中，久以稍有風浪著稱也。果也離陸不數小時，船漸簸動，已而愈動愈烈，旅客之在船面行動及在飯廳中就食者漸少，最後則百餘人之大飯廳，僅有數人往就食，餘皆暈臥艙中矣。余亦暈不能起，但聞風聲如虎嘯，身則搖搖如在小兒臥籃中，一起一落，亦不知其有幾何丈尺，偶一失檢，忘將窗洞關閉，砰訇一聲，浪竟穿窗而入，衣服爲其所濕者不少。余等臥室之位

霞，自船面下數爲第三層，離水面尙有三層，由此推測浪頂之高，至少在三十呎以上，不禁令人深訝太平洋何竟不太平也。越一晝夜又半，船始稍定，旅客亦漸漸在艙面行動，遇舟子問之，則知此一日半中之大浪，最高時竟達五十呎，船役亦有暈者，實爲太平洋中所少見。其故蓋因有一颶風，自船後襲來，船已陷入其範圍內，較危險時，船尙向東南繞行數百哩避之，得未深入中心，猶爲幸事。余久於書籍中研究颶風，並在校中與學生談颶風，今乃認識颶風之威力矣。

過檀香山　颶風區域過後，風和日麗，微波蕩漾，有時微風亦息滅，水面平滑如鏡，惟四顧茫茫耳。如此連續數晝夜，以至於火奴魯魯，皆然，太平洋之稱，其以此歟？船泊火奴魯魯後，中華同學會全體人士，咸登陸遊覽。由檀島中華商會檀島中華學生聯合會等分任招待，先集合碼頭附近，合攝一影，次乃參觀波羅蜜廠，該廠規模甚大，凡檀島之波羅蜜，咸由其裝罐或取汁運銷於外，今市場上所售之 Dole's 牌波羅蜜，即該廠出品也，其剝製或榨取波羅蜜汁也，無一不用機件，工人但在旁照料。然尙有二三千人，以非籍爲最多，廠中管理完善，惜作輟有季節，不能全年工作耳。出波羅蜜廠後，齊赴中國領事館茶會，嗣卽乘汽車周遊全島，所取途徑，先爬行一山坡，羊腸鳥道，陡險非凡。過此山坡後，沿海邊而行，不兩小時，已環行全島一周，以所經行之距離度之，該島面積，殆較南京城所大無幾。然以位於熱帶邊緣，而又在大洋中心之故，氣候溫和，雨量豐富，草木終歲葱蘢，風景殊佳，無怪乎我國要人，不遠千里而挈眷往遊也。晚應檀島商會及學生會等歡宴於檀島著名之中國菜館「留餘齋」，賓主共百餘，餐畢，有女子跳舞助興，檀島跳舞之風頗盛，觀當時跳舞者窈窕盡致，可知練習之有素矣。

船上小費　船離火奴魯魯後，尙未達舊金山之前夕，「中華同學會」再開會一次，邀請美國旅客數人，到會演講美國風俗社會情形，以當「入國問禁」之用。有一美人演講零星事件數則，中有一則涉及旅行小費問題，略謂美國火車上小費，約以票價十分之一爲度云云，乃知小費陋規，實到處流行，輪船上自當不能例外矣。此次余等在船所給之小費，亦約在票價十分之一左右。計應給予之人，爲飯廳侍者，寢室侍者，擦皮鞋者，整理浴室者，遊息室侍者等，其中飯廳侍者及寢室侍者應多給，餘以意到爲主；因前述兩種侍者與旅客之關係最爲密切也。此外若在船中參加各種游戲，如賭猜船攏碼頭之時，Clock Pool 如賽馬(以木馬代眞馬)如頻果，Bings（以豆爲賭具之一種游戲）等，倘幸而得中獎金，照例亦須給予游息室侍者以若干小費。此次同船乘客中有一與余同房之中國學生，得中猜時獎金五十元，(美金)不久卽有一外籍乘客走告該生，宜分給游息室侍者小費若干元。又此次華籍學生共給游息室侍者小費三十餘元美金，該侍者（非中國人）退後殊多不滿之辭，孰謂外人需索小費之風不盛哉？

到美登陸手續　胡佛船此次自外埠載達舊金山之乘客共六百五十人，報章特爲披露，稱爲大來公司各輪開航以來之最多紀錄，其中華人共一百十八名，據舊金山華僑言，此數亦爲近年所少見，華人中學生占一百零八人，與梁山聚義人數相符，其將重有一部水滸出現乎？一笑！

美國入境手續，向較各國爲繁瑣，旅行者每視爲畏途。計當登岸時應經過之手續爲檢疫員 Quarantine Officer 檢驗體格，移民局員 Jmmigration Officer 檢驗護照及美國在外領事館之簽證，Certificate 最後爲海關檢查行李，此則各國之通例也。檢疫員檢驗體格之簡單與否，繫於船票等級之高下，頭二等艙乘客照例不檢查，因頭二等艙乘客於購買船票時，船局已索取該旅客會經醫師檢驗之健康證書，不啻先有一次檢驗也。三等以下乘客，例須由檢疫處醫師檢驗，檢驗

手續未完畢前，不得自由行動，通常所傳拘留，卽此是也。移民局檢驗手續之繁簡，繫於護照之等級，我國護照之名稱，有下列數種，一外交護照，封面紅色，二官員護照，封面黃色，三普通護照，封面深藍色。外交護照效力最大，一切手續均簡便。官員護照，亦頗有力量。當在國內送交就地美國領事署簽證時，可不細問，不收簽字費，（美金十元）亦不另塡證書，Certificate 卽在護照之背面蓋印簽字了事，購船票時無須出示醫師檢驗之健康證書，在美國登岸時得免盤詰，此皆官員護照異於普通護照之處。普通護照又有學生與商人之分，在國內送交美國領事署簽字時，均有詳細之詢問，除姓名，年齡，籍貫，個人經過情形，家庭狀況，赴美之計劃外，學生須說明經費來源，官費生以官廳證件爲憑，自費生有時須出示求學期內之存款證據。苦爲商人，須說明資本數目，並提出證據，一切均無問題，始由領事簽發證書了事，故有經月尙不克得手者。購船票時，除護照外，並須將美領事署證書及醫師檢驗之健康證書一併送去，否則拒絕售票。在美國登陸時，移民局人員，照例有所詢問，大致與美領事署所問者相彷彿，倘所答前後不符，或有可懷疑之處，卽遭留難，俟已獲得證據或有所諒解時，然後准予登陸。通常則學生護照尙較商人護照不無可便利之處，因學生在美國，究屬一消費者也。海關檢查之嚴厲與否，亦繫於護照之等級。外交護照，例不檢查。官員護照，亦可不檢查，或略一審視卽放行。普通護照，例須檢查，檢查手續，先由旅客在船尙未到埠前，塡一報關單，凡個人用品如個人穿用之衣服雜件等，例不征稅，亦不必詳細塡寫，僅在單中寫明個人用品總共若干元已足。此外物件，有須征稅者，有在某種限度以內可不征稅者，但均須自行塡載明白。詳細辦法，美國領事署中有單行本可索取。違禁品務須先期自行毀去，自美國農務部頒行禁止外國農作物種子輸入以來，植物果實或種子，亦爲違禁品之一，倘有外來鮮果或新鮮植物種子，被海關查出，輕則罰鍰，重則人亦拘禁，不可不愼也。旅客於造成此報關單後，送交輪船賬房，船到埠後，由賬房轉交關員，關員卽持此單以檢查旅客之行李，凡不在關單內者，卽認爲私匿，查出後須處罰。所謂檢查手續最簡便者，關員到後，持關單略一審視卽放行，其次須啓視一二件爲代表，最繁瑣者幾於照單逐件查對，完全無悞，然後放行。以上所述在美登陸情形，僅就大概言之，實際尙與執行檢查者之性情有關，有備同一護照而一須翻箱倒篋，一僅略視表面卽放行者，則卜之於各人之命運矣。此次胡佛船到埠時，旅客異常衆多，登岸手續，似較鬆懈，體格檢驗，頭二等艙旅客，僅列隊自檢疫處人員前由船員逐一唱號通過，人亦未及審視，自更無所謂檢驗，三等旅客，有被留難者，可知遊美體格一層，二等以上艙位，大可不必顧慮，三等以下，殊不宜冒險。移民局檢驗一項，當船尙未達舊金山前，「中華同學會」曾接舊金山移民局一電報，囑調查官員護照人數以告，故當船靠埠後，移民局人員已將檢查次序，支配妥當，官員與普通，分組檢查，官員護照，略問一二語卽囑本人簽字放行，普通護照，詢問較詳。有一學生會被檢驗員索閱學費證據，經提示現金後，又須設法證明此款確實爲其所有，似不免類於盤詰，餘尙未見有所留難者。另有商人二名，詢問特詳，或者卽以其經商之故歟？海關檢查手續，持官員護照者大多簡便異常，餘亦未聞有何糾折發生，此項檢查，祇須不帶違禁品，大致可不影響於入境問題也。

（未完）

斐律賓嘉年華會記

蔣維喬

此稿爲蔣先生民國六年舊作，近因海上正籌備參加是會，故錄以見示。循誦再四，興會無窮，用即揭登，以示讀者。

民國六年陽歷二月，余以考察教育至斐律賓。初離滬時，正值自來罕有之嚴寒，將至斐在舟中已覺漸暖，脫冬服而易春服，及抵馬尼拉海岸，則易夏服，氣候如滬上之五六月矣。余爲周圍環境所接觸，而感想亦爲之驟變，以爲熱帶氣候，昔僅想像及之，今則竟身親之也。登岸之日，即爲嘉年華會開幕之期，見道中行人，無論男女老幼，多著奇詭之衣服，戴鬼臉，遊行街市中，不特斐地土人爲然，美國男女亦多效之。衣服之形與色，既有種種，而鬼臉之或長或圓，或大或小，或黑或紅，或紫或白，色相亦種種不一。其人恆手持布包，中貯紅綠色碎紙，逢人便撮一握，撒其面爲戲，遇婦女尤甚，受者不可含怒，或亦撮碎紙報之。余雖於書籍雜誌中，悉嘉年華會之歷史，然究未目見，驟遇此狀，若衡以我國之禮教眼光，則頗不能釋然。既而斐地華僑，邀余至會中遊覽，會場之廣大，較諸我國南洋勸業會有過之。其中種種娛樂，或雜技，或跳舞，或音樂，耳不暇聽，目不暇接，而喬裝鬼臉之人愈益多，撒碎紙徧地。會場中有特闢之陳列館，爲斐政府各局所設立者，如教育局之各種教育品，農務局之各種農產，森林局之各種木材，礦務局之各種礦質，皆有精密之圖表，統計比較歷年生產之數及銷售之數，瞭如指掌。此外如印刷局之印機，海陸軍之槍礮，皆一一陳列，以詔觀者。而斐律賓全島之體育大會，亦於會場中舉行焉。是知遊戲娛樂之中，兼寓社會教育之意矣。嘉年華會，每歲於將舉行前，例必選舉花皇，所舉必爲未嫁之女子，凡納資若干，取得會中股東資格者，均有選舉權。以各報館爲選舉機關，刊選舉票於報紙，選舉人翦下，書被選舉者姓名而投之，至選舉揭曉之日，以得票最多者爲花皇。去歲當選者爲斐女，今屆當選者則美女也。開選舉內幕，亦未必盡憑容貌品格，亦如共和國之總統，有運動之作用焉。花皇當選之後，必擇日出巡馬尼拉全市，然後致會場行加冕禮。二月五日，爲出巡之期，是日全市之人，如醉如狂，出巡儀從之盛，長及數里，而皆含滑稽意味。余於是日往觀之，先導者爲樂隊，聞軍樂洋洋，而知前隊已至矣。其次有一廣車，長而方，車上裝成山海之形，以四馬駕之。一女子背山臨海，衣紅衣，手執一旗，端坐於中，前後立侍女數人，旗上大書太平洋皇后數字，即花皇也。或曰：花皇未加冕，不出巡，此假皇耳。花皇車後，隨以黑衣高蹺之兩怪人，高可二丈，後隨鬼臉無數。次爲馬隊，軍樂隊，步隊，飛艇隊，及大礮一。聞各種軍隊，皆學生所扮演也。復有一高大摩托車，上坐多人，演斐律賓將來獨立後之總統及

內閣。又有女子多人，持一旗，旗上大書女子選舉權，斐人政治思想，於此可見一斑。旣而聞隆隆礮聲，則一兵車，四周駕礮，沿路開放，放出者皆紅綠碎紙也。各種商店，利用此機會，鈎心鬥角，演成種種廣告，車聲轔轔，上作假山茅屋之形，女子數人坐而浣衣，則洗衣店之廣告也。工人百餘，列隊而行，衣半臂衣，戴奇異之帽，帽與衣皆以五彩印紙爲之，則印刷店之廣告也。突來自由車無數，車輪皆紮五彩，乘者帽插國旗，背懸紙幅，則車店之廣告也。魔鬼三人，頭大如斗，共乘一車，車上種植煙草花葉美麗，則煙草公司之廣告也。凡是種種，不能悉述。俄見駟馬高車，一人昂然端坐，手作揮霍狀，後有數十人，肩負紙紮之大銀圓，掩其半身，隨車疾走，則諷刺揮金如土之人也。最後有摩托車，裝成一船，船中少女數人，船上大書曰，行矣不到自由之域不止，則又提倡斐律賓獨立之微意也。花皇巡行旣畢，於是日之夕，乃蒞會場而行加冕之禮。禮場爲圓形，頗廣大，周圍上下，飾以電燈，輝煌奪目，文木爲地，光滑如砥，寶座高可數十級。場之周圍，設座位以待觀者，觀者入場，必納斐幣五元，可帶女子一二人，蓋預備跳舞者也。迨花皇蒞止，前有侍衞，執戟護從，後有宮女，簇擁而入。花皇升寶座，侍者奉冕加其頂，冕飾以珠玉，價値巨萬。禮畢，觀者男女自爲配合，在花皇座前，共翩躚起舞，按音樂之節拍，爲步武之疾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樂作則舞，樂止則罷，墜花墮釵者無數。是夕，喬裝鬼臉之人愈益多，衣服之鬥巧爭奇，殆無相同者。有西班牙夫婦二人，男則戴紅頂花翎，衣補服，持摺扇，女則繡衣霞佩，持團扇，洋洋入場，意甚得也。聞花皇派委員數人，祕密調查服飾最奇異者，頒以賞品。場中有中國人開設一肆，專售前清翎頂補服之屬，利市三倍，亦廢物之利用者也。會場自二月三日起至十日止，斐律賓全島仕女，多來與會。會畢之日，場中所撒紅綠碎紙，鋪於地者，厚可盈寸云。夫嘉年華會，遠源於羅馬，而盛行於歐美各國，大率取耶穌復活節前四十日，爲國人共同行樂之大節。其時日久暫，遊戲方法，略因各國習俗而不同，而其行樂一。昔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子貢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子貢之言，殆猶有存禮敎之眼光乎？余在斐律賓約近一月，知美國人之治斐，每歲舉嘉年華會者，蓋深合孔子之意也。夫人有勞動之時，不能無安閒之時，勞動時約束身心也易，安閒時約束心身也難，若不用積極方法，導之以正當娛樂，而必取消極方法，執禮敎以繩之曰，汝毋許爲是，是必陽奉陰違而羣趨不正當之獨樂矣。吾國人之溺於烟酒賭博，滔滔不返者，或亦多年禮敎之反動力耶？斐律賓有鬥鷄之俗，爲無益有害之遊戲，自美國人導以娛樂，提倡運動，凡青年有志者，多能不染此陋習，斯其明效大驗。至今斐地跳舞之會，隨處皆有，雖數十家之村落，亦必有跳舞場，男女隨意

入而娛樂焉。有一日，華僑某君，開跳舞會，延余爲上賓，余以素非所習，則作壁上觀。有美國軍官在座，問余曰：中國有跳舞乎？余曰：無之。此人駭然曰：焉有國於世界，而可無跳舞乎？其見解不同之如此，然余觀跳舞之俗，男女擇耦，必取他家之婦女，猥抱於懷，並肩接手，履舄交錯，余觀之猶若未能釋然。意者如吾國古時仲春之日，大會男女，以誘導鬱湮之情，俾有所宣洩耶？以視國人男女授受不親，防之愈嚴，而淫奔之風，乃愈不絕者，又何其相反歟？是不如提倡男女交際，使男子有尊敬女子之心，導之以積極之爲愈也。然西國奉敎最虔之人，則多不爲跳舞，余之意，亦僅主男女交際之道，而不敢謂跳舞之俗，可以移於中國也。噫！殆猶有禮敎之見存耶？抑數千年習慣之不同耶？

青島市繁榮促進會編輯發行之

青島畫報

●分中文英文兩種●

爲華北唯一之美的刊物

定價			
每月二冊每冊實洋壹角			
預定	半年	十二冊	一元一角
	全年	廿四冊	二元
外埠加一郵費			

會址　熱河路新二號

◀代售處▶

青島　各大書局

濟南　商務印書館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杭州　西湖小說林

南京　正中書局

旅館之祕密〔二〕

瞿•强•立•

第三章



間丁馬克非常健談。東拉西扯，說个沒完。對於他自己過去與將來的事業與計劃却絕口不談。羅克莎覺得很奇怪，他居然是博森的亞力伯親王的秘書。而亞力伯親王又是誰呢？羅克莎也曾聽見過博森這個地方。不過現在記不很清楚了。相信大概是德國幾個古怪小聯邦之一，人口很少的地方。飯將吃完時，羅克莎又想起剛才若爾斯遞的眼色。忽然靈機一動，決定下手偵察此中秘密。他對於他的女兒的朋友向不過問，今天也改變他往日的態度，問丁馬克道：

「海倫告訴我說你是亞力伯親王的秘書。我是一個美國人，對於歐洲的事情不大清楚。這個亞力伯親王現在是不是掌政權？」

「不是的。現在的政務都歸他的姪子友金大公爵一人管理。友金大公爵的祖父結過兩次婚，所以大公爵同他的叔叔的年紀差不多，二人同兄弟一樣。現在亞力伯親王不過是名義上的王位繼承者。但是你想能見說友金大公爵不久就要同德皇的一個親戚結婚。其實他倒甚願意亞力伯親王承繼他的王位，他非常不願意結婚，簡直視結婚為極可厭的事。但他為環境所迫，勢將不能不結婚呢！」

「博森地方有多大？」

「多麽大我記不清，不過我記得有一次亞力伯親王同我散步，走到國境又回來，只費了一天的功夫。」

「那麽在公爵境內，簡直沒有地方可以走一走了。他喜歡一天到晚在家裏不動麽？」

「當然不，他最喜歡旅行的。我告訴你吧，公爵同親王明天還要一起到這裏來咧！」

「到這個旅館來？」

「不錯。」

「那我明白了。是不是你先到這裏來訂房間，他們隨後就到呢？」

「正是。他們此來就是為公爵這次大婚要辦些事。」

他們又談了一會便起身了。正走出食堂門的時候，若爾斯遞給丁馬克一封信道：「這封信是信差剛才送到的。」羅克莎對海倫道：「你在這裏好了。我有點事要到別的地方去。」說罷就一人走了。海倫同丁馬克仍坐在平台一面喝冰水一面閑談。在十點鐘時，若爾斯送上汽水時，又遞上來一封信。丁馬克看完了信便問海倫道歉要先走一步，替亞力伯親王安排一下。丁馬克走後海倫也慢

慢踱囘房去了。

羅克莎出了食堂就到巴比倫的屋子來閑談。談話中巴比倫很佩服他從來沒有經營過旅館的人却對於各處瑣碎的事都注意週到。羅克莎這時談興大發口若懸河，嘵嘵不休。巴比倫却漸漸精神不濟，打了一個呵欠。羅克莎望了壁上的大鐘一眼道：「哎呀！已經三點鐘了。我太對不起了，攪你到這麽晚。」

巴比倫又打了一個呵欠道：「沒有甚麽。我好久沒有同人夜談了。電梯這時已經停止，現在讓我送你囘去罷！」

「不要緊，讓我一來探索我自己的旅館罷！我相信我能找得到我自己的屋子的。」

羅克莎雖然記得他自己的屋子是一百○七號，却不記得是在幾層樓。摸索到了幾個電梯門都已鎖了，却總找不到樓梯口。因爲自從電梯發明以來，大建築的樓梯多半都造在偏僻的地方。這時旅館非常靜寂，電燈也隔着好遠才有一盞。羅克莎在地毯上走着毫無聲息。好不容易，最後方才找着一個很小的樓梯口。上樓一看，房門上的號碼還不滿七十。他想他住的屋子一定在更上一層，於是又上了一層。他忽然聽見一些很輕的脚步聲。似乎也向這裏走來。他便趕緊躲在一個門灣裏，一壁歇脚，一壁看看究竟是怎麽一囘事。這時他注意到了有一個門的門鈕上繫着一根白緞帶。脚步聲愈走愈近，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若爾斯。羅克莎恨不得身邊有一把手鎗，却又放在他的室內不曾帶得出來。那若爾斯走到那繫着白緞帶的門前便停步開門而入，輕輕關好。羅克莎詫異極了，也輕輕走上前，一看那房間是一百十一號正是他女兒的屋子。更覺奇怪，去開門時，誰知門已在裏面鎖上了。於是他趕緊摸索到自己的屋子一百○七號，拿了一把手鎗出來，只見若爾斯已出去走在前面。他便從後面趕上用鎗對着若爾斯道：「快說，你剛才到一百十一號去作甚麽？」

若爾斯囘頭一看頗吃一驚，但頃刻之間就很鎮靜的說道：「我是被他叫去的。」

「胡說，那是我女兒的屋子。她叫你去作甚麽？」

「先生，那間屋子是一位男人住的。」

「更是胡說，怎麽會是男人住的？你同我一起去看去。」

羅克莎不容分說，抓着若爾斯的袖子一直拖到一百十一號房門口道：「你有鑰匙的，快開門。」若爾斯爲手鎗所迫，只好照辦。進了門，若爾斯對着屋裏的人道：「先生，有一位客人一定要來見你。」說完便溜走了。

室中燈光很亮，只見丁馬克穿着睡衣坐着吸香烟，態度非常從容。立起身道：「哈囉，羅克莎先生，想不到你這時到我屋裏來。」

「我的女兒在那裏?這是她的屋子。」

「她並不在這裏。」

「我不信,我要看一看更衣室同洗澡房。」

「等一等,你先聽我說,」丁馬克很委婉地說。

羅克莎看完了洗澡房和更衣室並沒有發見甚麼。便道:「密司特丁馬克,我告訴你,我對於我的女兒是非常信任的。自從你進這個旅館以來,有些事情實在神秘。」說時用手指着玻璃窗道:「譬如這扇窗子現在打得粉碎,是甚麼道理?」

丁馬克同外交家一般的圓滑地說:「現我可以告訴你其中詳情。在十一點左右時,我在平台上散步看見令嬡同茶房在爭論要換房間。因爲她回房的時候,有一塊石子從外擲進,將窗戶打碎。但是一時又無空房可換,所以我就同令嬡對換了房間。我想她現在正躺在一百二十四號呢!」正說時門上忽然有敲門聲。

「進來。」進來的正是海倫的侍女。

「十分對不起我們小姐有一本書留在這裏。現在小姐睡不着,想要拿回去看。」

羅克莎只好說道:「丁馬克君,實在抱歉,我誤會了,攪擾你許久。」

「沒有甚麼,明天見吧!」

「明天見。」

第四章

羅克莎的零碎心事太多了:第一是若爾斯的遞眼色,次之便是一百十一號房門上的白緞帶,和那扇打破的窗戶。羅克莎而且明明記得是半夜三點鐘他買了這個旅館心裏很高興。睡的工夫不多,第二天一早他又來找巴比倫了。

巴比倫迎着他說:「我個人屋裏的私人文件都已經收拾清楚,隨時可以請你接收。同時我可以作爲一個客人,暫時在這裏小住。一來恐怕不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應當隨時備你的諮詢。二來我也有點不願意驟然離開此處。」

「這是極端歡迎的。但是只可以算我的上客,而不能算旅館的客人。」

「深感厚意,現在有一件奇怪的事你知道不?斯賓塞昨晚很奇怪地失踪了。當時沒有人發覺,現在她的房裏已空,箱子都已搬走。現在你要趕快找一個人替她的職務,恐怕一時不容易呢!」

「怪事眞多!」羅克莎摸摸鬍子又歎了一口氣。

十分鐘後,在羅克莎的屋子裏,羅克莎對若爾斯道:「我們坐下來談吧!」

「謝謝」若爾斯也老實不客氣地坐下了。

「我想你對於全旅館的事都十分清楚吧!」

「我是侍者頭目，對各事當然都要過目一道的。」

「你知道不知道巴比倫先生已經將這所旅館完全轉讓給我了?」

「我已經聽說了。」

「我看你這人是很聰明的。」

「這個我却不便自事誇張，先生。」

「你來到這個旅館有多少年了?」

「已經過了二十年了。」

「我看你現在年紀還青，這個地方實在有些埋沒了你。你何不另找別的高尚的職業呢?」

「你如果對我不滿意，我當然可以走的。我也知道現在這裏容不下我。」

「你走很好，我希望你在一小時內離開旅館。」

「只用十五分鐘就夠了，先生。」

「你是不是要到別的旅館找事去?我看你大可不必。」

「請你放心先生。我並不想再作事了。我現在有兩萬磅的積蓄，所以想要回家休息休息。請你原諒我對不起你的地方。再見吧，先生。」

當日下午，巴比倫同羅克莎便去找律師同股票掮客進行這件交易。羅克莎和他回旅館的中途時便道:「我看英國是最好的可投資的國家。美國沒有甚麼可營業的，法國同意國又不大穩固可靠。」

「你是眞正的美國人麽?」

「當然，不過我是在英國受的敎育。我在牛津讀過三年書，所以我的英國語比別的美國人說得好些。我想在倫敦多住些時日，我還想在公園街建一所屋子。其實我在富人中還算是性情直爽能夠和人相處得來的，然而在紐約的眞正朋友還不到六個。」

「我也和你一樣，只有兒時的幾個朋友。我在倫敦住了三十年，除了賺了些錢和學會一口純熟的英國話之外，別的毫無。」

二人同時歎了一口氣。

「談到錢，據你看若爾斯在你這裏一共積聚了多少錢?在他的這種環境，兩萬磅?」

「我說不清，是他自己告訴你的麽?」

「是的。我已將他開除了。」

「開除了啊!十年前我就想要不用他了，不過始終沒這勇氣。若爾斯同斯賓塞在一天內都走了。然而這旅館仍舊照常!」

但當羅克莎回旅館時，只見斯賓塞辦公桌旁坐着一個穿黑衣

的女子，他不禁失聲喊道：

「呀！海倫，你到這裏來作甚麼？」

「我是來補斯賓塞的缺，爸爸，我願意幫你的忙。我一位女打字員在這裏整理了許久，我想我一定能勝任愉快的。」

「不行的，你出來吧！」

「不，我偏要在這裏。」海倫對她的父親笑。

正在這時窗外有一個三十左右的男子，頭髮很光，衣裳也非常整潔帶些貴族氣。看着海倫驚道：「啊！你在這裏！」

「不錯。爸爸，這位就是亞力伯親王，我們的貴客。」

「你知道我的名子麼，小姐？」親王用德語喃喃地說。

「當然，去年春天在巴黎你用斯丁堡伯爵的名義，匿名微服旅行。——」

「住嘴。」他趕緊攔住，臉上立刻現出白色。

第五章

不久他們三人很自然地談話。亞力伯親王對海倫很溫和，對羅克莎尤其尊敬。羅克莎覺得此人外貌尚佳，要是作大公司的推銷員還不壞。

「親王，你是一人來的麼？」海倫問。

「是的。我叫我的秘書到車站去接我，可是他並沒去，不知道爲甚麼。」

「丁馬克麼？」

「不錯，是丁馬克。你知道他麼？他現在在甚麼地方？」

「他昨天晚飯時還同我們一起吃飯。「羅克莎插嘴了，」不過今天我們却並未見他。不過我知道他曾定下了御寢（專爲貴族預備的客房）同毗連的第五十五號房。是不是海倫？」

「一點不錯。親王，我們已將這旅館買過來了。」

「買過來了啊！巴比倫走了麼？」

「他就要走了。」這是羅克莎的回答。

「這大概是你們美國人的習氣你是不是買了過來再賣給別人？」

「不的，無論如何，我一時還不想出售的。不過，——啊！甚麼？」羅克莎見一個僕役走進來，對他作着很奇怪的手勢要他出去；便向亞力伯親王道：「對不起，我有一點事。」便跑了出去。

他們三人談話的時候，羅克莎同海倫是在辦公室內，亞力伯親王只在窗外。羅克莎走了，親王便立刻對海倫道：「我可以進來麼？」

「不行的，規則上定的客人絕對禁止進這間辦公室。」

「你不也是剛到這裏來辦公不久，你怎麼知道這樣清楚？」

「一點不錯。這條規則就是今天早上我自己定的，親王。」

「說正經的，我要同你談談。」

「你是用親王的名義同我談話，還是用去年在巴黎的朋友的名義呢？」

「朋友的名義，姑娘。」

「你不要先回你的房裏去麼。」

「不，我在這裏等丁馬克來我想他不久就會來的。」

「那麼，我們先到我父親的屋子——經理室去吃一點茶吧！」

「很好。」

海倫帶他到路易十五式的屋子來，就是羅克莎同巴比倫前一天晚上會在這裏閑談的所在。細崽送上茶來，海倫喝了一口道。

「你到底要和我說甚麼？」

親王兩眼注視着海倫，一時看得呆了無話可說。只得道：「我忘記了。」

「忘記了！你這種舉動對麼？你說有話要同我說。語氣非常嚴重。當然，我也曉得不會有甚麼要緊的事。因為決沒有一個男人，更沒有一個親王，會眞有甚麼要緊的事同一個女子商量。」

「讓我想想。姑娘，今天下午我在這裏不是親王。」

「那麼是斯丁堡伯爵？」

「姑娘，我不願意這裏有人知道去年春天我會在巴黎。」親王很誠懇地低聲說。

「是為政治上的事麼？」她笑了。

「不錯，很要緊的事就是丁馬克都不知道的回憶我們那時在巴黎，我們一同住在那個旅館裏實在是一個奇遇。有一天下雨我們還在多卡得路的博物院消磨了一下午。我永不會忘記，你也感覺興趣麼？」

海倫一邊看天花板一邊道：「那雕刻到很好。」

「一點不錯，姑娘，請你告訴我，你怎麼會發現我的眞姓名的。」

「我不能告訴你，」海倫又笑了。

親王默然沉思一會又道：「我那時決想不到還會碰見你。」

「為甚麼？」

「因為大凡一個人他所想見的人往往看不見。」

「我那時覺得我們以後一定可以碰得見的。」

「何以見得？」

「因為向來我所希望的事多半都能實現的。」

「然則你當時是否希望將來再見到我呢？」

「當然因為你極使我感覺興趣。從未有人同我談雕刻像你這樣有趣。」

「那麼你眞能使你所希望的達到目的麼?」

「當然。」

「那是因爲你父親很有錢。」

「不然,我所要的我就能得到,不與我父親相關。」

「你的父親是非常之闊麼?」親王半問不問地說。

「闊也無所謂闊,不過錢是非常之多,總用之不竭罷了。」

「你是不是沒有母親?」

「誰告訴你我沒有母親的?」

「我曾經打聽過你。」

「你剛才不是還說那時心裏覺得以後我們不見得會會面了麼?那時你打聽我的事作甚麼?」

「你實在是一個很奇特的人。我很妒忌你。」

「你妒忌我甚麼?妒忌我父親的錢麼?」

「不是,我妒忌你的自由和責任。」

「不過我並沒有責任的。」

「你恕我唐突,你將來一定有責任的。」

「我不過是一個姑娘,至於你却有無限的責任。」

「我倒沒有責任。」

「如果你的姪子友金大公爵死了,你不是就要得到你所羨慕的責任了麼?」

「友金會死麼?決不能的。他現在身體很好。再有三個月,他就要結婚了。」

「然則你剛才所說的很要緊的政事是甚麼?那不是責任麼?」

「哦!那是已經過去的事。我以後也不致再化名爲斯丁堡伯爵了。」

「誰曉得呢?再說,今天友金大公爵不是要來麼?」

親王立了起來道:「我很信任你所說的話。」

海倫帶玩笑的口吻道:「不要把政治的秘密洩露出來。」

但正當這時門忽然開開,門外有人道:「一直走進來。」這正是羅克莎的聲音。兩個人抬了一只床同羅克莎走了進來。羅克莎道:「海倫,想不到你也在這裏!」回過頭對那兩個人道:「我們出去吧!」海倫大覺詫異,一看那床上的人,不禁叫道:「丁馬克!」羅克莎道:「不錯,他已經死了。」亞力伯親王大吃一驚道:「他已經死了?」趕緊走到床前一看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羅克莎道:「他剛才走過走廊的時候,他忽然倒地,不省人事。我們近前看時,他已經死了。起初我們以爲他中了暑,中暑也並不應該死得這樣快。大概是心臟病發作的原故。我已經呈報了警局,找了一個醫生。等一會他們就要來檢驗了。」

羅克莎停住了口，大家都看着死尸，只見他身體略有些收縮，兩眼緊閉好像同睡覺一樣。親王嘆道：「可憐的丁馬克啊！今天你沒有到車站去接我，我還正在生你的氣，想不到你却死了！」說話聲音非常悲咽，好像要哭似的。

「爸爸，他是眞的死了麽？」

「你頂好走開些，海倫。」她父親說完，她並不動。

「還是把他抬到我房裏去吧。」親王說時對隨人作了一個手勢，「醫生大概要來了。」羅克莎覺得此事有些麻煩，頗悔當初不該買這旅館的。

一刻鐘後，親王，羅克莎，醫生，同一個警局人員都在親王的會客室內。他們都已一同看過丁馬克的尸身。醫生道：「據檢驗的結果，他不是因心臟病而死的。」

「那到底因何而死的？」親王急急地問。

「這個現在還不能知道，必須要等驗尸所的報告。」

警局人員開始將他所聽的寫成報告。

談談投資

吾人朝夕辛勤。無非爲積蓄養老起見。既積有錢財矣。不可不思存放之法。蓋有重利放債者。有薄利存入銀行者。有購買股票者。更有投資公債庫劵者。姑無論其若者可靠。若者危險。爲另一問題。而利息之多寡。則應明瞭。查前三項之利息。往往預定。並無困難。獨第四項公債庫劵合息之計算。最爲複雜。常人知之者鮮。茲有公債庫劵合息表。依表一查即得。例如本年一月份。如以五十一元購買鹽稅庫劵。可得月息一分〇七毫也。茲該表全年十二大張。僅售大洋一元。由各處中國旅行社代售。倘需樣張。可向上海總社函索「行旅便覽」一份。該樣張登載於滬甯滬杭甬時刻表之中間。一目了然。

都錦生絲織品

發行所

杭州 花市路

上海 北四川路

上海三馬路。

廣州永漢北路。

南京門帘橋。

漢口江漢路

平滬通車

第二章　萍水相逢成了親戚

張恨水

男人和女人在一處吃喝逛，由男人去付帳，這好像是成了天經地義。假使這筆帳轉到女人身上，男子們不但是會感到受恩深重，也就很覺得有點出乎常情。這時那個女旅客和子雲會了咖啡帳，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却不知道要怎樣的好。照說，可以請她吃一頓晚餐，把這人情也就報復過來了。可是她剛才說了，車上沒有鋪位，她不能在飯車上坐兩天兩夜，坐到上海去。到了天津，她就要下車了。這趟車到天津，也不過是剛剛六點，去開晚飯的時候，還有一個鐘頭呢。子雲心裏在計畫着，坐在原椅子上只管出神。當那茶房，替那女客找回三塊多錢來了，她又向茶房問道：在天津定了鋪位子的客人，也有臨時不上車來的嗎？茶房笑道：來不來全在乎客人，車上的人事先那會知道。她躊躇着道：這事眞不湊巧，我若在天津住下一天，又怕躭誤了上海的事。若在車上候缺，又怕始終是候不到。子雲就大着胆子道：這位小姐，若是能夠在飯車上坐到天亮去，那就有辦法。我想沿路濟南泰安幾個地方，總有人下車。她笑道：我這裏還有兩本書，是很好的旅行伴侶，沒別的可說，多喝點咖啡，提提精神，大概只坐一宿，勉强總可以辦到。未請教你這位先生貴姓？子雲只恨自己不能平白地報出姓名來，既是她先提出話來問着，那就正中下懷，便笑道：不敢當！賤姓胡。同時站起來，向她微鞠了一個躬，也就伸手到袋裏去，掏出一張名片，兩手捧着，送到那女人面前去。他本來

繫春呢却是低了頭避到一邊去



想是把名片放到棹上去的。不想那女人見他將名片送過來，已是起身相迎，兩手接着，似乎還在那接名片的時候，微微的帶點笑容鞠着躬。她看了那名片上的字，先就呵喲了一聲，好像是很吃驚的哦了一聲。接着便是用兩隻手捧了那名片哦哦哦的笑了。她向前一步，對子雲一鞠躬道：原來是胡老伯，這眞可以說是巧遇了。子雲忽然的聽到他叫起老伯來，這倒有些愕然，但是他究竟是久經交際場合的人，回着禮道：不敢當，不敢當，這位小姐，如何這樣的稱呼呢？那女人道：家叔楊子林……子雲道：哦，你是子林的姪姑娘。她笑道：不，我姓柳，我外子，是他的姪子。子雲道：哦哦，我明白了。但是子林昆仲有五個呢，尊翁是行幾呢？女人道：是大爺。胡老伯和我們老太爺不也很熟嗎？子雲道：在十年前，我們是常在一處的。後來他回南方去了，就生疏了，連書信都不通，不過在子林那裏，還可以聽到他一點消息。他好嗎？女人笑道：托福，倒是很康健，說着話，她竟是走到這邊棹子面前來。子雲就坐到李誠夫椅子上，讓她在對面坐下，笑道：府上不全是在南方的嗎？何以楊少奶奶又是由北向南走的呢？她將手上的小皮包放在棹上，兩手按定了，却紅了臉低着頭，在兩隻手胳臂空當裏，向懷裏看着，她强笑道：不瞞老伯說，這樣的稱呼，我是慚愧得很呢。子雲看她按住皮包的兩隻手，既豐潤，又潔白，心裏早是一動。聽她這話，顯然是有緣故，不然，豈有個身爲少奶奶的，怕人家叫她作少奶奶的道理呢？不由得就向着她臉上飄了一眼。他似乎也有些感覺了，將皮包收着，放到懷裏去，依然是兩手按着，歎了一口氣道：這話我說出來是很慚愧。總而言之，我們在這過渡時代作一個青年，總是容易受犧牲的。子雲聽她如此說，這話就更明瞭了，大概是在婚姻方面，發生了什麼問題。這自然是不便直接去問她，便由側面去探詢她的態度，問道：我們這位世兄，現時在什麼地方工作呢？她道：工作？這兩個字，怎麼能夠和他發生關係？不過娛樂的事，他倒樣樣在行，滑冰游泳，跳舞，唱戲，都很好。此外，嗜好很多，有生人在這裏，我也不便細說。她說這話時眼睛珠子呆定了一下，似乎有兩汪眼淚水，要由裏面流了出來。她於是低了頭，去打開懷裏的皮包，抽出一塊花綢手絹來，捏成了個小團，只向兩隻眼角上去揉擦着不斷。擦完了，將那小手絹再收到皮包裏去。可是她這一收之下，那時間總在十分鐘以上，顯然她是不敢抬起頭來，借這個舉動來消磨時間的。子雲也曾聽說，楊子林的姪少爺之中，有兩個是很不成器的。但是究竟是那一個不成器，因爲事不相干，並不曾去打聽。依現在看起來，不成器的，就是這位少奶奶的丈夫了。不過和她還是初次見面，雖是明知道她心裏十分的不好過，也不能去勸解他，只得用不相干的話，繼續的談着，以便扯開她的難爲情。因就問道：楊少奶奶好久沒有到南方去過呵！她這回不難爲情了，

笑道：我已經聲明過了，這種稱呼，我是不敢當的。說着，他就在衣襟上解下紐扣邊的自來水筆，把胡子雲遞給她的名片，翻轉面來，在上面行書帶草寫着柳繫春三個，送給子雲看，笑道：這是我的姓名，就請老伯叫我的名字罷。關於楊家的事，我是不願去再提的了。李誠夫坐在一邊，他始終是不肯從中插言。聽到這裏，他胸中可有些納悶，既是不願提到楊家的關係，請問老伯這個稱呼，又是從何而來的呢？他想着，不覺是向她看了一眼。這柳繫春眞有以目聽，以眉語的能耐。看到之後，立刻向誠夫笑道：不瞞你先生說，我自己覺得是很矛盾的。我雖然願意和楊家脫離關係。然而楊家這些尊親長輩，我依然是要尊敬他們的。胡老伯和你先生住在一個房間裏嗎？回頭我去奉看。李誠夫笑道：不敢當，我坐在二等車上。自過了豐台，我就到飯車上來坐着，我也應當回房間去看看了。說着，他就站起身來。子雲在這時，要攙留他再坐一會，却不是心中所願意的。任他走去，不作一點客氣的表示，也不是為朋友之道。便笑着站起來，握了他的手道：你住的是八號不是？回頭我去看你罷。誠夫點着頭說是，也就走了。柳繫春在這時，也略微站起身來相送了一下，但是人去了之後，他依然在這邊椅子上坐着，並沒有回到原地方去。子雲坐下來笑道：在火車上遇到了親戚，這是想不到的事。柳小姐在飯車上是一個人，我那房裏，也是一個人，彼此都寂寞得很，我們不妨在飯車上多談一會。柳繫春笑道：得老伯多一點指教，那是好極了的事。子雲於是又叫茶房端了兩杯檸檬茶來，彼此相對着，繼續的談起來。但是談來談去，只能說些閒話，談到楊家的家務，她就作出那冷冷的樣子來，好像關於這個問題，所要說的是很多，但是不願意談。子雲並沒有意思要調查她的什麼家務，她既是有意躲閃着不肯談，也就不向下說。繫春所說的，北平的戲院怎樣，電影怎樣，飯館子又怎樣，大概子雲所喜好的事，她都能說點內行話。子雲無意中得了個知己，那就談得更起勁。不知不覺的，就到了楊村。特別快車到這裏雖是不停留，然而這裏，究竟比較的是個大站，火車進站的時候，速度慢了許多，她在車窗子裏向外一張望，只見站台上燈光明亮，在燈的玻璃罩子上，可以看出來，上面有楊村兩個字。她扶了棹子站將起來，不由得呵喲了一聲。子雲看她那情形，明知是驚訝着，怎麼就到了楊村，是否在天津下車，現在還沒有決定呢。便假裝不知，故意問道：柳小姐丟了什麼東西嗎？繫春道：我倒沒有丟什麼東西，可是我不知怎麼好了。說話就到了天津，我還沒有和車上辦公的人打聽，這鋪位是不是可以想法子？現在子雲和她談得很熟了，就不必太客氣了，因道：柳小姐你不必着急，我已經有法子了。若是過了天津還沒有鋪位的話，我可以併到別個男客屋子裏去。頭等車裏，下鋪賣出去了，上鋪往往是沒有人要的，結果總是買下

鋪的人，獨包了一間屋子。我想，到別間屋子裏去找個上鋪，總不會怎樣的難。我那間屋子空出來了，柳小姐就可以搬了進去。繁春笑道：那實在是好，不過我把胡老伯擠走了，我心裏可不安。子雲笑着兩手一揚道：這很無所謂，不過由下鋪搬到上鋪去罷了。假使我急於要走，買不到下鋪，那上鋪我不是也要睡的嗎？繁春手扶了檔欃茶的空杯，轉着眼珠出了一會神，因微笑道：這自然是我很願意的。不過今天這車子是相當的擠，假如別間屋子裏，就是上鋪也沒有空的，那怎樣辦呢？子雲笑道：據我想，那總不至於。比如我現在的屋子，就空着一個上鋪。假如我是女客，或者柳小姐是男客，這就不成問題了。繁春笑道：若我是個男子，何必在飯車上坐這樣子久，由正陽門上車，我就有了鋪位了。唯其是這樣，所以發生了困難。子雲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麽困難。萬一眞找不着地方，今天晚上，我可以坐在飯車上，柳小姐到我屋子裏睡去。明日柳小姐起來了，到飯車上來坐着，換我去睡。這樣的來回倒換着，這一樣也就可以安然度過去了。繁春搖着頭微笑，把那兩隻耳墜子，搖擺得在臉腮邊打來打去，增加了不少的嫵媚。她笑道：您是我的長輩，那樣讓鋪給我睡，我更是心裏頭不安。我現在決定了，不下車了，難得在車上遇着老伯，凡事都有個照應。到了上海，我還有許多事要求老伯幫忙呢。子雲聽到她不下車，好像與自己有什麽關係，一聽之後，心中大喜，便笑道：我們這樣的兩代世交，只要能幫忙，決無坐視之理。到了上海，我會留個地點，你去找我好了。繁春笑道：多謝老伯。說話就到了天津了，希望老伯不要讓人搬進您那屋子去才好。要不然，老伯所說騰房子的那句話，又成畫餅了。子雲皺着眉，想了一想，苦笑着道，要說我硬霸佔着一間屋子，不許人進去，這未免有相當的困難。最好：：繁春道：這樣罷，我就不客氣了，把東西先搬到老伯屋子裏去，我也在老伯屋子裏坐着。屋子裏有了兩個人，別人就不會搬進來了。子雲連連鼓掌，大笑道：這就很好。若是這樣，就是有人在天津定了鋪位，看到屋子裏有女眷，也不會進來的。事不宜遲，我去叫茶房來搬東西。說着，他就向飯車上的茶房要了帳單，忽忽的簽了字。這回繁春不再說客氣話了。五分鐘之後，繁春連人和行李，一齊都進了子雲的屋子。子雲讓她坐在鋪位上，自己讓到洗臉櫃邊，那張小椅子上去。繁春微微的伸着懶腰，打了半個呵欠，笑道：飯車雖然也很暖和，究竟沒有房間裏舒服。子雲道：請你放心，這間屋我決計讓給你。縱然天津有定了鋪位的要上來，我說這下鋪是你的，人家也不好進來。繁春笑道：好罷，一切我都聽便老伯的主張。這時，火車已經停在新站，只寥寥的幾個人上下。子雲只暗禱到了總站也是如此就好。可是到了總站以後，上車的客人却是不少。只聽到門外夾道裏，來往的人聲不斷。果然也有兩個人問鋪位的，所幸車上茶房都

二一—二六六

答復沒有地方，一個個的打發走了。最後人聲寂了，茶房敲着門，然後進來向子雲笑道：大概沒有人來了，我都替您擋走了。回頭車開了，您補上一張臥鋪票好了。車開還早着啦，不下車去走走。我給您鎖着門，不要緊的。子雲就怕繁春偶然感到不妥當，又要走，只是沒有法子可以挽留得住她。現在大家下車去玩，那就是無形的分開她的心事了。便道笑：屋子裏空氣悶得要死，下去走走很好。柳小姐，加上大衣吧？由熱處到冷處去，衣服穿少了，那會中感冒的。說着，他看到她的一件皮大衣放在鋪上，就兩手提了起來，要和她穿上。繁春站起來，將身子一扭，笑道：我這可是不敢當呀。子雲笑道：這有什麼關係。出門的人，我們男子漢總得替小姐們幫忙的。他如此說了，繁春就老實的把大衣穿上了。然後子雲自已也套上了大衣。可是他心裏却十分的高興，以爲繁春總是中了他的圈套，在天津是絕對不會下車的了。二人下得車來，果然在車上的人，大半下了車散步。尤其是隔壁屋子裏那個牽狗的人，令人注意，身上穿一件半截皮大衣，下身穿着馬褲，頭上戴了深毛獺皮帽子，左手牽着拴狗的皮條，右手拿了一根短鞭子，神氣十足，在站台上跎着。子雲正因剛才被狗嗅着，那人反而大笑，心裏十分的恨他，不免向他瞪了一眼。誰知那人胆也不會比子雲小，他拉住了狗，向呆着繁春看定，咦了一聲，好像是很奇怪的樣子。繁春呢，却是低了頭，避到一邊去。等那人走遠了，子雲問你認得他嗎？繁春道：這個人，老伯也應當認得。他是北平市上有名之搗亂鬼。在五六年前，他父親還是一個軍閥，他當是帶了馬弁，到處胡鬧。現在他父親下野了，錢是有的，他還是胡鬧，不過犯法的事不敢作了。我們女學生時代，在市場裏不用碰着他，碰着了，多少要吃一點虧。以前，我是和他吵過的，所以他認識我。不過我姓什麼，他也許還不知道呢。子雲笑道：這樣看起來，柳小姐倒是個不怕强權的人。繁春道：遇到這種人，是不能怕他的，越怕他，他越有勁。二人說着話，順了火車外面走，不覺走到三等車外面來，身後忽有人叫道：徐，你怎麼也來了。繁春回轉頭，見車窗子裏，有個女子伸出頭來，在向一個提籃子的小販，買麪包和牛肉乾。這是早三年前的同學張玉清，却不想讓她看見了。就離開了子雲，走到窗前來，笑道：張，你怎麼也在這樣冷的天出門呢？下來能，我們談談。玉清將買的東西拿進窗子去，笑道：我不能下來，下來就許讓別人佔了位子去了。你在幾等車裏？繁春道：我在頭等車裏呢。你不能下車，那麼，我來看你罷。說着，就向三等車上走來。拉門進去，早覺得有一種很鬱涩的空氣，向人臉上撲了來。車箱子裏兩排椅子，早烏壓壓的，坐滿了旅客。便是椅子頭邊，人行路上，大半截提籃，小半截提箱，由椅子下面伸了出來，佔據了路線。張玉清所坐的地方，是椅子裏角，外邊已是坐了一位學生服的青年，對過椅子上，是兩個年老人

四人八條腿，相擁擠的椅子空當裏，還有兩個很大的包袱和一個高柄提籃。此外水菓蒲包點心紙盒子也橫七八豎的放了不少。繫春走過來了，玉淸和那少年，一齊帶着笑容，站了起來。繫春一看，心裏就十分明白，這個少年和他究有什麼關係了。繫春笑着向前和玉淸握了手，笑道：我明白了，你是爲什麼出門了。玉淸微笑着，點頭道：我本來要下你一封請帖的，又不知道你最近的寓址，眞是對不住。繫春笑道：已經吃過喜酒了嗎？玉淸笑道：當然，要不，我們怎能出門？繫春眼向了那少年笑道：以前沒見過呀，貴姓是？他一聽說，早由袋裏取出一張名片來，雙手呈上。那名片上是朱近淸。繫春笑道：好一個近淸，可不是近淸嗎？玉淸笑道：兩三年沒見面，見了面，你還是這樣淘氣。這兩年上學校了沒有？繫春道：唉！環境壓迫，那容許我讀書呢？玉淸笑道：你坐頭等車的人，還是受着環境壓迫啦。繫春道：這個，你不會明白。你們到那裏去？玉淸道：我們到上海。繫春道：那很好，有了機會，我們細細的談一談罷。她說着話，不由得連連的咳嗽了幾聲。同時，這車箱裏還另有幾個人咳嗽。看時，滿車子裏霧氣騰騰的。原來這裏面的熱汽管子，却是不大管事，全車的門窗，都關得很緊。加上這裏面十人有七，繼續的抽紙煙。最近座位上，還有個抽旱煙的，燒的是最厲害的關東煙葉子，那燥而辣的煙味，便直熗到人嗓子眼裏去。繫春趕快掏出手絹來，將鼻子和嘴，一齊握住。玉淸是解事的，立刻將窗上玻璃，推了上去。繫春笑道：你兩個人，也太省了。新婚蜜月，人生就是這一囘的事，至少也要坐二等車呢。玉淸道：你把題目弄錯了。像我們當苦學生的人出身，火車上，僅僅不過受兩天的罪，有什麼熬不過去的。我們並非是度什麼甜月蜜月。他在上海有事了，我是跟他到上海過日子去。繫春道：你是生長北平的人，上海的生活，你過得慣嗎？第一件事，就是房子沒辦法。十幾塊錢，在樓梯轉彎的所在，弄間亭子間住，眞比棹面大不了多少。樓上樓下七八間屋子，常是住上四五家人家。人家都叫在上海住家，是住鴿子籠呢。玉淸道：你對上海情形很熟悉的了。繫春道：你別瞧我現在，我就住過那亭子間的……正說到這裏，窗戶外邊，一個人影子一閃，那正是胡子雲。繫春便向玉淸笑道：囘頭開了車，我再來找你罷，我先下去了。說着，趕快抽身就下車來。子雲迎着她笑道：柳小姐初上車來，是很寂寞，現在遇到了我又遇到了同學，應該不寂寞了。繫春笑道：她新結婚，和她的先生一路到上海去安身立命的。我看到了就會起着無限的感慨，說着歎了一口氣。子雲道：柳小姐還對她說，在上海住過亭子間呢。繫春頓了一頓，笑道：可不是？有一年到上海親戚家裏住着。他們家裏早就很擠的了，想來想去，把一間半堆東西半睡老媽子的屋子，打掃出來，讓我獨住。我一個人住着，只覺是轉不過身子來。主人翁說，一個人睡一個亭子間，在上海已不算

擠，還有一家住一個亭子間的哩。子雲也想着，她這樣的人，決不會到上海去住亭子間，對於她的話，也就很相信。在車站上兜了兩個圈子，子雲又買了五六分畫報，送給繁春看。她現在是很老實，毫不猶豫的，和子雲上了頭等車，一同回房去，有了畫報，這就不說話，也有消遣的東西，分外的不寂寞。車子開了，車上查票員，查到子雲房間裏來，問道：多了一位，是一起的嗎？子雲道：是一起的，你補上一張臥鋪票罷。說着，他就在身上掏出一張十元鈔票，交給了查票員。他的來回票在北平查過了，現在照一照。繁春的票，却是單程的。查票員看過了問道：二位是一起的，怎麽只一位是來回票呢？繁春當子雲說話的時候，她不作聲，這時，她才插言道：那當然可以。他到上海，還要回北平，所以買來回票，我不回來了，所以買單程票，這有什麽不合章程嗎？查票員笑道：這當然沒關係。我們怕不是一起的，就不便把男客女客併在一間屋子裏了。茶房插言道：他們是一起的，是一起的。查票員只管查票，他們沒有權利調查旅客的關係，已接了錢，自然是照補臥鋪票了。查票員走了，繁春紅着臉向子雲道：剛才老伯掏錢補票，我不便作聲。我若不肯，查票員說我們不是一起的，要我搬了出去，惹得全車人知道了，那我更是難爲情。子雲笑道：沒關係。說着，頭一昂，身體向椅子背上一靠。接着又笑道：我的心事，也是和你一樣。你想，若不補票，柳小姐又怎樣說呢？還不是要你搬出去嗎？繁春道：補票是沒有關係。回頭……回頭……要掉換房間……怎麽辦。子雲道：不要緊。柳小姐，我是你一個長輩，便是睡在一間屋子裏，要什麽緊？你若是一定要避嫌疑，還是我先說的那個辦法，我們可輪班的睡。繁春想了一想道：那也只好那麽辦罷。她說着這話，聲音不大，撅了嘴，有點怒色。子雲心裏頭雖是很惶恐不安，可不敢胡說一個字，只帶了一點微笑，自取出煙斗，裝上煙抽着。繁春忽然噗嗤一笑。問道：老伯抽煙，眞是奇怪，雙管齊下，又抽煙捲，又抽煙葉。子雲正感到她已在生氣，不知要用什麽話去安慰她才好呢。現在她自己忽然的高興起來了，這用不着想花頭去安慰她，這更是一件高興的事。便笑道：我始終抽煙葉子的。預備下紙烟，不過是陪客。這一點兒小事，柳小姐都注意到了，我眞是佩服之極。繁春笑道：我是最粗心的人，老伯倒說我心細。說到這裏，查票員將補的臥鋪票和找的零錢一齊送了來。等查票員走了，繁春將票和零錢拿過去，在皮包裏拿出一張十塊鈔票，放到鋪上。子雲早是看到了，站起來亂搖着手道：柳小姐，你趕快收起來，若是那樣，那不是罵我不懂事嗎？快收起來，快收起來。你我同車，這是難得的機會，我就買一張火車票送你，也不爲過，何況是不過補一張臥鋪票呢？繁春瞅了他一眼笑道：可不是一張呀。子雲道：是的，臥鋪票是每晚一張。不管多少張吧，反正是極有限的錢。我的柳小姐，你收起來罷。說着，他檢起

那張鈔票，就塞到她手上去。無意之中，將她那又白又嫩的手，碰着了一下。在繫春是毫無感覺，可是子雲就像身上觸了電一般，不由得麻酥了一陣。不過他依然極力的鎮靜着，免得她有什麼畏縮之處。她却只注意謙遜方面，可就捏住了鈔票，笑道：既然是老伯這樣的說了，我若不收下，顯是我見外，將來到了上海，我再謝謝罷。子雲一拍手道：這不結了，到了上海，柳小姐請我看回電影，或者跳一回舞，那就算是報了我這一番情了。繫春笑瞇瞇的瞅了他一眼道：老伯也會跳舞？子雲笑道：這年頭兒，不會也得會。若是不會，到了交際場上，混不出去的呀。柳小姐反對跳舞嗎？繫春笑道：若是爲交際而跳舞，我是不反對的。不瞞老伯說，我也就爲了交際，不免學了一點。子雲口裏啣了煙斗，兩手亂鼓起掌來。這時，夾道裏一陣乒乒乓乓的响聲，倒有些像打着日本來的大正琴。子雲道：開晚飯了，我們吃飯去罷。繫春笑進：我說呢，誰家小孩子，在這兒鬧玩意，原來是打一種鋼片子，當搖鈴了。爲什麼不搖鈴呢？子雲又那裏知道爲什麼不搖鈴，便笑道：鐵路上的組織，總是一年比一年進步的，不搖鈴那自然有不搖鈴的原因。繫春道：什麼原因呢？子雲笑道：譬方說罷，屋子裏有一男一女的旅客，在那裏說情話，這時忽然叮噹亂响一陣，豈不討厭？我的見解如此，你以爲怎麼樣？繫春坐在他對面椅子上，臉上飛紅一陣，把頭垂下去，就是扭着身子一笑。這雖然她沒有說什麼，比說了什麼的表示，還要有力呢。

商標

CHUN TAI & CO., LTD.

毛全泰木器廠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監製學堂公會戲園及住宅內各種用具承辦銀行商號一切裝修選材精美用漆審慎歷寒暑不變樣遇濕熱不退色 貴客光顧務希 垂察

發行所 南四川路六百號青年會對門

製造廠 虹口體育會東路靶子山後面

電話一二一〇〇號

二一一二七〇

中華國有鐵路

國內旅客聯絡運輸

公里里程單程票價及來回遊覽票價表

由南京站

所至各車站	距離公里 揚子江里程除外	單程票價						來回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普通車由舊輪渡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平漢綫(續) Peiping-Hankow Line (Continued)													
石家莊 Shihkiachwang	1100	63.60	41.30	20.65	56.55	37.70	18.85						
正定府 Chengtingfu	1114	64.95	42.10	21.05	57.30	38.20	19.10						
定州 Tingchow	1171	67.80	44.00	22.00	60.15	40.10	20.05						
保定府 Paotingfu	1231	71.55	46.40	23.20	63.30	42.20	21.10						
梁格莊 Liangkochwang	1336	77.55	50.30	25.15	68.70	45.80	22.90						
高碑店 K opeitien	1293	74.70	48.50	24.25	66.45	44.30	22.15						
涿州 Chc-chow	1313	76.35	49.50	24.75	67.50	45.00	22.50						
琉璃河 Liuliho	1327	76.95	49.90	24.95	68.10	45.40	22.70						
坨里 Toli	1357	78.90	51.20	25.60	70.05	46.70	23.35						
長辛店 Changsintien	1356	78.45	50.90	25.45	69.60	46.40	23.20						
豐台 Fengtai	1366	79.05	51.30	25.65	70.20	46.80	23.40						
北平(前門) Peiping(Chienmen)	1377	79.50	51.60	25.80	70.65	47.10	23.55						
平綏綫 Peiping-Suiyuan Line													
取道 天津總站 豐台 Via Tientsin Central-Fengtai													
包頭 Paotao	1948	106.65	69.95	34.95	99.00	66.00	33.00						
綏遠 Suiyuan	1800	99.15	64.90	32.45	91.50	61.00	30.50						
豐鎮 Fengchen	1560	87.00	56.80	28.40	79.35	52.90	26.45						
大同府 Tatungfu	1515	84.60	55.20	27.60	76.95	51.30	25.65						
陽高 Yangkao	1458	81.75	53.30	26.65	74.00	49.40	24.70						
張家口 Kalgan	1333	75.30	49.00	24.50	67.65	45.10	22.55						
宣化府 Suanhwafu	1300	73.65	47.90	23.95	66.00	44.00	22.00						
新保安 Hsinpaoan	1259	71.55	46.50	23.25	63.90	42.60	21.30						
康莊 Kangchuang	1216	69.30	45.00	22.50	61.65	41.10	20.55						
南口 Nankow	1186	67.80	44.00	22.00	60.15	40.10	20.05						
平綏綫不收特快車加價費					No express extra charges on Peiping-Suiyuan Line.								
正太綫 Chengtingfou-T'Ai Iuen Fou Line													
取道 徐州府 鄭州 石家莊 Via Hsuchowfu-Chengchow-Shihkiachwang.													
壽陽縣 Chesu Yang Hieo	1261	71.85	46.80	23.40	64.80	43.20	21.60						
太原府 T'ai Iuen Fou	1343	76.05	49.60	24.80	69.00	46.00	23.00						
榆次縣 Iu Tzeu Hien	1318	74.85	48.80	24.40	67.80	45.20	22.60						
陽泉 Iang Ts'iuen	1221	69.90	45.50	22.75	62.85	41.90	20.95						
娘子關 Guiangtzeukouan	1174	67.50	43.90	21.95	60.45	40.30	20.15						
正太綫不收特快車加價費					No express extra charges on Chen-Tai Line								
道清綫 Taokow-Chinghua Liue													
取道 徐州府 鄭州 新鄉 Via Hsuchowfu-Chengchow-Sinsiang													
清化 Chinghua	844	49.20	32.00	16.00	43.95	29.30	14.65						
焦作 Chiaotso	826	48.15	31.30	15.65	42.90	28.60	14.30						
道口 Taokou	836	48.65	31.65	15.80	43.40	28.95	14.45						
陳莊 Chenchuang	857	49.95	32.50	16.25	44.70	29.80	14.90						
道清綫不收特快車加價費					No express extra charges on Tao-Ching Line								
粵漢綫(湘鄂段) Canton-Hankow Line													
取道 徐州府 鄭州 漢口大智門 Via Hsuchowfu-Chengchow-Hankow													
徐家棚 Hsukiapang	1207	69.30	45.00	22.50	61.65	41.10	20.55						
蒲圻 Puchi	1338	x.65 75.45	x.40 48.90	x.20 24.45	x.65 67.80	x.40 45.00	x.20 22.50						
岳州 Yochow	1433	x1.05 79.60	x.70 51.55	x.35 25.80	x1.05 71.95	x.70 47.65	x.35 23.85						
長沙東 Changsha East	1572	x1.65 85.40	x1.05 55.35	x.55 27.70	x1.65 77.75	x1.05 51.45	x.55 25.75						

附註 (一)湘鄂路祇特快車聯運上列票價均係特快車票價
(二)有X記號之票價各客票代售機關不准扣除佣金

1. Only express trains on Canton-Hankow Line connect with domestic through service and their share of the above fares are express fares.
2. Tourist agencies not to deduct commission on the fares marked "x".

中華國有鐵路
國內旅客聯絡運輸
公里里程單程票價及來囘遊覽票價表

由鎮江站

所至各車站	距離公里 揚子江里程除外	單程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單程票價 普通車由舊輪渡			來囘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來囘票價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津浦綫 Tientsin-Pukow Line													
取道南京 Via Nanking													
天津東站 Tientsin East	1083	61.65	40.00	20.00	54.60	36.40	18.20						
天津總站 Tientsin Central	1079	61.50	39.90	19.95	54.45	36.30	18.15						
天津西站 Tientsin West	1073	61.20	39.70	19.85	54.15	36.10	18.05						
唐官屯 Tangkuantun	1007	57.75	37.40	18.70	50.70	33.80	16.90						
滄州 Tsangchow	958	54.75	35.50	17.75	48.30	32.20	16.10						
泊頭鎮 Patoucheng	919	52.65	34.10	17.05	46.20	30.80	15.40						
連鎮 Lienchen	888	50.55	32.80	16.40	44.70	29.80	14.90						
桑園 Sangyuan	866	49.35	32.00	16.00	43.50	29.00	14.50						
德州 Techow	845	48.30	31.30	15.65	42.45	28.30	14.15						
禹城縣 Yuchenghsien	778	44.40	28.80	14.40	39.15	26.10	13.05						
濟南府 Tsinanfu	727	41.70	27.00	13.50	36.45	24.30	12.15	65.25	41.90	23.40	54.70	36.45	20.70
泰安府 Taianfu	655	37.50	24.30	12.15	32.85	21.90	10.95						
大汶口 Tawenkow	627	36.00	23.30	11.65	31.35	20.90	10.45						
曲阜 Chufou	588	33.45	21.70	10.85	29.40	19.60	9.80						
兗州府 Yenchowfu	571	32.55	21.10	10.55	28.50	19.00	9.50						
濟寧州 Tsiningchow	602	34.20	22.20	11.10	30.15	20.10	10.05						
滕縣 Tenghsien	510	29.40	19.00	9.50	25.35	16.90	8.45						
棗莊 Tsaochuang	508	28.80	18.70	9.35	25.35	16.90	8.45						
臨城 Lincheng	477	27.15	17.60	8.80	23.70	15.80	7.90						
徐州府 Hsuchowfu	410	23.70	15.30	7.65	20.25	13.50	6.75						
南宿州 Nanhsuchow	335	19.35	12.50	6.25	16.50	11.00	5.50						
蚌埠 Pengpu	245	14.10	9.10	4.55	11.85	7.90	3.95						
臨淮關 Linhuaikuan	220	12.90	8.30	4.15	10.65	7.10	3.55						
明光 Mingkuang	184	10.50	6.80	3.40	8.85	5.90	2.95						
滁州 Chuchow	119	7.05	4.50	2.25	5.40	3.60	1.80						
東葛 Tungko	93	5.25	3.40	1.70	4.20	2.80	1.40						
浦口 Pukow	69	3.90	2.50	1.25	2.85	1.90	.95						
北寧綫 Peiping-Liaoning Line													
取道天津 Via Tientsin.													
北平 Peiping	1219	69.00	44.70	22.35	60.75	40.50	20.25	107.70	69.20	38.70	91.15	60.75	34.50
豐台 Fengtai	1200	67.65	43.90	21.95	60.00	40.00	20.00						
廊坊 Langfang	1145	65.10	42.20	21.10	57.45	38.30	19.15						
塘沽 Tangku	1127	64.35	41.70	20.85	56.70	37.80	18.90						
唐山 Tangshan	1214	68.85	44.60	22.30	60.60	40.40	20.20						
古冶 Kuyeh	1238	69.90	45.30	22.65	61.65	41.10	20.55						
灤縣 Lanhsien	1268	71.25	46.20	23.10	63.00	42.00	21.00						
昌黎 Changli	1303	73.35	47.50	23.75	64.50	43.00	21.50						
北戴河 Peitaiho	1331	74.70	48.40	24.20	65.85	43.90	21.95						
北戴河海濱 Peitiaho Beach	1352	75.60	49.00	24.50	66.75	44.50	22.25						
秦皇島 Chinwangtao	1349	75.45	48.90	24.45	66.60	44.40	22.20						
山海關 Shanhaikuan	1366	76.20	49.40	24.70	67.35	44.90	22.45						
綏中縣 Suichunghsien	1431	79.80	51.70	25.85	70.35	46.90	23.45						
興城 Hsingcheng	1479	81.90	53.10	26.55	72.45	48.30	24.15						
連山 Lienshan	1500	82.95	53.80	26.90	73.50	49.00	24.50						
錦縣 Chinhsien	1550	85.80	55.60	27.80	75.75	50.50	25.25						
北票 Peipiao	1662	91.50	59.30	29.65	80.85	53.90	26.95						
溝幫子 Koupantzu	1614	89.25	57.80	28.90	78.60	52.40	26.20						
營口 Yingkou	1705	94.05	60.90	30.45	82.80	55.20	27.60						
大虎山 Tahushan	1656	91.05	59.00	29.50	80.40	53.60	26.80						
彰武縣 Changwuhsien	1768	96.75	62.70	31.35	85.50	57.00	28.50						
通遼縣 Tungliaohsien	1907	104.25	67.50	33.75	91.80	61.20	30.60						
新民 Hsinmin	1726	94.80	61.40	30.70	83.55	55.70	27.85						
皇姑屯 Hwangkutun	1783	97.50	63.20	31.60	86.25	57.50	28.75						
遼寧南滿站 總站 Liaoning S. M. R. Central	1786	97.50	63.20	31.60	86.25	57.50	28.75						